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布朗神父探案集

(上)

[英] G·K·切斯特顿

第五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20.5

字数 1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全 16 卷) 368.00 元

总 目 录

第一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一)

第二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二)

第三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三)

第四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四)

第五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上

第六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中

第七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下

第八卷 浅滩迷船·上

第九卷 浅滩迷船·下

第十卷 黄室谜案·上

第十一卷 黄室谜案·下
神探维克多

第十二卷 水晶瓶塞·上

第十三卷 水晶瓶塞·下
月亮宝石

第十四卷 犹太油灯
最后一案

第十五卷 侠盗亚森·罗宾

第十六卷 爱伦·坡侦探小说集

布朗神父探案集·上

蓝宝石十字架

头顶上的天空慢慢地由孔雀绿变成孔雀蓝，悬在天顶的星越来越像真正的宝石。三名侦探悄没声息地潜到枝叶茂密的大树后，在死一般的寂静中隐藏在树后，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了两个奇怪神父的谈话……

船在晨曦的一抹银色光芒和粼粼海水的绿色光波之间，泊靠在了埃塞克斯海岸的卡唯奇，涌出乱哄哄的一大群人，像苍蝇一样四散乱飞。这些人当中，我们必须跟踪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引人注目，也不会因为他的着意装扮而使人一眼就能瞥见。但他那身花哨的假日服装，和他那满脸公事公办的神气有点不相称。但除此之外，在他身上没有一点显得更特别的地方。他的服装包括一件瘦小的浅灰色茄克衫，一件白背心，一顶系有灰蓝色绊带的银白色草帽。在衣着及草帽的映衬之下，他的瘦削的脸显得格外发黑。脸的下端有一撮西班牙式的黑色短须，使人联想起伊丽莎白时代的皱须。他以浪荡者人士的认真神气叼着一支香烟，在他的茄克衫的掩盖下浑身上下一点也显示不出，也根本没人能看出他身上藏着一把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他的白背心掩盖着他的警察证章。而在他的草帽下面，也看不出他就是欧洲最有能力最有才智的非凡的人物之一。他就是瓦兰汀，巴黎警察

局局长本人,世间最有名的侦探。他从布鲁塞尔到伦敦来执行本世纪最了不起的一次逮捕行动。

大盗弗兰格到了英国。三个国家的警察费尽周折追踪这个犯罪老手,终于从比利时的根特追到了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追到了荷兰的胡克港。推测他可能会利用当时正在伦敦召开的“圣体会议”,在与会人彼此不熟悉的混乱情况下,乔装打扮成低级神职人员,或是同会议有关的秘书什么的,从而来到伦敦。不过,瓦兰汀并没有把握。没有人能对弗兰格有把握。

自从这位犯罪大王突然停止在这个世间捣乱以来,到现在已有许多年了。他停止活动之后,正如有人说的恶魔死了之后一样,地球上异常平静。但是弗兰格在他的鼎盛时期(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他的猖狂时期),却是一个与凯撒大帝一样,声名远播,全球皆知的人物。几乎每天早上,日报上都刊登着他刚刚逃脱一件特大罪行的应有惩罚,又在进行另一件非凡罪行的消息。

弗兰格是个身材高大的加斯科涅(法国西南部)人,胆子和他的躯体一样大。有些令人一看就激动万分的故事讲到,他如何在自己兴致上来之际,把一名官方刑事侦探倒提起来,让他头顶着地倒立着,去清醒头脑,他又怎样一只胳膊挟着一名警察,在利沃里的路上快速飞奔。

说到他的令人无法相信的体力,则一般都用在一些尽管有失公家体面,但却没酿成流血惨案的场面,这样的评说乃是公允的、不过分的。他的真正罪行主要是一些大胆奇特的大规模抢劫。他的每一次盗窃都堪称一件新奇的罪行,每一次作案都足以构成一个新鲜故事。例如他在伦敦经营过一家臭名昭著的泰洛林牛奶公司,他这公司没有奶牛场,没有奶牛,也没有送奶车,更没有牛奶,但他差不多有一千个订户。他只是靠把别人门前的小奶罐换上标签,放在自己的主顾门前,以这种偷梁换柱似的行为来为他的订户送奶。

也正是他弗兰格，在截取偷看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全部信贷函件后，把他自己写的信用照相机拍成胶片，印在显微镜的载物片上，印得非常非常之小，以和她保持通信关系，使她既莫名其妙又甩不掉。以此对她搞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恶劣把戏。

不过，弗兰格的每一次新作品都普遍地以简单明了为特色。据说，他有一次在深夜把一条街的门牌号码全都重新漆过，仅仅是为了把一个旅客引入他布置的陷阱中去。十分肯定的是，他发明了一种轻便邮筒，放在僻静的郊区角落，等待着有人往里边投入汇款单。

最后一点，据人了解，他还是一个极具天分的杂技演员。尽管他块头那么大，跳跃起来却轻便得像只蚱蜢。又能像猴子一样隐入树顶。因此大侦探瓦兰汀出发来找弗兰格的时候，心里完全清楚，即使找到了对手，自己的冒险也远没有十分的把握。

但是怎样去找他呢？大侦探瓦兰汀仍然在揣摩，心里略微有些不安。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任随他伪装得多么巧妙，也无法掩饰他那独特的身高。要是瓦兰汀的敏锐眼光一下子看到一个高个子的卖苹果的女摊贩，一个高个子近卫兵，甚或于一位雍容富贵的高个子公爵夫人，他都可以当场逮捕他们。但是，他在火车上一路风尘，还就没有看到一个可能是弗兰格伪装的人，正如一只猫伪装不了一头长颈鹿一样。对火车上的人他已经了若指掌了。在卡唯奇上火车或是在中途上车的人当中，身高肯定都不到六英尺。有一个矮小的铁路官员旅行到终点，三个小个子的蔬菜农场主乘了两站路下车，一个很不起眼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村子上火车，说到最后这个人，瓦兰汀放弃了观察，几乎笑了。这个小个子神父具有那么多东方平原人的气质，他的脸又圆又呆板，像诺福克汤圆。他的眼神像大海一样深邃。他带着几个棕色纸包，几乎没有办法把它们放在一起。毫无疑

问，“圣体会议”从各地的淡泊无为的人士当中吸引了不少这类人物，他们令人不可思议，仿佛是从地里挖出来的鼯鼠。瓦兰汀是法国的极端型怀疑论者，他不喜欢神父，但是他会同情他们。而这一位神父可以引起任何人同情。他有一把破旧大伞，经常落到地上。他似乎搞不清楚自己的往返车票上，标注的正确的终点站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以呆子般的单纯向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显示他的小心，因为他的一只棕色纸包里有一些用纯银和蓝石头做的东西。他那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他的圣人般的单纯，不断地把瓦兰汀这个法国人逗乐，直到神父总算在斯可拉福德带着他所有的纸包下车，又回来取他的伞。他取伞的时候，瓦兰汀好心地警告他，别因为要小心而此地无银三百两，把自己身上的银器告诉给大家。但是他一边和神父讲话，一边睁大眼睛望着另一个人。这个人沉着地注视着任何人，不管是穷人阔人，还是男人女人。这人足有六英尺，至于弗兰格呢，他还要高出四英寸。

瓦兰汀在利物浦站下了火车，他相信自己从法国到伦敦尚未漏放过弗兰格。他到伦敦警察厅办理了身份合法手续，约定必要时请求帮助。然后他点燃另一根香烟，在伦敦街上信步闲逛。在维多利亚车站背后的街道和广场散步时，他突然停步驻足。面前是一个古老、别致、宁静的广场，非常典型的伦敦模式，整个广场出人意外的寂静。周围是高大单调的房屋，既显得豪华而又冷清，广场中央是长满灌木的场地，看起来像太平洋上的绿色小岛那么荒凄。四边建筑中有一边比其余三边高出许多，像座高台。这一边的自然线条，被伦敦的可赞赏的意外因素破坏无遗，这是一座饭店。他感到自己仿佛是走错了方向而来到此间的。这里生长得过分引人注意的东西，一种栽在钵里的矮小植物。以及有长长条纹的、柠檬黄和白色的百叶窗也很容易让人注意。这种窗户临街而设，在伦敦通常随意拼凑的布局中，显得分外高大。一段阶梯从街上直上前门，仿佛太平门的楼梯直通到了二楼窗前。

瓦兰汀在黄白色百叶窗前站着抽烟 ,长久地凝忆。

阿里斯蒂特·瓦兰汀是个神出鬼没的法国人 ,法国人的才智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他不是“思想机器” ,因为那是现代宿命论和唯物论的没智慧的用语。机器只是机器 ,因为它不能思维。但他瓦兰汀是个有思维的人 ,同时又是个普通平凡的人。所有他的奇妙成功 ,看起来就像是有魔法 ,实际上都是来自坚持不懈的推理 ,和清晰而寻常的法国式的思维。法国人不是靠任何看似矛盾实则正确的说法来说明世界 ,而是用实际上不言而喻的道理来震动世界。他们至今都在实践某种不言而喻的道理 ,就像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样。但是确切地说 ,瓦兰汀明白理性 ,明白理性的极限。只有对开汽车一无所知的人 ,才会大谈特谈开汽车不用汽油的神话。只有对理性一无所知的人 ,才会在没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 ,大谈特谈无可争辩的第一原则的推理。而瓦兰汀现在就没有坚实的基础 ,只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则不放。弗兰格在卡唯奇不见了 ,如果他竟然在伦敦出现 ,他可能是温布尔登公共网球场上一个高个子流浪汉 ,也可能是大都会饭店里一个高个子的宴会主持人。在这样明显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瓦兰汀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 ,他期待着不可预见的事。如果他不能追随有理性的思路 ,他就冷静而小心地追随没有理性的思路。他不用去可预料的地点 ,比如银行、派出所 ,以及可能约会的地方 ,而是要尝试着有意识地到不可预料的地点去看看每所空房子的门 ,拐进每一条死胡同 ,走进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条小巷 ,绕着每条弯路走 ,徒步走出大路 ,等等。他富有逻辑地为他的这种几近疯狂的做法辩护。他说如果一个人有线索可寻 ,那是最糟糕的办法。如果根本没有什么线索 ,那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一些引起追捕者关注的稀奇古怪的地方 ,也许正是引起被追捕者注意的地方。一个人开始的某个地方 ,可能刚好是另一个人休息的地方。关于上到店

铺的那段阶梯,关于那个寂静、古老、别致的饭店,都有些什么在引发他这个侦探的少有的浪漫幻想,使他决定随意去试试。于是他走上阶梯,在靠窗子边的一张桌子前坐下,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时间已快近晌午,他还没吃早饭。桌上摆着另一个人吃剩的早餐,这才使他想到自己还饿着肚子。于是他又叫了一只水煮荷包蛋。他默默地往咖啡里加了白糖,一直想着弗兰格。他回想弗兰格每次是如何逃脱的,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趁一所房子失火,一次是必须去交一封欠邮资的信,一次是让人们通过望远镜看一颗要毁灭地球的彗星。瓦兰汀认为自己的侦察智慧一点不比罪犯的差,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利之处。“罪犯是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侦探只是评论家。”他带着略带挑剔的微笑对自己说,慢慢地把咖啡杯举到唇边,很快又放下,因为在他沉思时他加的白糖是盐。

他望了望装着白色细粒的家什,当然是糖罐,正如香槟酒瓶子装的是香槟酒一样不会弄错,这罐里装的是白糖。他奇怪他们为什么此时会变成实实在在的盐。他四下看看是否另有正统的家什。对,有两个盐瓶,装得满满的。也许盐瓶里的辛辣调味品有些什么特色。他尝了尝,是白糖。他疑惑地向饭店里四下张望,看看把糖放进盐瓶,把盐放进糖罐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否还有其他表征?除了白纸裱糊的墙上给溅了点黑色液体之外,整个地方显得整洁、轻快、毫无特殊之处,他按铃叫侍者。

侍者匆忙赶来,在清晨时刻头发还是凌乱不堪,睡眼惺松。瓦兰汀侦探并非丝毫没有幽默感,他让侍者尝尝白糖,看是否符合这家饭店的崇高声誉。结果侍者突然打了个呵欠,陡然清醒过来。

“你们每天早上都和顾客开这么巧妙的玩笑吗?”瓦兰汀问,“拿盐换糖当笑料,从来不会使你们感到乏味吧?”

侍者弄懂这种讥讽后，唯唯诺诺地保证说饭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这一定是个最令人想不通的错误。他拿起糖罐来看看，又拿起盐瓶看看，显得越来越莫名其妙。他突然说声“请原谅”，就匆匆走开。几秒钟后，饭店老板和他一起赶来。老板也检查了糖罐，然后检查了盐瓶。他同样一脸莫名其妙的神色。

突然侍者似乎发音清晰起来，几句话冲口而出：

“我想……”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想……准是那两个教士。”

“什么两个教士？”

“那两个把汤泼在墙上的教士。”

“把汤泼在墙上？”瓦兰汀重复道，他确信这一定是个意大利隐喻。

“是的，是的。”侍者激动地说，一边指着白色壁纸上那块黑色污点，“泼在墙上那里。”

瓦兰汀带着疑问望着老板，老板用比较详尽的报告来让瓦兰汀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是的，先生，”他说，“这是真的，不过我认为这和糖盐没有关系。今天一大早，门板刚取下，两位教士就来这里喝汤。他们俩都很安静，受尊重。一个付了账出去，另一个完全称得上慢动作高手，过了好一阵才把汤喝完，最后他也出去了。只不过在离去的那一瞬间，他很巧妙地拿起他只喝了一半的杯子，把汤泼在墙上。我当时在后面的房间里，侍者也在后面房间里，我出去时，看到墙上泼有汤，而店里空空如也。这没造成什么特殊的损害，但这是让人讨厌的无礼行为。我想在街上抓到那个人，不过他们已经走远，我只注意到他们转过街角走进卡斯泰尔兹街。”

侦探站了起来，把帽子戴到头上，手杖攥在手里。他已经打定主意，在他脑海里一片漆黑之际，他只有顺着—个隐蔽的手指所指的方向走去，而那个手指隐蔽得很深。他付了账，冲出玻璃门，很快就转到另一条街了。

还好,在这么高度兴奋的时刻里,他的眼光仍然能够保持冷静和敏锐。走过一家店面时,什么闪光从他身旁掠过。他走回去看,那是一家蔬菜水果店,一大堆鲜货整整齐齐地摆在露天地里,均标明了品名和价格。两个最显眼的货格里,各放着一堆橘子,一堆坚果。干干的坚果上,有一块纸板,上面用蓝粉笔非常惹眼地写着:“上等柑橘,一便士两只。”在橘子堆上同样清楚而准确地写明:“最佳坚果,每磅四便士。”瓦兰汀先生望着这两块标价牌,想到他以前遇到过的这种高度狡诈的玩笑,而且就是最近。他转而注意那红脸膛的水果商,见他正为了乱七八糟的商品广告而气呼呼地往街两头张望。水果商什么也没说,只是很快把每块纸牌放回原处。侦探漫不经心地倚着手杖,继续仔细观察这家店铺。最后他说道:“我想问你一个与实验心理学和思想结合有关的问题。”

红脸店主用威胁的眼光望着他,但他还是十分兴奋地摇动着自己的手杖道:“为什么在一家蔬菜水果店里,会有两块标价牌放错了地方,好像因为有个戴铲形宽边帽的人刚来伦敦度假?或者如果我没说明白的話,那么是这样:把坚果标成橘子是一回事,一高一矮的两个传教士的出现又是一件事,这两件事有什么神秘的关联吗?”

商人的眼睛瞪得溜圆,差不多要进出来了,他有那么一刻似乎就要扑到这个陌生人身上去。最后,他怒气冲天、以不太连贯的语气压抑着嗓音说:“我不知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不过要是你是他们的一个朋友的话,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他们,如果他们再来和我的苹果过不去,那么不管他们是不是神父,我都要敲掉他们的脑袋。”

“真的?”侦探非常同情地问,“他们弄乱了你的苹果吗?”

“他们之中有一个这么干了,”愤怒的店主人说,“把苹果滚得遍地都是。我要不是要捡苹果的话,本来是完全可以抓住那混蛋

的。”

“这两个神父朝哪个方向走的？”瓦兰汀问。

对方迅速回答：“左手第二条马路，然后穿过了广场。”

“谢谢。”瓦兰汀说着像个魔法仙人一样消失了。在第二个广场的对面，他发现有个警察，就问：“急事，警官，你看见了两个戴铲形宽边帽的教士吗？”

警察哈哈大笑起来：“哇，我看到的，先生。如果你问我的话，他们有一个喝醉了，他站在马路当中，呆头呆脑。”

“他们向哪条路走的？”瓦兰汀急忙打断他的话。

“他们在那里上了一辆黄色公共汽车，”警察回答，“是到汉普斯泰去的。”

瓦兰汀向他出示了自己的公务证，来不及多言就扔下一句：“叫两个你们的人跟我去追。”说完精神抖擞地穿过马路，他的精神感染了那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警察，使他也立即负命行动起来。一分半钟之后，这个法国侦探就与一位警察和一名便衣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会齐了。

“嗯，先生，”警察笑容满面但傲气十足地说，“什么事——”

瓦兰汀突然用手杖一指，“上了这辆公共汽车后我会告诉你们的。”他边说边在车流中东躲西窜地飞奔上前。三人终于气喘吁吁地挤上了黄色公共汽车的上层座位，警察说：“坐出租车要快十倍。”

“太对了，”他们的头平静地说，“如果我们能知道我们的明确目标的话。”

“那么，你要往哪里去？”另一个人瞪着眼问。

瓦兰汀皱着眉抽了几口烟，然后拿开香烟说：“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在干什么，就会赶在他前面。但是如果你只是猜想他在干什么，你就会落在他后面。他闲逛你也得闲逛，他停下你也得停下，走得和他一样慢。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在看什么和做什么。我

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注意观察动静。”

“你的意思是哪种动静？”警察问。

“任何。”瓦兰汀回答，再次又陷入无语的沉默。黄色公共汽车好像连续几小时都只在北边的马路上爬行。大侦探也不再解释什么，也许他的助手对他的差事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但又不好询问，如同他们越来越想吃午饭而又不好开口要求一样。时间慢慢消逝，早已过了午饭时间。伦敦北部郊区的马路好像该死的望远镜一般越抽越长。这就像某种旅行，一个人总觉得自己终于快到了地球的尽头，然后又发现只不过到了伦敦北部的别墅区——塔夫特奈尔公园。伦敦在一长串小酒店和茂盛的灌木林中隐没。接着他又出现在灯火辉煌的繁华街道和炫目的旅馆中。这就像穿过十三座各不相连而又紧挨一道的平凡城市一样。但是尽管冬季的暮色已经慢慢地罩上着他们前面的马路，巴黎来的大侦探却仍然一言不发、神情高度警惕地坐在那里，注视着街道两边，他的眼光从车前面向车后滑动。等他们从摄政王公园东南的卡姆丹城后边离开的时候，警察差不多快睡着了。至少，在瓦兰汀跳岂身来拍打两人的肩膀，喊驾驶员停车的时候，他们做了个近乎于从睡意中突然跳起来的动作。

跟着瓦兰汀步伐踉踉跄跄地下车走上马路时，他俩还没明白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们朝四周张望时，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后，发现瓦兰汀正得意洋洋地指向马路左边的一扇窗户。那是一扇大窗户，是一家豪华的酒店的当街门面。窗口是为盛宴订座的地方，标明“饭店”二字。这扇窗子和旅馆前面的一排窗户一样，装有磨砂雕花玻璃。玻璃中央刻着一颗巨大的星，像嵌在冰上的星。

“终于找到线索了，”瓦兰汀摇着手杖喊道，“有破玻璃窗的地方。”

“什么窗？什么线索？”主要助手问，“喂，有什么凭据说这和

他们有关系？”

瓦兰汀突然有一种冲动要想折断了他的竹手杖。

“凭据？”他叫道，“妈的，对付这个人要凭据！唔呀，当然，这里同他们没关系与有关系的机会比是二十比一。但是我们还能做别的什么呢？你们难道看不出，我们要么必须追随一个荒诞的可能性，要么回家去睡大觉？”他重手重脚地走进饭店，后面跟着他的助手。三人很快就被安顿在一张小餐桌前，吃他们这顿晚午餐。这时从里面往外看那打破了的玻璃上的星形，可他们还是怎么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看到你们的窗子被打破了。”瓦兰汀付账的时候对侍者说。

“是的，先生”侍者回答，弯腰忙着数钱，因为瓦兰汀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小费。

侍者直起腰来，一脸温和而并以不容置疑的激动神色看着瓦兰汀。

“啊，是的，先生，”他说，“很奇怪的事，您说呢，先生。”

“真是的。给我们讲一讲。”侦探带着漫不经心的好奇心说。

“呃，两位穿黑衣服的绅士进来，”侍者说，“是两个外国的堂区神父，像是来旅游的。他们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餐廉价午饭。其中一个付了账出去了，另一个正要走出去时，我发现他们多付了三倍的钱。于是我对那个将要走出门的神父说：‘喂，你们付得太多了。’可他只是说：‘哦，是吗？’说得毫不动手。我说：‘是的。’拿起账单给他看。哎呀，他这个人可真怪。”

“你这是什么意思？”侦探问。

“喂，我可以凭七本圣经发誓，我本来只该收四便士，但现在我看到我收了十四便士，看得一清二楚。”

“嗯，”瓦兰汀叫道，脚下慢慢移动，可是眼光却在冒火，“以后呢？”

“门口那个堂区神父走回来，非常平静地说：‘对不起，弄乱了你的账。不过这多余的是用来付那窗户的。’我说：‘什么窗户？’他说：‘就是我要弄破的这扇窗户。’他用他的伞把这倒霉的窗玻璃给打破了。”

三个客人一齐叫了起来，警察搅动着有点僵硬不听话的舌头艰难地说：“是我们正在追捕的逃跑了的疯子吗？”侍者兴趣万分地接着讲他的故事。

“有那么一瞬间，我简直给弄昏了头，什么也做不了。那个人走出去会合他的朋友转过街角。然后他们两人飞快地走上布洛克街，尽管我绕过那些挡路的东西去追他们，但也没能追上。”

“布洛克街！”侦探一说服他的两个外国同事，就开步往那条大街飞奔而去。

随后的旅程把他们带过一条像隧道一样的光秃秃的砖路，街道上灯光稀疏，仿佛是一条修在所有建筑物背后的街道。暮色渐深，就连那个伦敦警察也难于识别出他们是在往哪个方向走。不过侦探却相当有把握，他们终归会到达汉布斯特的荒原某地。突然，一扇里边点着煤气灯的凸出的窗子，在暮色中像牛眼灯一样地突现出来。瓦兰汀在一家装修得色彩斑杂的小糖果店前面停了一会儿，稍稍犹豫后便走了进去。在五彩缤纷的糖果中，他十分庄严地站住，小心仔细地买了十三支巧克力雪茄，显然他是在准备一个开场白，但已经不必了。

店里有一个态度冰冷，中年女人，满怀狐疑地望着他的优雅外表，当看到他身后的门口堵着个穿蓝制服的警察时，女人的眼睛马上警觉起来。

“嗨，”她说，“你们要是为了那个包裹而来的，那么我已经把它寄走了。”

“包裹！”瓦兰汀重复道，这回轮到他用疑问神色望着对方了。

“我是说那个绅士留下的包裹，那个教士绅士。”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瓦兰汀第一次迫不及待地露出热切坦率的神色，俯身向前道，“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嗯，”那女人有点怀疑地说，“两个教士大约半小时前进来了些薄荷糖，谈了一会儿话，然后出去向荒地走去。但是过了一小会儿，其中一个跑回店里说：‘我掉了一个包裹没有？’噢，我到处看，看不到。所以他就说：‘不要紧，不过如果找到，请把它寄到这个地址。’他留下地址，给了我一先令作小费。奇怪的是，后来竟然在刚才找过的地方找到他掉的一个棕色纸包，我按他说的地址寄走了。现在我想不起详细地址了，好像是在威斯敏斯特什么地方。那个东西那么重要，我想警察也许是为这个追来的。”

“他们是为这个来的，”瓦兰汀简短地说，“汉布斯特荒地离这儿近吗？”

“一直走十五分钟，”那女人说，“你就会看到荒地。”

瓦兰汀跳出商店就跑，其他两位侦探不情愿的小跑着紧紧跟随。

他们走过的街道狭窄，布满阴影。当他们出其不意地走出街道，便是一大片寸草不生的空旷地和广阔的天空，他们惊奇地发现黄昏仍然那么明亮。孔雀绿的天空没入暗紫色的远方和正在变暗的树木之中，变成一片金黄。犹有余辉的绿色还深得足可以看出一两颗亮晶晶的星儿。所有这些都是日光的金色余辉在汉布斯特边沿和那有名的被称为“健康谷地”的洼地上反射出的。在这一地区旅游的度假人并不是完全分散的。少数一两对随意地坐在长凳子上，远处零星走着或站着着一两个姑娘，在放声唱出强劲的曲调。上天的光荣在人类惊人的庸俗中沉沦暗淡下去。

瓦兰汀站在斜坡上，望着谷地对面，一眼看到了他的目标。

在远方分散的黑黝黝的人群中，有两个特别黑的穿教士服的人影。尽管由于远，他们看起来很小，瓦兰汀仍然可以看出其中

的一个比另一个矮得多。虽然另一个像学生似地躬着身子,举动尽量不惹人注目,但仍然可以看出其个子足有六英尺多高。瓦兰汀咬紧牙关向前走去,同时不耐烦地挥舞着手杖。到他大大地把距离缩短,把两个黑色人影像在高倍数显微镜中放大的时候那样,他又看到了一些别的事情。这完全使他震惊了,不过多少也在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不管那位高个子神父是谁,矮的那位却是身份确凿的,他就是在卡唯奇火车上认得的朋友,那个矮胖的埃塞克斯小本堂神父,自己还好心的曾对他的棕色纸包提出过警告。

此刻,事情既已到了这个境地,一切便终于合理地吻合起来。瓦兰汀今天早上打听到,有一位从埃塞克斯来的布朗神父,带着一个镶蓝宝石的银十字架,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古文物,目的是让参加“圣体会议”的诸位外国神父欣赏。无疑,这就是那块“带蓝宝石的银器”,布朗神父肯定就是火车上那个容易受骗的小个子。此刻瓦兰汀发现的事情,弗兰格也发现了。毫不奇怪,当弗兰格听说有个蓝宝石十字架时,便起心要偷。这种事在人类史上实在是屡见不鲜的。弗兰格当然会以他自己的手法来对付这个带雨伞和纸包的小个子,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他是那种一旦牵着了别人的鼻子,就能够一直把别人牵到北极去的人。像弗兰格这样的演员,把自己装扮成神父,再把真正的神父骗到汉布斯特荒原那样的地方,实在也只是雕虫小技。现在,案情在怎样发展已是昭然若揭的了。对小个子神父的无依无靠,瓦兰汀心中油然而生同情之感,想到弗兰格竟会对这么天真的牺牲品打主意,不由得义愤填膺。但是,瓦兰汀想到了自己和弗兰格之间发生的一切,想到了使弗兰格走向胜利的一切,于是他的脑筋里翻腾起其中最细微的道理来。从埃塞克斯的一位神父手里盗窃蓝宝石银十字架,同往墙纸上泼汤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又同把橘子叫做坚果,甚至同先付窗户钱然后打破窗户等有什么关系呢?他总算可以追

踪到结果了,但是不知怎么的,他却错过了一段中间环节。他失败的时候(这是极其少见的),通常是掌握线索而没有抓住罪犯。这次却是恰恰相反。

他尾随的两个人正像黑头苍蝇一样,爬上一座顶部葱绿的庞大山体,他们显然在交谈,也许并没注意到他们在往哪里走。但可以肯定,他们是在往荒原的更荒凉更寂寞的高地走。当追逐者接近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像偷猎那样,不体面地在树丛后面隐藏半截身子,甚至在深草中匍匐前进。由于这些不利落的行动,就更方便猎人接近他们的猎物,近到足可以听到他们谈论时的小声话语了。但是分辨不清字句,只有“理智”这个字眼几乎是大着嗓门从他们嘴里嚷出的。由于地面的突然低洼和灌木丛的妨碍,侦探实际上已经见不到他们尾随的目标了。十分钟的焦急不安之后,才又看到了这两个人。他们在一座圆顶的山脊之巅,俯视着绚丽多彩而又满目苍凉的落日景色。在这个居高临下却又被人忽视的地方,有一张快散架的破旧坐凳,两位神父坐在凳上,仍然在一起进行严肃的谈话。渐渐暗下来的地平线上仍然呈现出一片奇怪的绿色和金黄色的光,上方的苍穹正慢慢地由孔雀绿变成孔雀蓝,悬在天顶的星越来越像真正的珠宝。瓦兰汀暗示他的伙伴,同时悄没声息地溜到那棵枝叶茂密的大树后,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站在树后,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了两个奇怪神父的谈话。

听了一分半钟之后,一种不安的怀疑慑住了他。也许他在静静的夜色之下,把两个英国警察拖到这种荒地来干这种差事,真是糊涂之至,比在杨柳树上找无花果的人大脑理智不到哪里去。因为两个神父的谈话完全符合他们的身份,学识渊博,从容不迫,极其虔诚地谈论着神学上高深莫测难解的问题。小个子的埃塞克斯神父,圆脸转向越来越强的星光,另一个讲话时低着头,仿佛他不配看星光。但是你在任何白色的意大利修道院,或是任何黑色的西班牙主教大堂,也不会听到比他们的谈话更纯洁的言语

了。

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布朗神父讲话的尾巴：“……他们在中古时代说的是天堂不受腐蚀。”

高个子神父点点低垂的头，说：

“啊，对的。这些现代的不信宗教的人求助于他们的理智。但是，谁能做到身居于大千世界而又感觉不到其上空肯定有一个奇妙的宇宙呢？在那里，理智是绝对超越情理的。”

“不，”另一神父说，“理智永远是合乎情理的，即使在最后的地狱的边境，在茫茫人世即将灰飞烟灭之际，也是如此。我知道人们指责教会贬低理智，但是恰恰相反，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独独尊重理智，独独确认天主是理智所承认的。”

高个子神父抬起他严峻的脸，对着星光闪烁的天空说：

“但是谁知道，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

“只是物质上的无限，”小个子神父在他的座凳上一个急转身说，“不是在逃避真理法则的意义上的无限。”

瓦兰汀在树后由于默默地憋着一肚子怒气，把手指甲都弄裂了。他似乎听到个英国警察的窃笑。自己仅仅是凭空猜想，就把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带来，来听两位温和的老神父暗喻式的闲聊。烦恼中，他没听到高个子教士的同样巧妙的回答，他再听时则又是布朗神父在讲话：“理智和正义控制着最遥远最孤寂的星球，看这些星啊，它们看起来难道不像钻石和蓝宝石吗？你可以大胆地想象，异想天开地射猎植物学和地质学，想到长满多棱形宝石叶子的磐石森林。月亮是个蓝色的月亮，是颗巨大的蓝宝石。但是不要幻想所有这些乱七八糟胡思乱想的天文学会在人的行为上使理智和正义产生哪怕最细微的差别。在蛋白石的平原上，在捡拾过珍珠的悬崖下，你仍然会找到一块告示牌，写道：严禁偷盗。”

瓦兰汀觉得这是他一生中干下的最蠢的事情，简直就像栽了

个大跟头。他正要从蹲得发僵的姿势中直起身来，然后尽可神不知鬼不觉离开，但高个子神父的绝对沉默使他停了下来。终于，高个子神父又讲话了。话说的很简单，头还是低着，手放在膝盖上。

“呃，我仍然认为其他世界在理智方面比我们高。上天的奥秘深不可测。就从我个人而言，我只能低下我的头。”

然后，他的头仍然低着，姿势声音丝毫没变地说：

“就把你的蓝宝石十字架拿过来，好吗？我们在这里都是一对一，绝对公平的，但我相信我可以把你像撕稻草娃娃一样撕得粉碎。”

丝毫没有任何改变的姿势的声音，对这个改变了话题的令人双耳发聋震聩的内容，无异于增加了奇特的强暴色彩。但是，古文物的守卫者似乎只把头转了个罗盘上最轻微的度数。他不知怎么的仍然带着一副傻相，面朝着星光。也许他没听懂，或者，也许他听懂了，但由于恐怖而僵在了那里。

“对，”高个子神父以同样不变的声调、同样不变的静止姿势说，“对，我就是弗兰格，大盗弗兰格。”

好一会沉寂后，他又说：

“喂，你拿不拿出那个十字架？”

“不拿！”另一个说，这两个字的声音非常特别。

弗兰格突然抛掉他的所有的教士伪装，露出强盗本来面目，在座位上向后一靠，低声长笑了一下。

“不给，”他叫道，“你不愿把它给我，你这个骄傲的自以为是的教士。你不愿把它给我，你这个没老婆的寡男。要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不愿给我吗？因为它已经到了我的手里，就在我胸前的口袋里。”

埃塞克斯来的小个子在夜色中转过他那似乎吓傻了的脸，带着略显天真而胆怯而又迫切的说：

“你……你肯定吗？”

弗兰格愉快地叫了一声。

“说实在的，你像那出喜剧一样让人忍俊不禁。”他叫道，“对，我十分肯定你是傻瓜，于是做了一个和你那原纸包一样的替代品。现在，我的朋友，你怀揣的是替代品，我身上的才是真珠宝。一套老把戏，布朗神父，一套很老的把戏。”

“是的。”布朗神父以原有的奇特，迷迷糊糊的神气搔着头发，说道，“是的，我以前听说过。”

犯罪巨人以一种突然发生的兴趣俯视着这个乡下佬小神父。

“你听说过？”他问，“你在什么地方听谁说过什么？”

“噢，我可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因为他找我是来向天主悔罪的。”小个子平静地说，“他过了二十年富裕日子，完全靠复制棕色纸包过日子。所以，你明白了吧，我开始怀疑你的时候，立刻就联想到了那可怜的家伙。”

“开始怀疑我？”歹徒越来越紧张地重复道，“你真的就因为我把你带到这个荒凉的不毛之地，就精明地怀疑上我了吗？”

“不是的，不是的，”布朗神父带着道歉的神气说，“你瞧，是我们初会面时，我就怀疑你了。你袖子里藏着的有穗状花絮，带刺的手镯，向我说明了你是谁。”

“见你的鬼，”弗兰格喊道，“你怎么会听说过我有穗状花絮带刺的手镯的？”

“哦，你知道，每个教士都有自己所辖的一小群信徒，”布朗神父有点冷漠面无表情地扬起眉毛，说道，“我在沙特布尔当本堂神父的时候，就有三个戴这种手镯的人。所以当我最初怀疑你的时候，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当时我打定主意，要确保十字架的安全。我想我对你的注意是密切的，是吧？所以在最后看到你掉包的时候，我又把它掉回来了，然后我把真的留在后面，难道你一点都没想到吗？”

“留在后面？”弗兰格重复道，声调第一次充满紧张和惊奇，掺入了别的音符。

“嗯，好像是这样的。”小个子神父依然不动声色地说，“我回到糖果店，问他们我是否掉了一个小包，还给了他们一个特定地址，叫他们如果找到包就寄到那里。还给了他们足够的钱。嗯，我知道我没有掉小包，不过在我走的时候有意把它留下了。所以，与其说这小包还跟着我在走，还不如说已经让他们寄给了我，在威斯敏斯特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有点悲伤地说：“我是从沙特布尔那里的一个穷人那里学来的，他经常用他在火车站偷来的手提袋这么干。不过他现在进了隐修院了。哦，你知道了，这种事应该明白。”他以同样至诚道歉的神气，搔着头发说，“当了神父，就没有办法了，人们总要来对我们讲这类事。”

弗兰格从里边的衣袋里掏出一个棕色纸包，撕开，把它扯得粉碎。里面除了纸和铅条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一跃而起，以一个巨人的姿态喝道：

“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像你这样的矮脚鸡会做出这些把戏来。我相信那玩艺儿还在你身上。如果你不把它交出来，哼，我们都是光棍一条，我可对你不客气啦。”

“不，”布朗神父也站起来，简单地说，“你动武也得不到，因为首先它不在我身上，其次还因为我们不是孤家寡人。”

弗兰格止步不前。

“在那棵树后边，”布朗神父指着说：“有两个身强体壮的和一位大名鼎鼎的侦探。你问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吗？哎呀，当然是我故意留下线索让他们前来的。我怎么引来的？喂，你愿意听我就告诉你。天主降福你，当我们在罪犯阶级当中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弄懂二十件这类的事。嗯，我不能肯定你是强盗，拿我们自己的一位教士当恶棍是永远不行的。所以我只是测验你一下，看你是否会现原形。一个人发现咖啡里是盐的时候，一

般都会吃惊不小的。如果他不大惊小怪,他必定有某种原因保持沉默。我把盐和糖调换了,而你保持沉默。一个人如果发现他的账单大了三倍,他势必提出反对。如果他不加思索付了账,他就有某种不愿惹人注意的动机。我改了你的账单,而你付了账。”

全世界似乎都在等着弗兰格跳起来,但他好像被咒语定在了当地,被这极端的怪事弄得一时迷迷糊糊起来。

“喂,”布朗神父动作迟缓而头脑清醒地说,“你不会给警察留下任何痕迹,当然别人就不得不留下。在我们到的每一个地方,我都仔细地做了点什么,使我们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里可以谈论。我没有造成很大损害——泼脏的墙,打翻的苹果堆,打破的窗子……但是我保住了十字架,十字架总得保住。到现在它已经在威斯敏斯特了。我有点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当场来拦住我。”

“用什么?”弗兰格问。

“我很高兴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神父做了个很怪的面情说,“这是肮脏的事。我敢肯定,你为人太好,当不了吹驴子口哨的人。我本来不该离开现场的,因为我的腿不够棒。”

“你究竟在闲扯些什么?”

“我以为你懂得什么是现场的,”布朗神父以那种瞧不起人神情不适当地表示惊奇,说:“哦,你本来不会出那么大错的。”

“你到底怎么懂得这些讨厌东西的?”弗兰格喊道,为自己第一次栽到这个不起眼神父手里。

教士单纯的圆脸上浮现出笑容。

“哦,我想是由于当了没老婆的寡佬的缘故,”他说,“你从来没有忽然想到过吗?一个除了听人们道出真正的罪恶之外而别无他事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人类的全部邪恶。但是,实际上我这行业的另一方面也使我知道你不是神父。”

“什么?”超级大盗大张着嘴问。

“你攻击理智,”布朗神父说,“那是违反神学原理的。”

神父转身去收集东西的时候 ,三个警察从树影中走出来。弗兰格是个艺术家兼运动员 ,他退后一步 ,潇洒地向瓦兰汀鞠了个躬。

“别对我鞠躬 ,”瓦兰汀声音清楚 ,态度安详地说道 ,“让我们两个都向我们尊敬的神父鞠躬吧。”

两人脱帽鞠躬 ,伫立了一会儿 ,而那个小个子的埃塞克斯神父则眨巴着眼 ,四处转动着找他的雨伞去了。

带翅膀的匕首

生活中的有些事情想来总有些不可思议，布朗神父就发现他的手不停地微微颤抖，这使他很难将帽子挂在帽钩上。这种毛病的起源却是一件复杂案子的一个细节。或许这个细节使他想起那整个案子的事。这个案子可以追溯到数年前十二月一个特别寒冷的早晨，当时警察局的法医勃一恩博士派人来请这位神父。

勃一恩博士是个身材高大，皮肤微黑的爱尔兰人，是那种到处都能找到的正在奋斗的爱尔兰人。他会非常详细地讲述科学怀疑论、唯物主义、犬儒主义。但是除了他本国的传统宗教之外，他从未研究过任何其他宗教仪式。难以弄清他的信仰是附于形式还是真正发自内心。不管怎样说，当遇到一些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就会把布朗神父请来。

他的欢迎词是：“我知道，我不敢肯定是否需要您，我无法肯定什么。我如果说得出这是一件医生的、或者警察的、或者神父的案子，我就不得好死。”

布朗神父说：“喂，我想你既是医生又是警察，而我似乎是那少数派。”

医生接着说：“我承认您是政客们所说的负有特殊使命的少数派，我是说，您不仅干自己的本行，也为我们这一行干过一点事。但是很难说这件事是您的本职工作，或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或是精神病院长的本职工作。我们刚接到住在那所白房子里的房主带来的信，他因为害怕被谋杀而要求保护。最好让我把经过从头给你讲一下，因为据说这事迟早是要发生的。”

“在英格兰西部，有一个富有的地主名叫埃尔末。他结婚晚，

后来生了三个儿子,他们是非利浦,斯帝芬和阿洛格。而在他单身的日子里,由于想到会断子绝孙,他收养了一个孩子,叫约翰·斯帝利克。在他看来,这男孩聪明绝顶,前途远大。斯帝利克来历不明,有人说他是弃婴,有人说他是吉普塞人。后一种说法与埃尔末晚年沉迷于各种神秘事物有关。他的三个儿子说,斯帝利克在这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个儿子还说了许多其他关于斯帝利克的事情。他们说斯帝利克是个令人震惊的流氓,还是个特别喜欢撒谎的人。他是个随时随地都可以编造谎言的天才。他讲的谎话甚至可以骗过侦探。但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很可能是偏见。或许你多多少少可以想象出发生的事情。老人几乎把他的一切都留给了这个养子。他去世之后,亲生儿子对遗嘱提出公诉。他们说,父亲是遭到恐吓才放弃财产的。说的隐讳一点,老人已经被恐吓的语无伦次,像个痴呆人了。他们说斯帝利克有最奇特最阴险的办法接近老人。尽管有护士和家人守着他,但是斯帝利克还是能在病床前威胁他。于是法院宣布遗嘱无效,全部遗产由亲生子继承。因为他们好像找到了一些证据能证明老人的精神状态确实有毛病。据说,斯帝利克以最可怕的方式破口大骂,并且发誓要把三兄弟杀光,还说没有人能逃过他的手心。现在轮到第三个了,也是最后一个。阿洛格·埃尔末要求警察局保护他。”

神父严肃地看着他:“第三个?最后一个?”

勃一恩说:“对,前面两个已经死了。”

他沉默一会儿又说:“这就是令人怀疑之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是被谋杀的,可是又很有可能。老大接替了父亲乡绅的地位,据说是在自己的花园里开枪自杀的。老二是制造商,在自己的工厂里,头撞在机器上死的。他可能是一不小心脚踩空了,跌倒在机器上撞死的。如果说他们两个是被斯帝利克杀害的,那么斯帝利克还照常上班,他真正太狡猾了。从另一角度来看,整个

情况更像是个巧合。我所需要的是 , 找一个有判断力而不是法官的人 , 去和这位阿洛格·埃尔末先生谈谈 , 提出对他的印象。您知道一个骗子是什么样 , 一个说实话的人又是什么样。在我们插手这个案子之前 , 我需要您先去探探底 , 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

布朗神父说 : “ 看来的确很奇怪 , 你直到现在居然还没有把这个案子接下来。如果情况果真如此 , 那现在正是进行谋杀的好机会。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其他时候来找你 ? ”

勃一恩说 : “ 您可以想得到 , 这我也想过。他说出了理由。但我承认 , 这件事使我感到奇怪 , 这是不是弱智怪人的怪招 ? 他说他所有仆人都突然走了 , 他不得不请求警方守卫他的房子。在询问中 , 我发现山上那幢房子里的所有仆人集体出走了。当然小镇上流传着许多故事 , 我敢说这些故事都是很片面的。根据仆人描述的情况来看 , 他们的主人因为充满焦虑而烦躁不安 , 惊恐得厉害 , 而且对他们吹毛求疵 , 简直让人受不了。他要求仆人像哨兵和医院的值班护士一样轮流接管保护这幢房子和他自己。而仆人们异口同声地说 ‘ 他是个疯子 ’ 。然后就走了。当然这还不足以证明他就是个疯子。 ”

“ 目前看来 , 一个主人要他的男仆和客厅女侍扮演武装警卫 , 这想起来很荒诞。 ”

神父面带微笑说 : “ 因为他的客厅女侍不愿扮演警卫的角色 , 所以他要警察来扮演客厅女侍。 ”

法医说 : “ 我也认为那很可笑 , 在找不到折衷办法之前 , 我不能承担一口否绝的责任 , 而您就是我的折衷办法。 ”

“ 好极了 , 如果你愿意 , 我现在就去看望他。 ” 布朗神父爽快地接收了请求。

小镇周围 , 包括连绵起伏的乡村 , 都笼罩在一片白霜之中。天空冰冷而且发出寒光。山上那幢房子在阴暗的色彩的衬托下 ,

展现出一片灰色的轮廓。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穿过起伏不平的地面,一头扎进漆黑一团的灌木丛中,直通到山上。在要到达灌木林的时候,空气似乎变得越来越冷,仿佛在接近北极的冰屋。神父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对幻想从来不抱什么兴趣。他只是抬抬眼,望着那房顶上飘浮的白云,欢快地说:“要下雪了。”

他穿过一扇低矮的铁门,铁门是按意大利风格装饰的。进入花园,感觉有些荒凉,这荒凉是由原本井井有条而今变得零乱破败的环境造成的。深绿色的草木披着霜斑变成了灰色,大量的杂草围着花坛,好像破烂不堪的栅栏。房子就像是耸立在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中。说不上郁郁葱葱,倒好像北极的丛林。房子的建筑结构很是别致,带有柱廊,正面是古典式装扮,但在北海的风雨侵蚀下变得破旧不堪。

沿着杂草丛生的阶梯,布朗神父来到侧面的门廊,敲了敲门。约几分钟后没有响动,他又敲了敲,然后在门边静静地等着。天空逐渐变暗,一大片乌云从北方压过来,瞬间淹没了一切。暮色中的柱子在布朗神父的头顶上显得又大又黑。灰暗的天幕镶着淡彩色的边缘,好像就要下沉到花园上,越来越低,直到晚霞逐渐消失。布朗神父一直在等待着,周围静悄悄的一点声响都没有。

然后他迈着轻快的步子往下走,转过房子寻找另一条入口。他终于找到了围墙上的侧门,并用力敲了几下。见没动静,又试了试门把,发现门拴得死死的。神父只好又沿着房子往前走,仔细思索着可能发生的情况,不知是否这古怪的埃尔末先生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以免听到别人的说话声。是不是他现在已经十分多疑,无论什么人来,都是斯帝利克复仇的前奏。也可能是仆人秘密逃走时只开了一道门,然后主人就把门给锁上了。然而无论埃尔末对仆人做过了什么,在当时埃尔末的那种情绪下,仆人不大会可能细心的替他作好保卫工作。神父继续在附近搜寻,过了一会儿,便发现了自己正在找的东西。几分钟后他来到一扇落地窗

前，窗户开着一道缝，一定是谁忘记关上了。于是他来到一间中央屋子里，屋子用的是古式装饰，看上去还是很不错。大厅的一侧有通向上层的楼梯，另一侧有门通向外边，对面还有一扇红玻璃门。从近代人的观点来看，这种装饰是浮华的。看上去像是用廉价彩色玻璃镶嵌的大红袍人像。右边圆桌上还有一个鱼缸。鱼缸对面有棵茂盛的棕榈树。这一切看上去是那么乏味，具有早期维多利亚时代风格。而在帷幔的一侧壁角却装了一部电话机，这多少让人感到不太自然。

“谁在那里？”从染色的玻璃门后传来了凝重的询问声。

“我能见见埃尔末先生吗？”神父抱歉地问。

一位穿着孔雀绿晨衣的先生缓缓地开了门，他面带审视的神色，头发像乱稻草，参差不齐，好像还没睡醒。而从他的眼神来看，他不但是清醒的，而且还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布朗神父知道，当一个人笼罩在错觉或危险的阴影下，很可能有这种矛盾的表现。从侧面上看，他有一张鹰脸。但从正面看，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拖沓懒散，就连那为数不多的几根棕色胡须也是乱糟糟的。

他说：“我是埃尔末，我一点不希望有客人来。”

埃尔末先生那不宁静的眼神促使神父开门见山的说话。如果这个人只是受到一种偏执狂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充满怨恨。

布朗神父轻轻地说：“我还在想，您是否真的从来都不希望有人来拜访您。”

“你说对了。”他镇定地说，“我一直在等一位客人，他可能是最后一位客人。”

“我希望不是这样。”布朗神父说，“但我推断，至少我还不大像他，这使我轻松许多。”

埃尔末先生摇摇头，狞笑着说：“您，当然不像。”

布朗神父直截了当地说：“埃尔末先生，我对打扰你的安宁感

到抱歉 ,但我还是想在目前的情况下给你哪怕只是一点点的帮助。实际上 ,我对处理这种事情是有经验的。”

“我们家族发生了一些让人寒心的事情。”埃尔末说。

布朗神父说 :“您的意思是说 ,您这个不幸家族的悲剧是不正常死亡 ?”

“是的 ,这不光是不正常死亡 ,还是非同寻常的谋杀案。那个要把我们置于死地的人是恶魔 ,他的能力来自地狱。”

“所有的邪恶都来自一个根源。”神父沙哑着嗓子说道 ,“但是您怎么知道这是非同寻常的谋杀案 ?”

埃尔末先生向客人打了个手势 ,示意客人坐到椅子上。然后自己慢慢坐到另一把椅子上。他皱着眉头 ,双手搭在膝盖上。而当他抬起头时 ,表情显得比布朗神父刚进来的时候要缓和一些 ,更体贴人些。

他说 :“先生 ,我不希望你把我想成蛮不讲理的人 ,我是通过理智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买了大量有关这些问题的书。因为我父亲具有这些古怪书籍的全部知识 ,而我是这方面的惟一继承人。我还继承了他的图书馆。但是我要对您讲的 ,并不是根据我读过的书 ,而是我的亲眼所见。”

布朗神父点点头 ,那人又继续讲下去 ,好像在斟酌词语。

“就拿我大哥那件事来说吧 ,最初我不能肯定 ,在发现我大哥被枪杀的地方没有任何痕迹 ,而且手枪在他旁边。记得当时他刚刚收到一封恐吓信 ,肯定是我们的仇敌给他的。信上有一个记号 ,像是一把带翅膀的匕首。这是歹徒充满邪恶的把戏之一。一个女仆说 ,在黄昏时候看到有什么东西沿着花园的围墙移动 ,它体型很大 ,不可能是一只猫。我想说 ,如果凶手要来 ,他就会千方百计不留下任何线索。可是 ,当我二哥斯帝芬死的时候 ,情况又变了。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什么都知道了。在工厂的一个塔楼下面 ,一台机器转个不停 ,旁边有一副脚手架 ,记得我二哥倒在撞击

他的铁锤下面之后不久,我就爬到平台上去了,结果并没有发现有别的东西可以打到他的头。不过我看到了十分想见到的东西。”

“在我和塔楼之间,工厂的烟幕滚滚而来。我从塔楼的一条缝中看到,一个黑色的人影披着一件像是黑斗篷的东西。硫磺色的烟雾弥漫在我和塔楼之间,当烟雾渐渐飘远后,我抬头看看远处的烟囱,那儿什么也没有。我是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我要问你们这些神志清醒的人,在那令人头昏眼花,人们无法攀登的塔楼上,怎么会出现黑衣人呢?他又是怎么离开的呢?”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貌似狮身人面像的神父,沉默片刻后突然说:“我二哥的脑浆全部被打出来了,而尸体上又几乎没有伤痕。后来我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警告信。日期是出事的前一天,上面印有带翅膀的匕首的标志,又是带翅膀的匕首。”

他接着说,语气很严重,“那个带翅膀的匕首不是随便抹上的一笔。对于那个可恶之极的凶手来说,没什么是偶然随意的事情,虽说那是一些阴险恶毒的图像。他的思维不仅包含着精密的策划,而且还有各种标志和暗语,无声的信号和没有文字的图像。这图像是凶手的化身。他是邪恶的超乎想象的神秘怪物。目前我并不能完全识破了这些秘密的信号与图像,但似乎可以肯定,所有不同寻常甚至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必定与这些东西有关。这些神秘的标记和那个烟囱顶上像斗篷一样的人难道没有关系吗?”

布朗神父若有所思地说:“您是说他就像飘浮在空中一样?”

埃尔末回答说:“就像是《圣经》上那个术士西满干的,这是黑暗时代最常听见的预言——假基督会飞。无论如何,恐吓信上有飞翔的匕首,不管那个恐怖的身影会不会飞,反正它杀了人。”

布朗神父问:“你注意到恐吓信用的是什么纸,是不是一般的纸?”

埃尔末板起面孔说：“你会看到它像什么样子。因为今天早上我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他坐在椅子上，向后贴着，两条长腿从他那有点短的绿色晨衣下面伸出来。长满胡须的下巴靠着胸部，他把手伸进口袋，用僵硬的手摸出一张纸来，并挥动了几下。他的整个姿势使人想到一个瘫痪病患者。但后来，神父讲的一席话对他产生了奇特的效果，使他的脸都变红了。

布朗神父看了看埃尔末给他的那张纸。那是一张罕见的纸，纸面相当粗糙，因为它来源于一个艺术家的速记簿，纸上用红墨水画了一把匕首。上面配的翅膀像是荷尔墨斯神的皮鞭一样，上面写着：“收到本条子的第二天，死神就会来找你，如同来找你哥哥一样。”

布朗神父将那张纸用力地扔到地上，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厉声说：“你不能被这无聊的事吓倒，恶魔总是设法让我们绝望，然后乘机下手。”

让神父吃惊的是，这个充满绝望的人突然惊动了一下，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像如梦初醒一样。埃尔末用神秘而奇怪的声音吼道：“你是对的。你是对的。恶魔将发现我根本没有绝望，也不是没有帮助。也许跟你想象的相比，我更满怀希望，也有更好的补救办法。”

他皱起眉头，对着神父站着，两手伸进口袋。神父沉浸在这突如其来的沉默中，有一阵神父实在拿不准这位长期处于险境的人是否脑筋已受到打击。可听他说起话来，又是很严肃，很镇静的样子。

埃尔末说：“我肯定，我的两个哥哥是因为用错了武器而失败的。非利浦死后，手中还握着左轮手枪，所以人们判定他是自杀。斯帝芬有警察保护，可他的做法使他显得愚蠢可笑：他不准警察跟在他身后，当他从楼梯爬上平台时，死神降临到了他身上。他们两个都成了笑柄，他们的遭遇使围绕我父亲临终前的那种奇怪

的神秘的事物成了人们怀疑的对像。我一直知道 ,对于我父亲 ,人们了解的虽然不多 ,他研究魔法 ,而最终还是倒在斯帝利克这个恶棍的黑魔法之下。这是真的 ,我的两位哥哥都是对抗策略的失误。对抗黑魔法不需要人间的智慧 ,而要用银白法术。”

神父说 :“那要看具体情况 ,您的白法术指的是什么呢 ?”

“我指的是银白法术。”埃尔末低声说 ,好像在密谋什么。停了一会儿 ,他又说 :“你懂我的银白法术吗 ?请随我来。”

他转过身 ,打开了中间嵌有红色玻璃的门 ,走进那边的走道。屋子不像布朗神父想象的那样深 ,而另一间房子的门在过道的另一侧。神父想 :无疑这是主人的卧室。过道的一边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个普通的衣帽架 ,上面挂了许多褪了色的普通旧外套和帽子 ,另一边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是一个枫木制的旧餐具柜 ,里面装了些旧的银餐具 ,以及一些用作纪念品的古代武器。埃尔末就停在那里 ,抬头望着一把老式长柄手枪。

布朗神父仔细观察着周围环境 ,他注意到过道那边的门几乎是关着的 ,没有任何装饰。从门缝射进来一道光束。神父天生对自然界的東西反应敏锐 ,这道异常的白光告诉了他外面发生的事情。他迅速从房子主人身边跑过 ,主人被吓了一跳。神父打开了门 ,面对苍茫的一片。通过门缝看到的白光 ,不仅仅来自太阳的直射 ,而且来自白雪的反光。飘飘扬扬的雪落在乡村的土地上 ,使大地雪白一片 ,白雪当然能透过这条门缝反射白光。布朗神父高兴地说 :“不管怎样 ,我总算明白了 ,这就是银白法术。”然后他转过身 ,一边向厅房走 ,一边思忖道 :“我想 ,银白法术也是如此。”因为白光照在银器上 ,黑暗的军械库中的古代铁器也被映亮。这时面带沉思 ,头发蓬松的埃尔末头上似乎有一个银色光环。他在阴影中转过脸来 ,手里拿着一把怪异的手枪。

他问 :“知道我为什么选这种老式的大口径手枪吗 ?因为我可以装上这种子弹。”

他从餐具柜里捡出一把银匙 ,用足了劲把上面的小头像掰了下来 ,又说 :“咱们回到那间屋里去。”

重新落座后 ,埃尔末问 :“你知道宗教领袖邓迪是怎样死的吗 ?邓迪子爵是苏格兰宗教反对派领袖。他起兵反对英王查里一世和查里二世 ,他有一匹黑马可以冲跃悬崖。只有用银子弹才能打死他 ,因为他把自己卖给了魔鬼。你总相信有魔鬼吧 ?”

“对” ,布朗神父说 ,“我是相信有魔鬼 ,但我不相信邓迪和黑马这一套。我了解的崇拜魔鬼的人和你所说的那个不同。我只举一人为例。他是邓迪同时代人 ,苏格兰国务秘书斯坦尔的伯爵达尔林普尔。他于 1692 年屠杀了大批天主教徒。他才是把自己卖给魔鬼的人。但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律师 ,也是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 ,而不是骑着黑马冲上悬崖的人。他的面孔充满机警的智慧和美丽。”

埃尔末叫了起来 :“老天可以作证。约翰·斯帝利克的脸正是如此。”

然后他站起来 ,聚精会神而神色奇怪地看着这位神父 ,他说 :“你在这里等一会 ,我拿些东西给你看。”

他从中间那道门走回去 ,并随手将门关上。神父想 ,他是向餐具室或是卧室走去了。布朗神父仍端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出神地盯着地毯 ,他在苦思冥想。想了一会儿 ,他突然站起身 ,并悄悄走到电话旁 ,给警方总部的朋友勃一恩打了个电话。他悄悄地说 :“我本来想给你讲讲埃尔末先生的事。这事很古怪离奇 ,我想这里面有些名堂。假如我是你的话 ,我会马上派人来这里 ,并把这座房子包围起来。要是发生什么事 ,就会出现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

然后他回到原位坐下 ,目不转睛地看着深色地毯 ,上面却闪烁着火红色的光芒。这道光是从玻璃门那边来的。那光线里漏出什么东西使他心神不宁。

从关着的门那边传来一个人的号叫。与此同时,传来一声枪响。射击的回声还没有消失,门猛地开了,主人摇摇晃晃地走进屋子,大衣从肩膀处撕破了一半。他手里的长柄手枪还冒着烟。看上去他的四肢在发抖,也许是由于他发出一种不自然的笑声。

“光荣归于银白法术。”他叫道,“光荣归于银弹头。这恶魔多次幸免,这次可遭了报应,我终于为兄长报了仇。”他跌坐在椅子上,枪从手中滑落到地上。布朗神父从他身边飞奔出去,穿过玻璃门,走向走道。他跑的时候,把手放在门栓上,好像要进去,进入屋内之后,他垂下头站了一会,像是在察看什么,然后跑去打开外门。

在那片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像个大蝙蝠雪地上,仔细看却是个人。他面朝下躺着,头部被一顶大黑帽盖得严严实实。蝙蝠的翅膀是一个很大的斗篷,两只宽松的侧边,虽然布朗神父认为看出有一只手在那里,可实际上两只手都遮住了。当他走进一看,才发现斗篷边上有金属武器闪烁着光芒。像雪地上的一只黑鹰。神父在周围踱来踱去,仔细看看遮在帽子下面的那个人,正是主人描述过的那张面孔,漂亮,充满智慧,带有冷峻神色的多疑人的脸。

布朗神父自言自语道:“我被骗了,这看起来真像个大吸血鬼,像一只猛禽一样猛扑下来。”

“除此以外又能怎么进来呢?”过道那边传来声音。布朗神父抬起头来,看见埃尔末已经站在那边。

“难道他是走进来的吗?”布朗神父无法确定地说。

埃尔末伸长手臂,作出要扫视这片雪景的姿态。

他用有点颤抖而显得沉重的声音说:“看这雪地上一片洁白,几英里之内都没有斑点,除去这具尸体的黑污渍之外,根本没有别人的脚印。也没有从其他地方到这所房子来的脚印。”

他表情怪异地看着眼前这个小个子神父,然后精神集中地

说：“我要告诉你其他的情况。他披着那顶斗篷，走起路来显得太长。由于他的个子不太高，所以拖在后面像是一条长长的尾巴。如果你要看，可以将那顶斗篷从他的身上翻开看。”

布朗神父突然问：“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

埃尔末说：“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简直无法描述。我从门那里往外看，正想转回身子的时候，突然卷来一阵风，我好像被一个旋转的螺旋物敲击着，打得我团团转，我便胡乱地开了一枪。后来，我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你刚才所看见的。我敢打赌，要不是我的手枪里装着银弹头，就看不见眼前这一切啦。躺在雪地上的就会是另一具尸体了，也就是说是我而不是他了。”

布朗神父说：“顺便提一下，我们是否该让那具尸体丢在这里，或者你愿意将他带到你的屋子里去？我想那就是你的卧室了。”

埃尔末赶紧说：“不，不，我们得让他留在这里，直到警察过来看过为止。此外，我这回可受够了刺激，不管还将发生什么，我都要去喝一杯。等到警察到来，如果警方愿意，也可以吊死我。”

在中间那套房子里，埃尔末跌坐在棕榈树和养鱼缸之间的椅子上。当他摇摆不定地走进屋子的时候，差点把养鱼缸弄翻了。他把手伸到几个壁橱和角落里乱摸，最后终于找到一瓶白兰地。他任何时候看上去都不像是井然有序的人，此刻他更显得没头没脑的样子，简直像是乱到了极点。他大口大口喝下白兰地，开始有点发烧似的说些什么，好像是为了填补这片可怕的寂静。

他说：“虽然你亲眼目睹了一切，可你仍然不相信。请相信我，斯帝利克和埃尔末一家人人心不合的内幕还多着呢。除此以外，你应该相信眼前这一切。你应该相信那些混蛋称之为迷信的所有事情。噢，老太太讲的有关幸运、魔力，也包括银子弹的故事里是有些道理。难道你对他们还不以为然？你作为天主教徒，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

布朗神父微笑着回答：“我说，我是不可知论者。”

“废话。”埃尔末显得不耐烦地说，“相信这些事是你的本分。”

“是的，我当然相信一些事情。”布朗神父让步说，“但有些事我就是不相信。”

埃尔末前倾着身子，聚精会神地凝视着这个矮个子神父，差不多像个魔术师，“你相信。”他说，“你相信每一件事。甚至当我们否定时，我们还是相信一切。否定论者相信，不相信者相信。善与恶围着一个轮子转，神和人是可以转化的。”

布朗神父说：“我不相信。”

外面已近黄昏，在这冰天雪地里，大地似乎比天空还亮。布朗神父在走廊的入口处，从半开的窗子可以模糊看见，外面有个高大的人影。他偶然从落地窗子看到，两个同样不动的人影把窗子遮住了。带彩色玻璃的内门半掩着，在离走廊近的那头，两个人影在傍晚时分的地平线上显得又大又怪，勃一恩已经执行了他的电话命令，很显然派人将这所房子包围起来了。

“说不信有什么好处？”主人仍像魔术师一样注视着布朗神父，固执地说：“你亲眼看到了这永恒戏剧的一部分。你已经看到了斯帝利克威胁要用黑魔法杀死埃尔末。你已经看到了埃尔末用银白魔法杀死了斯帝利克。你现在看到埃尔末活着和你谈话，可你还是不相信。”

“是的，我不相信这个。”布朗神父说，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预示着这次拜访已经结束。

“为什么不信呢？”主人问。

虽说神父只是稍微把声音抬高了那么一点点，但听起来就像钟声一样洪亮，漫布房间的各个角落。

“因为你不是埃尔末。”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约翰·斯帝利克，你把三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也杀了，他正躺在外面的雪地上。”

主人傻了眼,他眼球翻出,想通过最后的催眠术来迷惑和征服他的对手,然后他猛然朝边上动了一下。这时他身后的门开了,一个身穿便衣的彪形大汉静静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另一只手垂着,但手中握着一把左轮手枪。主人慌乱地四下张望,他已经看到寂静的房子里,到处都是便衣警察。

当天晚上,布朗神父和勃一恩博士一道,就埃尔末一家的惨案又作了一次深入的交谈。目前,对本案的事实已不再有疑点了。因为约翰·斯帝利克已经承认了他的身份,甚至可以说承认了他的罪行。更确切的说,斯帝利克是在炫耀他的胜利。最后一个埃尔末死去了,这使他圆满的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与这一事实比较,别的任何事,包括他自己的性命,对他来说,都不值一提。

“那个人属于一种偏执狂。”布朗神父说,“他对别的任何事,甚至对其他类型的谋杀都不感兴趣。因此我还要感谢他,由于想到今天下午有许多次危机都平安度过,我真感到宽慰。无疑,你们会想到。他除了编造有翅膀的吸血鬼和银子弹的故事之外,本来可以赏我一颗普通的铅头子弹,然后走出那房子。我老实告诉你,我多次想到这个结局的,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死悬于一线。”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动手。”勃一恩说,“我不明白这件事。你到底是怎么发现的,你又发现了什么?”

“哦,你给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布朗神父谦虚的回答:“我是说,斯帝利克简直是个想像力丰富创造力奇特的撒谎大王,说谎时面不改色。今天下午他需要说谎应付紧急情况,他确实恰如其分地应付了场面。或许他惟一的失误就是编造了一个超自然的故事。他想,既然我是个教士,就应该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事情。而别人却没有这种想法。”

“可是,我无法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医官说:“我希望你能从头说起。”

“开始就是一件晨衣。”布朗神父简要地说：“那确实是我碰过的最完美的伪装。当你在屋子里碰到一个穿晨衣的人，你自然会想到他是在家里。关于这一点我也是这样想的。可后来，奇怪的小事情开始发生，当他咔嚓一声取下手枪，伸直手臂咔嚓地扳响时，就像一个人想肯定这怪武器中没有子弹似的。我很快注意到了他找白兰地或差点撞倒鱼缸的动作，这些动作显得不太正常，因为一个人家里有这种易碎的东西作摆设时，他应该具有避开那些东西的自然习惯。这些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真正的第一个疑点是这样的。他从两个门之间的狭窄过道出来，但这过道只有一扇门通往一个房间。所以我想，他是刚从卧室出来的。我试着拉拉门把手，但门是锁好的。于是我从锁眼里窥探了一下，发现屋子并不是一间卧室，完全是一间空荡荡的房间。所以他根本不是从房子里出来的，他来自房子外边。当我发现这一切时，我认为我看到了所有真实的情况。”

“无疑，可怜的阿洛格·埃尔末是睡着的，或许他睡在楼上，穿着晨衣走下来。在走廊的尽头，他看见了他的仇家，他身材高大，蓄着胡须，带着一顶宽边黑帽子，穿着一件下摆宽大的大衣。他从未见过这种特别的穿着。斯帝利克猛扑上来，卡住他的脖子，或是刺了他。这需要到验尸时我们才能肯定。斯帝利克站在衣帽架和壁橱之间的过道上，用胜利的眼光看着他最后的敌人。这时他听见客厅那边有脚步声，这点他没有想到。因为从落地窗那边进来的是我。”

“他的伪装动作之快，简直可称奇迹。甚至那不是伪装，那是一幕传奇的演出，一个现场。”

“他迅速摘下那顶又大又黑的帽子，脱掉那件黑斗篷，穿上死者的晨衣。这件晨衣比他的身材短，所以后来他坐在椅子上，长腿露在外面，这也引起了我的怀疑。接着他做了一件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至少可以说，他的作案方式严重影响了我的思路。

他把尸体挂在衣帽钩上 ,然后用斗篷将其包上 ,用他的大帽子把头部全部遮住。惟一的办法 ,将尸体藏在门已锁好的小过道里。是有一次我走过衣帽架 ,当时都只以为挂得是衣服 ,现在想起来我就毛骨悚然。”

“他可能想到 ,我随时会发现 ,衣帽架上挂着尸体是无法解释的。于是他采取了更大胆的举动 ,自己发现尸体 ,并解释这一奇怪事情。”

“于是这个令人惊奇又令人害怕的天才头脑想出了替身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交换角色。他已经承担了阿洛格·埃尔末的角色 ,那么他死去的敌人为什么不能承担斯帝利克这个角色呢 ?这个阴险而富于幻想的人 ,他的想法五花八门 ,就像一些可怕的幻想——两个敌对的人彼此打扮成对方 ,向化妆舞会走来。只不过这个幻想不是化妆舞会 ,是死神的舞会。”

布朗神父那灰色的眼睛凝视着空中。他的眼睛不眨眼时是最吸引人的。他继续简单讲下去。

“一切都来自天主 ,尤其是理智 ,想象和思想本身都是善良的 ,甚至当它们走上邪路时 ,我们也不能忘记它们的根源。现在这个人以超常的能力误入歧途。他有讲故事的能力 ,他简直是个伟大的小说家 ,只不过他的创作能力用在了毫不实际和歪曲的道上了。他是用虚假的事实来骗人 ,而不是用真实的幻想。”

“起初他是用巧妙的借口和漂亮的谎言来欺骗老埃尔末。即使如此 ,开头也只不过是夸张的故事 ,跟小孩说他看到英国国王一样都是小小谎言而已。然而不断发生的道德败坏和骄傲自大的邪恶行为在他身上变得逐渐不可控制。他对自己编造故事的敏捷 ,铺排故事的创造力和巧妙性越来越高傲。小埃尔末们说 ,他总是对父亲施妖术 ,那是真的。那是神话中小说家对暴君施行的魔法。直到最后时刻 ,他会带着诗人般的骄傲和骗子那种深不可测的虚假勇气走遍全世界。他可以永远编造夸张离奇的故事 ,

即使脖子上套着绞索 ,他仍要讲。现在绞索已经套上了他的脖子。”

“正像我说的那样 ,可以肯定 ,他不仅将此事作为阴谋 ,而且也作为幻想来欣赏。于是他用错误的方式讲述真实的故事 ,也就是把死人和活人互相换到了对方的位置。他穿上埃尔末的晨衣 ,努力使他自己进入埃尔末的灵魂和肉体。他看着躺在冰天雪地中的尸体 ,好像那就是自己的尸体。他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把尸体推开 ,使人想起黑鹰对着猎物猛扑过来的情形。他不仅是用那黑色而飘舞的大衣来掩盖尸体 ,而且用神秘的故事来掩盖它。在故事中 ,这只黑鹰只能被银弹头打下来。我不知道是壁橱里的银光还是门外的白雪向这位有强烈艺术感的小说家提供了银白法术。用白金属来对付魔法——这个主题思想 ,不论他是怎么起的头 ,他都像诗人一样把它迅速转变成自己的想法 ,像一个重实际的人一样迅速动手。他把那尸体当成斯帝利克的尸体一样 ,胡乱踢到雪地上。这样就完成了角色的交换与转变。他尽量把斯帝利克说成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 ,在空中飞来飞去 ,爪子可以置人死地。是个哈比式的妖魔。他想由此来解释为什么雪地上没有脚印以及其他不正常的事。作为一种庸俗的艺术作品 ,我非常赞赏他。实际上 ,他是把案情中有矛盾的地方转化为对案情的论证。”

勃一恩博士满怀敬意地看着他说 :“那时你发现实情了吗 ?”他问 ,“我想知道的是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 ,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确定的呢 ?”

他的朋友说 :“我给你打电话时 ,实际就已经开始怀疑了。不过就是那关着的门里发出的不断变化的光亮 ,就像是鲜血在呐喊报复。这光为什么有这种变化 ?因为太阳还没有出来 ,这只能是由于后门时开时关。但如果他是出去看到了他的敌人 ,他就要提高警惕并进行防卫和呼救。但并没有呼救 ,只是隔了一段时间

后 ,他才开始大吵大闹起来。于是我就感觉他有点不大对头…… 或者说是出去准备什么了。但至于我是什么时候弄准的 ,那是另一码事了。我知道 ,就是在这最后关头 ,他想用符咒般的眼光和声音作为黑魔法来催眠我。当然 ,他以前也常用这种方式来对付老埃尔末。这不仅是他的言语方式 ,而且是他的行为方式。这就是他的宗教和哲学。”

医生声音沙哑而幽默地说 :“恐怕我是一个讲实际的人 ,对宗教和哲学从来不关心。”

布朗神父说 :“直到你动手去做某件事的时候 ,你才会讲实际。听我说 ,医生 ,你对我非常了解 ,我想你知道 ,我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你知道 ,我了解不同宗教中的不同类型的人。邪教里有好人 ,正派教中也有坏人。但我知道 ,作为一个讲实际的人我只懂得一个小小的事实——那就是完全实际的观点。这就是我从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我很少见过会奢谈哲理的罪犯。这就像是动物表演的绝技 ,像好酒的商标一样。他滔滔不绝地大谈一个教派 ,而他本人对这个教派其实并不信仰 ,甚至一无所知。他只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 ,而利用该教派作为幌子。这就是流氓哲学。”

勃一恩说 :“哎呀 ,我本来认为 ,流氓也许会声称忠诚他选择的教派。”

神父赞同地说 :“是的 ,他可以声称他信仰一种宗教。为了某种目的 ,他甚至还可以用虔诚的话语和伪善的行为 ,来加深人们对他宗教信仰的认知。但那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因为他不可能从真正的宗教信仰中吸取到任何于他有用的资料。这个罪犯把魔法和信仰结合起来 ,狐狸尾巴就很快地露出来了。”

医生笑着说 :“到现在为止 ,我不知道您是在控告他呢 ,还是在为他辩护。”

布朗神父说 :“我不是在为一个自我标榜为天才的人辩护 ,因

为艺术家无论如何伪装 ,总会暴露自己的天才。这个罪犯本来会作出可怕得多 ,奇特得多的事情的。”

神父往回走的时候 ,大雪纷飞 ,寒风刺骨 ;雪花很快淹没他身后的脚印 ,也把那边雪地上尸体的血迹渐渐地抹去了。布朗神父那一阵混乱的思绪和随后的不愉快也逐渐地丢在脑后。

他边走边看着这无限苍茫的大地 ,心想 :那人关于白魔法的说法还是对的。只是他没找对地方罢了。

断 剑

林中的树木伸出无数条灰色的胳膊和难以计数的银白的手指。青石板似的、暗淡的天空中,碎冰块状的星星放射出耀眼的寒光。这片人迹罕至,而树木却很茂盛的旷野,像是被洒落在上边的易晞的寒霜所冻僵。树干间黑暗的狭小空间,就像北欧神话中那冷得出奇的无底的黑地狱。北面那座异教教堂的方形石塔,也像是古代浪荡在冰岛海礁上留下的遗迹。要在这样一个夜晚去寻访一所墓园简直是桩令人难以理解的事,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也许真值得去探究一番。

林间荒地里,那突然从绿草皮中拱起的一座座坟墓在星光下显得十分暗淡、阴森恐怖。它们大多位于斜坡上。通向教堂的小径陡得像坡度很小的楼梯。山顶上有块极为平坦的地方,就是使本地名闻遐尔的那座纪念物的所在地。它与周围简陋得毫无可看性的坟墓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出自当代欧洲一位最著名的雕刻家之手,然而艺术家的声望却被他手制雕像上的那个人的威名所笼罩,不久即归于泯灭。

星光用细小的银笔勾勒出一座巨大的铜像,那是一位躺倒的战士,他英雄的头颅枕在枪支上,一双有力的手以祈祷姿势永远伸向空中。他的脸上长满浓密的、像钮可漠上校那种样式的胡须,令人肃然起敬。虽然军装有些地方已被艺术家简化了,但仍能看出他是个现代军人。他右面放着一把失去剑尖的断剑,左面放着一本“圣经”。在明朗的夏天,午后的游览马车常满载着美国游客和有教养的郊区居民前来瞻仰这座雕像。即使在那种场合,人们也会感觉到在这一大片林地中,仅此一座圆形墓园和教堂,就显

得寂静和荒凉得出奇。谁要是在仲冬黑沉沉的寒夜来到这里,就会感到自己已经与世隔绝,只有和寒星作伴了。然而,就在这寂静的林间,木栅门嘎吱一响,两个穿着黑衣服男子的模糊不清身影通过栅栏,向通向陵园的那条小径走去。

在星星暗淡的冷光下,看不清楚这两个模糊影子的面容,只知道两人都穿着黑衣服,其中一人身材高大,另一人与他相比更觉格外矮小。他们爬上那万古流芳的烈士陵园时停了下来。周围空无一人,或许连一个活物都没有。看到这种景像,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鬼?无论如何,他们开始的谈话是相当奇特的。小个子打破沉默,对另一个人说:

“聪明人想藏起一块卵石,应该藏在哪儿?”

大个子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藏在海滩上。”

小个子点点头,沉默一会儿又说。“聪明人想藏起一片树叶,应该藏在哪儿?”

另一个人回答:“藏在树林里。”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大个子说:“你是不是想说聪明人想藏起一颗真钻石,应该藏在一堆假钻石里?”

“不,不。”小个子笑着说:“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吧!”

.....

此处系指《布朗神父的故事》中另一篇《飞星》中的情节。弗兰勃在警察追捕下,巧妙地化妆成滑稽丑角,从百万富翁身上盗走三颗被称作“飞星”的钻石,并把它们藏在身上作为小丑饰物的假钻石里。后被布朗神父揭穿。弗兰勃非常佩服布朗神父,从此他弃恶从善,并做了布朗神父的助手。

布朗神父冰冷的双脚用力地在地上顿了几下,又说,“我不是在想那件事,我想的是另一桩,特别有意思的一桩。你能替我点下火吗?”

大个子摸摸衣袋,嚓的一声,火焰在纪念碑整个平面上镀了

一层金光。上面镌刻着那无数美国旅游者都曾怀着崇敬之情念过的著名碑文，“献给英雄与烈士圣·克莱尔爵士、将军，他曾无数次征服敌人，然后又宽恕他们，但最终却被他们无耻地杀害。愿他崇信的上帝褒奖他并为他复仇。”

火柴一直烧到大个子的手指，熄灭了，然后落在地上。他刚想划第二根，但他那小个子伙伴制止了他。“够了，弗兰勃，老朋友！我想看的，都看到了！或者说：我没有看到我不想看到的东西。现在咱俩得步行一英里半，到下一个旅馆，我再把一切都告诉你。在如此阴冷的时候，总得烤烤火、喝点儿酒，这样我才会有胆量讲这样一个故事。”

他们走下陡峭的小径，关上破旧的栅门，匆匆往下走去，霜花遍地的林间小道，响彻着他们俩清脆的脚步声。走出四分之一英里，小个子终于打破沉默，他说，“是的，聪明人会把卵石藏在海滩上。但假如当地没有海滩，又怎么办呢，你知道伟人圣·克莱尔的麻烦问题吗？”

“布朗神父，我不了解所谓的英国人将军们，倒是对英国的警察还略知一二。我只知道你硬拖着陪我长途跋涉，走遍了这个人的所有纪念圣地，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看来他好像有六处墓地。我在威斯敏斯特寺看到过圣·克莱尔将军的纪念碑；伦敦泰晤士河堤上也有圣·克莱尔将军的跃马雕像；甚至在他出生的那条街上还挂着圣·克莱尔将军的圆形浮雕。在他居住的那条街上还有另一个纪念像。现在你又连夜拖我到他的葬地——这个乡村陵园里来。我对这位伟大人物开始感到厌烦了。特别是因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你到底想在这些墓穴和雕像里寻找些什么呢？”

“我只想寻找一句话，”布朗神父说，“一句该写在上面而没有写的没有写在上面的话。”

“好吧！”弗兰勃回答，“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他的有关情况呢？”

“我必须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神父说，“有一种说法是尽人皆知的！另一种说法就只有我知道。那尽人皆知的说法十分简单明了。但它全都是错误的。”

“好吧，”那个叫弗兰勃的大个子高兴地说。“让我们从错误的说法讲起。先讲尽人皆知而又全都错了的那种说法。”

“即使不算全都错了，至少也嫌理由太勉强，”布朗神父又说：“事实上，大家所知道的情况归结起来，不外乎这一些。大家都知道圣·克莱尔将军是英国一位伟大的常胜将军。他在印度和非洲成功领导过几次战果辉煌的战役，这使他的威名远扬。后来，巴西伟大的爱国者奥里维亚向英国发出了最后通牒，他就被英国派去指挥对巴西的战争。据传，圣·克莱尔将军在一次战斗中率领一小支军队向奥里维亚的大部队进击，经过艰苦卓绝短兵相接的战斗后，将军不幸被俘。他被俘以后，竟被绞死在附近一棵树上，这使整个文明世界都感到震惊。巴西军队撤退后，发现他的尸体在树上打旋儿，脖子上挂着他那把断剑。”

“这众所周知的故事，难道是假的？”弗兰勃问道。

“不，”他的朋友平静地说，“就故事本身而言，倒很像是真的。”

“好吧，我看这已经足够了！”弗兰勃说，“既然这众所周知的故事是真的，那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吗？”

他们又穿过千百棵灰色妖怪般的树木，小个子神父才答话。他咬着手指沉思着说：“唉，这是个属于心理方面的谜。或者说是两种心理之谜。巴西事件中，这两位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都做了违反自己本性的事。你要记住。奥里维亚和圣·克莱尔都是英雄——这当然没错，他们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就像赫克特遇见了阿卡露斯。假如你听说阿卡露斯是个懦夫、赫克特是个奸雄，你会怎样想呢？”

“讲下去，”大个子有些迫不及待地说，但他的朋友却又咬起

手指头来了。

“圣·克莱尔爵士是个坚信宗教的旧式军人——正是这种类型的军人帮助我们度过了印度士兵起义的危机，”布朗说。“他忠于职守，不会盲目进攻，他固然非常勇敢，但确实是位非常谨慎的指挥官，他决不会让将士去作无谓的牺牲。但是，在最后那次战役中，他竟做出了连小孩子都知道是荒谬的事情。不必是战略家也懂得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好吧，这是第一个谜，这位英国将军的头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第二个谜是：巴西将军的心里到底想些什么？奥里维娅总统可以称作是位理想主义者，是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人，但即使他的敌人也都承认他宽宏大量，简直像个侠客、骑士。他从来都善待他的全部战俘，甚至还馈赠衣食。这使得原先仇视他的人也为他的直率和仁慈的性格所感动。究竟为什么他在一生中只有这一次却像恶魔一样进行报复呢？而且是在一次丝毫不可能损害他的战斗中？弗兰勃，你听明白了吧。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人却毫无理由地表现得像个白痴，世界上最高尚的一个人竟无缘无故地表现得像个魔鬼。难道事情真的会是这样？你去想想吧，我的孩子。”

“不，你别这样，”大个子哼了一声说。“这事儿还是留给你，你好好把它全都讲给我听吧。”

“好吧，”布朗神父说。“要说公众印象就如我说的那样，那是不公平的，这里必须补充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我不敢断定它们对理解这件事有帮助，因为没有谁能理解它们的意思。然而，它们却在某些方面投下了新的阴影。第一件事是：圣·克莱尔的家庭医生与这一家闹翻了，开始发表措词激烈的文章，文中竟称克莱尔将军为宗教狂。这种言论流布所及，只不过说明将军是个信教的人。无论如何，这个故事是失败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圣·克莱尔有清教徒那样的某些怪癖。第二件事更引人注目。当那个孤立无援的师团在黑河那次不幸的进攻中，有位凯斯上尉，当时

已与圣·克莱尔的女儿订婚,后来终于娶了她。他是奥里维亚俘虏中的一员。除将军一人以外,他也和其他战俘一样受到宽厚的待遇并立即被释放。二十多年后,这个人成了凯斯中校,出版一本自传性质的书,书名是《一个英国军官在缅甸和巴西》。热切地想从中找出圣·克莱尔不幸遭遇之谜的读者会找到这样一段话,“本书叙述的一切事件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坚守这一古老的信念,即:英国的荣誉,不仅源远流长,而且颠扑不灭。但关于黑河败北的叙述是个例外。所以这样做的理由,虽属私人性质,却是光明正大,而且势在必行。为了对我们纪念的这两位卓越人物公正的缘故,我还有这样一些补充说明。在这次战役中圣·克莱尔将军被指责为无能。我至少能证明,如果正确理解这件事的话,那么,他所采取的这一行动是他一生中最伟大之举。奥里维亚总统在同一事件中被指责为野蛮和非正义。我站在他敌手的立场要公正地说,他的这一处置甚至超过了作为他性格特征的宽宏大度。我敢向国人陈述,圣·克莱尔决非一个愚人,而奥里维亚也决非像他看来的那么不可理喻。这就是我必须说的一切。没有任何世俗的原因能诱使我再加一词,我所描述的就是事情本身。”

巨大的冷月像个光亮的雪球,正从他们前边交缠的树枝间露出它的面庞,讲故事的布朗神父借着月光看着一份印刷品,重温对凯斯上尉的回忆。他把纸叠好,放回衣服口袋里。这时弗兰勃以法国人的惯常姿势挥了挥手。

“等一下,等一下,”他兴奋地说。“我想我已经猜出那第一件事的原因了。”

他喘着粗气大步往前走,向前伸着他那黑脑袋和粗脖子,像个取得竞走胜利的运动员,这引起正在费力地紧跟着他走的小个子神父的兴趣。前边的树木微微向左右两侧倾斜,小径直通向下面被月光照得通明的谷地,然后这条路又像只会蹦的兔子一样,

一直延伸到另一片浓密的树林。那潜藏在树林深处的地方又黑又圆，像是地下铁道的入口处。但走了数百步，小径变成个窄洞。弗兰勃接着说活。

“我懂得了，”他大声嚷，一面用大巴掌拍着大腿，“我想了四分钟，就能把整个故事都向你解释清楚。”

“好呀！”他的朋友表示赞许。“你说吧，我正想听听。”

弗兰勃昂起头，却把声音压得很低。“圣·克莱尔爵士将军，”他说，“来自一个有遗传性的神经病的家族；但他绝不想让他女儿知道这件事，他还尽可能隐瞒他未来的女婿。不管是真是假，他预感到自己发疯的最后时刻迫近了。于是决心自杀。但正常的自杀会把他害怕的这个死因泄露出去。战役迫近时，他头脑中的阴云也密集起来了，最后他不得不因私而废公。他疯狂地冲向战场，希望第一颗子弹就把他打死。但结果他发现他所得到的只是被俘和耻辱，他头脑中的定时炸弹爆炸了，他把宝剑折断，然后他选择了自杀——上吊。”

他用自信的目光注视着前边的树林，树丛有一个像是坟墓入口处那样的黑色洞口，小径从那里又伸向树林。也许小径尽头非常阴森可怕，这加深了盘旋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那出悲剧的鲜明印象，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可怕的故事，”弗兰勃说。

“可怕的故事，”神父耷拉着脑袋重复道。“不过，它不是事实的真相。”

然后他抬起那满是黑发的硕大脑袋，失望似地说：“哦，假如事实真是那样该多好。”

大个子弗兰勃转过脸来盯着他。

布朗神父充满感情地说，“你的故事倒很干脆，是个可爱诚实的故事，像这轮明月那样光亮和洁白无暇。疯狂和绝望是无罪的。弗兰勃呀，事实却比这更糟糕。”

弗兰勃茫然望着明月，像在向浩瀚的神灵祈祷。他站立的地方那棵树长着一根弧形的枝子，很像妖怪头上的角。

“神父，神父，”弗兰勃作出一个法国式的姿势喊道，一边更快地朝前走去，“你的意思是说事实比那更坏？”

“比那更坏，”另外那人像尸体发音一般重复说。他们又步入幽暗的林子，所经过的地方像是画着无数树干的挂毡，那条黑色的走廊犹如梦境。

不久他们进入树林里最幽深的地方，他们能感觉到周围都是簇叶但又看不清楚。神父又说道：

“聪明人想藏起一片树叶，应该藏在哪儿，藏在树林里。假如那儿没有树林，又该怎么办呢？”

“对——对，”弗兰勃显得有些烦躁地说，“那他该怎么办呢？”

“他制造一片树林去掩盖那片树叶，”神父模糊的声音说：“这真是一桩可怕的罪行。”

“瞧你，”他的朋友不耐烦地喊道，幽暗的树林和阴郁的谈话使他在说这话时感到很不自在：“你到底告不告诉我这件事？接下去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还有另外三个证据，”布朗神父缓缓地说，“这是我从隐蔽的地方发掘出来的，我要按它的逻辑程序，而不按它的时间程序来讲。第一个证据当然是奥里维亚本人的正式文件中有关这次战役的阐述，这是最有权权威性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明白易懂。他率领两、三个军团在居高临下高地上建立了坚固的阵地，河对岸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它后面又是逐渐升高的旷野，那里有英军第一个前哨阵地，它的后援部队还远在千里之外。英巴军队兵力悬殊。但处于前哨的那个军团与后方基地距离太远，使奥里维亚产生了渡过河去把它分割、歼灭的设想。然而在日落时分，他决定还是巩固住他那早就很坚强的阵地为妙。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吃惊地看到那支零散的英军竟会孤立无援而又坚强地渡过河来。

其中一半人从右方那座桥上通过,另一半人则从上游一片浅滩上涉水而过。现在,他们正集中在他眼底下那片低洼的河岸上。

“无论从兵力上还是从地形上考虑,对克莱尔的这支零散的英军,发动攻势都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奥里维亚还注意到更不寻常的景像。这个军团简直像发疯,他们非但不去占领坚固的阵地,却发动了一次疯狂的冲锋,远离了河岸,然后竟停在泥沼中动弹不得,就像苍蝇在蜜糖里被粘住了一样。不用说,巴西军队用大炮把他们分割开,英军只能勇敢地用步枪还击,渐渐地枪声越来越稀疏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溃散。在奥里维亚简短的叙述中对这群蠢人出奇的英勇表示惊叹。奥里维亚写道:‘我们的战线终于推进了,把他们赶进河里。我们俘获了圣·克莱尔将军本人和其他几位军官。上校和少校都已阵亡。我不得不承认历史上很难看到比这个出色的军团的最后一战有更良好的表现。受伤的军官捡起阵亡士兵的步枪拼死还击,将军光着头骑在马上对我们挥舞着一把断剑。’但关于将军后来的遭遇,奥里维亚竟像凯斯上尉一样不愿批露。”

“好吧,”弗兰勃咕哝着说,“讲第二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布朗神父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把它找到,但叙述起来却并不需要花费多少唇舌。后来,我在林肯郡沼泽地附近的一座贫民收容所里找到一名老兵。他不但在黑河战役中受过伤,而且,这个军团的上校阵亡时,他刚好在上校身旁。上校是位爱尔兰壮士,姓克兰西。看来,与其说上校死于枪弹还不如说他死于愤怒。至少,他对这次荒谬的奔袭不必承担责任;一定是将军强令他这么做的。据那位给我提供情况的人说,上校的临终遗言是:‘让那头把剑尖折断的老蠢驴见鬼去吧!但愿折断的是他的脑袋。’你可能觉察到。似乎所有人都注意到断剑这一细节,但大多数人和已故的克兰西上校不一样,他们是带着崇高的敬意来看待这件事的。现在要讲第三个证据。”

小径开始向高处延伸 ,讲话的人停顿片刻 ,吸了口气 ,然后用惯用的平静语气接着讲 :

“就在一两个月之前 ,有一位与奥里维亚闹翻后离开巴西的官员死于英国。他无论在英国或是在大陆都很有名 ,他是个西班牙人 ,名叫埃斯卡托 ,我认识他 ,是个面皮蜡黄的花花公子 ,有一只鹰钩鼻子。由于各种私人的原因 ,我被准许阅读他遗下的文件 ,他当然是个天主教徒 ,我把他的东西从头读到底。他的文件里没有能解释圣·克莱尔之谜的内容 ,但我从中找到五六本普通的练习本 ,上面写满某英国兵士的日记。我想这可能是巴西人从阵亡的英军身上发现的东西。然而 ,它写到战争的前夜就突然停下来了。

“但这个可怜的人关于他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叙述还是值得一读。我身边还带着它呢 ,但这儿太黑 ,看不见 ,我只能给你讲讲其中的要点。日记开头充满了戏谑 ,显然是在和军人伙伴们开玩笑 ,他取笑一个名叫瓦鹰的人。不管这个人是谁 ,看来他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甚至不是个英国人。但根据叙述的语气 ,也不能肯定他是不是巴西国籍。他像是个随军的当地土著 ,是个非战斗人员 ,也像是个向导或新闻记者。他曾和老克兰西上校进行过密谈 ,但他和少校交谈的次数更多。在这个士兵的日记里 ,少校显然是一个重要人物 ,他长得精瘦而头发浓黑 ,从他姓默雷来看 ,我们可以断定是个北爱尔兰清教徒。接着 ,日记作者用俏皮话把这个严峻的爱尔兰人和乐天派的克兰西上校进行对比。还对穿浅色衣服的瓦鹰挖苦了一番。

“但是 ,这些戏谑可说是被一声军号吹得无影无踪。在英国军营后面 ,有一条与黑河几乎平行的大道 ,它是本地区几条主要公路之一。公路西边弯向河流 ,通向上述那座桥梁。东边则通向旷野 ,两英里外是英军第二个前哨阵地。就在那天傍晚 ,从东边传来一阵得得的马蹄声 ,出现一个亮点 ,即便是头脑单纯的日记

作者也能惊奇地辨认出 ,来者正是将军和他的随从。将军骑着白色的高头大马 ,你可以肯定 ,他们见到将军时所行的军礼决不会是敷衍了事的。然而将军却没有把时间耗在答礼上 ,他急忙从鞍上一跃而下 ,走到军官们中间 ,以非常果断的语气进行机密谈话。给我们那位记日记朋友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将军和默雷少校讨论时 ,他的那种特殊的表情。但只要不是特意打量 ,那么这也不算特别的不自然。这两个人天生富于同情 ,都是‘读《圣经》的人’ ,而且都是福音派的老派军官。尽管如此 ,当将军重新上马时 ,他肯定仍在急切地向默雷说着什么。他策马缓缓地沿着公路向河边跑去的时候 ,那高个子北爱尔兰人在他马屋旁走着 ,一面还和他进行激烈的争论。士兵们望着他俩 ,直到他俩的身影在公路转向河岸处的树丛里消失。上校回到营帐中去了 ,士兵们也各自回到哨位上 ;日记作者多注意了几分钟 ,看到一幕不可思议的景像。

“刚才那匹在公路上徐行的白马走得就像在多次列队式中那样从容 ,但现在它沿着公路朝他们所在地狂奔 ,就像赛马时一样。起初人们担心那匹马准是把骑手摔掉了 ;但不久就看到骑在马上将军 ,他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骑手 ,他奋力策马 ,全速飞奔 ,连人带马犹如旋风刮到了将士们身边 ,又立刻止住。将军将燃烧般的红脸转向人们 ,他叫上校出来 ,声音像号角一样响亮。

“可以想见 ,这场大祸来时 ,山崩地裂般的灾难把一切都翻了个个儿 ,并沉重地压到我们那位记日记朋友的心头 ,他虽然迷迷糊糊而又全身紧张 ,犹如做恶梦。只觉得不知怎么的 ,大家都排好了队列 ,一点不假 ,士兵们只知道马上就要渡河进攻了。据说 ,将军和少校在桥上发现了某个紧急情况 ,当时只能背水一战了 ,否则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少校立即沿路赶向后续部队 ,就算这样迅速求援还不知援军能否及时赶到。他们必须当夜就渡过河去 ,一定要在早晨抢占制高点。日记就在这次充满浪漫色彩的夜行军的动乱中突然结束了。”

布朗神父走到前边去了,因为林间小径越变越窄,益发陡峭和曲折。他们感到自己好像爬虫一样沿着梯子攀援,神父的声音划破夜空从上面传来。

“还有一件事,虽然微小但意义重大。在将军催促人们勇敢地冲锋时,他曾从剑鞘里拔出宝剑,但不知因何缘故,剑刚抽出半截,又收回去了。你看,第二次提到宝剑。”

交缠的树枝在他们脚下投下一片网状的怪影。接着他们又登上高处,走进深夜柔光之中。弗兰勃感到事实多得像周围的空气一样,但却仍然无法形成一种高度概括的认知。他困惑地说,“对了,那把剑究竟是怎么回事?军官们都要佩带宝剑,不是吗?”

“在现代战争中,好像用不着提及宝剑的。”布朗神父平心静气地说:“可是在这件事里,人们却到处都谈论这把神圣的宝剑。”

“算了,那又有什么?”弗兰勃扯大嗓门嚷道:“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老将军的剑尖当然是在最后的战斗中折断的啊!谁都能打赌,报纸上一定有这方面的材料。在他的一切陵园和纪念物上,那把宝剑的尖端都是折断的。我想这次你让我走这么远总不至于仅仅为了看一眼圣·克莱尔的断剑吧!”

“不,”布朗神父喊道,声音尖厉得像颗子弹:“可是又有谁曾看到过他那把没有折断的宝剑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另一个人喊道,他惊愕地静静地站在星光下。这时候他们意外地走出了灰色的树林。

“我说,有谁曾看到过他那把没有折断的宝剑呢?”布朗神父执拗地重复说,“不管怎样,日记的作者总没有看见,因为将军把剑抽出一半又及时回鞘了。”

月光下,弗兰勃望着他,就像瞎子望着太阳那样,他的朋友第一次以热情的声音继续说,

“弗兰勃,”他大声说:“虽然我走访过所有墓地,但我仍然不能解开这个谜底。但我对它毫不怀疑。让我作个小小的补充,就

能把事情全部倒过来。事情凑巧，上校是首先被子弹打死的人们中的一个。他是在英军与敌军相隔还远的地方被打中的。但他已经看到圣·克莱尔的断剑。它为什么是折断的呢？它又是怎样折断的呢？我的朋友呀，也许它早在战斗开始以前就已折断了！”

“哦？”他的朋友说，他似乎又恢复了他幽默的性格：“请你快说，那折断的半截剑尖在哪儿？”

“我可以告诉你，”神父果断地回答。“它埋在贝尔拉斯格新教教堂公墓的东北角。”

“真的？”另一个人问。“你找到它了吗？”

“我不能，”布朗回答，明显地感到遗憾。“它上边还压着一块巨大的大理石纪念碑呢，那块碑是纪念英勇的默雷少校的，他在著名的黑河战役中光荣牺牲。”

弗兰勃似乎因受到激励而突然活跃起来。他粗声粗气地说，“你的意思是圣·克莱尔将军恨默雷，把他害死在战场上，因为——”

“你的头脑里倒还装着些善良、纯洁的思想，”神父说。“事实比这个更坏。”

“好吧，”大个子说。“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罪恶的念头啦！”

神父似乎真的不知从何说起是好，最后他说道：

“聪明人想藏起一片树叶，应该藏在哪儿？藏在树林里。”

另一个人没有说话。

“假如那儿没有树林，他就会制造一片树林。假如他想藏起一片枯叶，那么他就会制造一座枯树林。”

弗兰勃仍然没有说一句话。神父接着讲下去，语气越来越温和、平静。

“假如一个人必须藏起一具尸体，他就会制造一个到处是尸体的战场，然后，把它藏在那里。”

弗兰勃大步走近来，他迫不及待地想听个水落石出。但布朗

神父还是语调缓慢。

“圣·克莱尔爵士,我早就说过,是个读《圣经》的人。恰好他的毛病就出在这里。一个人读他的《圣经》是没有用处的,除非他像所有的人那样读《圣经》,这个道理,到什么时候人们才会懂得呢,印刷工人读《圣经》是想从中找出印错的字。摩门教徒读他的《圣经》想从中找出一夫多妻主义,基督教科学家读他的《圣经》,发现我们本是没有手和脚的。圣·克莱尔本是英属印度的老军人。试想,这意味着什么?看上帝的份上,不要侈谈那些动听的话吧。它意味着一个魁伟的男子,在热带地区东方社会的骄阳下生活,逐渐地浸淫于一本东方书的意境里。无疑地,他读的是《旧约》,而不是《新约》。他从《旧约》中找到他内心向往的一切——淫邪、专横和背信弃义。哦,我敢说他是忠于他的信仰的,正如你这么称呼它。话又说回来,当一个人信仰的本身就是不忠时,无论怎样忠于他的信仰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每到一个热带的神秘国度,他都设有秘密的后宫,供他淫乐。他残酷地折磨证人,进行勒索,他收敛不义之财;当然,他同时还会理直气壮地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誉!罪行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打开了地狱里一层又一层的门,引向越来越小的处所。犯罪的背景就是如此,人不是越变越粗野,而是越变越卑鄙。不久,圣·克莱尔遇到了麻烦,人家对他进行勒索和讹诈。这样,他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现款。在黑河战役期间,他正堕落到但丁所描写的宇宙中最低级的那个地方。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朋友问。

“我意思是指那儿,”神父嘲讽地说,突然他指着月光下冰封的泥潭。“你还记得但丁把谁放在最后一层冰的底下吗?”

“卖国贼,”弗兰勃说时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看着周围树林阴森的景像,心中升起一幅具有十分强烈嘲讽意味的令人憎恶的图影,他似乎在设想自己已变成但丁。而神父像维吉尔那样,吐

着如涓涓细流似的声音 ,正引导他穿过罪人们万劫不复的地狱之门。

弗兰勃的耳畔又响起了神父的语声 :“这一点你知道 ,奥里维亚是吉珂德式的人物 ,他不允许耍弄阴谋鬼计。然而这样的事却做成功了 ,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 ,都是背着他进行的。一手安排这种事的人就是我的老朋友埃斯卡托 ! 他是个身着锦衣的纨绔子弟 ,长着一个鹰钩鼻子 ,使他获得“兀鹰”的称号。他假装是个慈善家 ,到战线上去 ,在英国军队里做暗探 ,最后他控制住一个腐败的家伙——上帝呀——他就是在军中地位最高的那个人。圣·克莱尔为了肮脏的用途 ,急需金钱 ,而且需要大量金钱。因为那个无赖的家庭医生已经威胁过他 ,说他要披露些不寻常的情况 ,后来他真的开始做了 ,但又突然中止。医生透露了将军在伦敦派克街寓所中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 一个英国国教派信徒的所作所为竟会发出像活人潘祭和不属人类的恶臭。同时他女儿要出嫁 ,也需要嫁妆。他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暗中向巴西提供情报 ,大量金钱从英国的敌人那里向他涌来。但另外一个人也同他一样 ,和埃斯卡托——也就是“兀鹰”——交谈过。这位黝黑、坚韧的北爱尔兰年轻少校不知怎地 ,已经猜中了他的隐私。他俩沿着公路缓步向桥梁走去时 ,默雷要将军马上辞职 ,否则就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去枪毙 ! 将军假装敷衍他 ,就这样 ,两人一直走到桥边那簇热带树丛旁边。此刻我似乎看见夕阳的余辉照在棕榈树上 ,听到河水的涓涓细流声 ,这时将军突然抽出长剑用力向少校刺去。”

阴冷的道路折向覆盖着寒霜的山冈 ,灌木丛的影子看上去很吓人。弗兰勃似乎在它的后面看到一点模糊的光晕 ,不是星月的光辉 ,像是人间的灯火。他正眺望着这点亮光时 ,故事进入了尾声。

“圣·克莱尔就是地狱的恶犬 ,但他是只有教养的恶犬。当可

怜的默雷倒在他的脚下，躯体逐渐冰凉时，我敢发誓，圣·克莱尔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和健全。尽管世人都指责他最后失败的一战，但正如凯斯上尉所说，这位伟人在他一生所取得的无数辉煌胜利中，从来也没有像在最后失败的一战中那样伟大！他冷峻地注视着宝剑，擦去了宝剑上的血污，这时他才发现剑尖在刺穿那位少校后背时，已折断在他的身体内。他像透过俱乐部的玻璃窗一样安详地注视必定会发生的事。他知道人们将会发现这具无法解释的尸体，将取出这无法解释的剑尖，将注意到那无法解释的断剑。他杀了人，但无法把它藏匿起来。

但他急中生智——还存在着惟一的出路。他可以让这具尸体得到解释。他可以制造一座尸体之山，把这具尸体掩盖住。于是，二十分钟以后，八百名英国壮士。”

冬季的黑树林后面那缕温暖的光线越变越大，越变越亮。弗兰勃迎着光明大步走去。布朗神父也加快了脚步，但他似乎还沉浸在他讲的故事里。

“有如此英勇的上千名英军，他们的指挥官又如此有天才，只要他们立即抢占山头，虽然是这次疯狂的进军但他们仍然有可能碰到好运气。但那个罪恶滔天的家伙把部下当作手中的玩物，他有自己的逻辑，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必须停留在桥边的沼泽地里，至少要到英国人的尸体在那里已不成为稀罕东西的时候。最后还有精彩的一幕。军中这位白发如银的圣者为把剩下的人从敌人的屠戮下拯救出来，他居然会献出他的断剑，向敌人投降。哦，这支即兴曲编得真是美妙绝伦！但是我想（虽然我还不能证实）就在他们停留在那血腥的泥潭中时，一定有人在怀疑、在思索。”

他沉默片刻，又说。“天上有一种声音告诉我，那个猜到真相的人就是那个恋爱中的人……即准备和将军的女儿结婚的那个人。”

“那么关于奥里维亚绞死将军的事情呢？”弗兰勃问。

“奥里维亚部分出于骑士精神，部分由于政策考虑，几乎从不带着战俘行军，”叙述者解释道。“通常他总是把战俘全部释放。这次也不例外。”

“除了克莱尔特军外的每一名战俘。”大个子纠正他说。

神父说：“我说的是每一名。”

弗兰勃皱着眉头说：“我还没有完全听懂。”

“还有另一幅图画呢，弗兰勃，”布朗更加神秘地低声说。“我不能证实，但我相信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我能清楚地看到这幅图画：早晨，巴西军队拔寨而起。穿着巴西军服的士兵排成纵队准备出发。奥里维亚身穿红色衣服，手拿宽边帽站在那里，他黑色的长须迎风飘动，他向刚被他释放的伟大敌手告别——那位身经百战，须发皆白的英国军人以自己部下的名义向他致谢。残余的英国军人在他身后立正，旁边是准备撤退用的军需品和车辆。战鼓隆隆，巴西人出发了；但英国人仍像雕像般站在原地。直到敌人的声音和影子在热带的地平线外消失。然后，他们像死人复活似地立即改变了位置，五十张脸带着永远难忘的表情或者说是仇恨的表情同时转向了将军。

弗兰勃蹦了起来。“呀！”他喊道。“你的意思别是——”

“是的，”布朗神父用低沉而动人的声音说。“是一只英国人的手把绞索套在圣·克莱尔的脖子上，我相信这正是那只将军女儿戴上戒指的手。正是英国人用手把他拖去吊在那棵象征耻辱的树上。这些英国人曾经崇拜过他并追随他去夺取胜利。正是英国人（愿上帝饶恕我们大家）一面看着他的身子在异国的这棵作为绞架的绿色棕榈树上摇晃，一面满怀憎恨地祈求他早日进入地狱。”

当他俩登上山岗，就望见强烈的红色灯光从一家挂着红窗帘的英国旅馆里射出来。这个旅馆就在路边一条岔道上，似乎在昭

示着它无限的好客。它的三扇门都开着,正在迎接来宾。人们在夜间的欢声笑语一直传到他们站立的地方。

“用不着再对你多讲什么了,”布朗神父说。“他们在旷野里审判他并把他绞死,然而,为了英国的荣誉和他女儿的名声,他们发誓把卖国贼的钱袋和刽子手的剑尖永远埋藏。也许——上帝保佑他们——他们甚至想把这一切统统忘掉。啊,我们要去的旅馆总算到啦。”

“我真打心眼儿里高兴,”弗兰勃说,他大步流星地走进明亮、热闹的旅馆,突然他倒退一步,几乎摔倒在地。

“看这儿!真正活见鬼!”他高喊着,僵硬的手指着挂在入口处上边的那个方形木头招牌。上面粗拙地画着剑柄和折断了的剑身,并用仿古的字体写着“断剑旅馆”的字样。又是断剑!神秘的断剑!

“你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吗?”布朗神父和蔼地对他讲。“他是本地的神明,有一半旅馆、公园、街道都是以他和他的事迹命名的呢。”

“我想我们总得把这个瘟神打发掉啦,”弗兰勃大声说,并对过道淬了一口唾沫。

“你永远没法把他从英国打发掉,”神父低垂着双眼,“只要金石不销铄,他的大理石雕像在今后几个世纪还将永远影响自豪的、天真纯洁的孩子们的心灵。他的乡间陵园还将作为忠于祖国的象征散发出百合花般的芬芳。千百万人将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他,还将像爱父亲一样地爱他,而少数几个了解他的人则把他视作粪土。他将成为一位圣者,他的真相永远不会被人说出,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不把真像说出去。揭穿秘密有许多好处,但也有许多坏处,一切报纸都会归于湮灭,反巴西的情绪早已成为过去,奥里维亚早就到处受人尊敬。但我对自己这样说。假如随便什么地方,在用金石建造的、会像金字塔一样长存的纪念物上,指名

诋毁克兰西上校、凯斯上尉、奥里维亚总统或者任何清白的人的名誉 ,那么我就有责任站出来说明真相 ,假如仅仅是圣·克莱尔受到不应有的赞美 ,我将保持沉默。”

他们走进的这家挂着红窗帘的小旅馆 ,不但舒适 ,而且内部设备十分奢华。桌上有一座圣·克莱尔陵园的银质模型 ,上面那颗银的头颅低垂着 ,还有一把折断的银剑。墙上挂着同一地点的彩色风景照片 ,照片上面还有轻便马车 ,满载前来朝拜的游人 ,他们坐在垫得柔软舒适的凳子上。

“来吧 ,天冷 ,”布朗神父说 ,“让我们喝点葡萄酒或是啤酒。”

“或者来杯白兰地 ,”弗兰勃说。

天主的锤子

勃隆塔村庄地处在陡峭的山上 ,这就使得村里教堂的高高耸起的塔顶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小山的山峰了。教堂的下面有一间铁匠铺 ,整天炉火熊熊 ,满地都是铁锤和铁屑。铁匠铺的对面 ,再穿过一个鹅卵石铺成的凸凹不平的十字路口 ,就是这里的惟一家小酒馆——“蓝野猪。”在这个十字路口 ,一对兄弟在晨光曦微之际相遇了 ,他们交谈了起来。尽管一个才开始一天的生活 ,而另一个则刚刚结束一天的生活。教士大人威尔弗雷特·博隆正非常虔诚地开始一丝不苟的晨祷或沉思 ,而他的哥哥陆军上校洛曼阁下 ,则没有一丝的虔诚之心 ,他穿着睡衣坐在蓝野猪酒馆外的长椅上喝酒 ,就连具有哲学思想的观察家也难以判明这是星期二的最后一杯 ,还是星期三的第一杯。上校的生活并不严谨。

博隆家族堪称世家 ,是为数不多的几家能够上溯到中世纪的贵族之一 ,他们家族的旗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巴勒斯坦的标记。但如果认为这样的家庭仍须敬重骑士时代的传统 ,那就非常荒谬。除了穷人之外已几乎没有人保留这些传统了。贵族不照传统生活 ,而按照流行时尚生活 ,这已经是非常流行的事情了。博隆家族曾有安妮女王时代“德望兼备”的莫霍克方式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马斯伯斯。但是 ,和不止一家的真正古代贵族一样 ,在近两百年内他们已堕落成酒鬼和腐化的花花公子 ,甚至发展到流传着许多难听的流言蜚语的地步了。当然 ,在上校无度追求享乐的过程中 ,几乎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人情味。他那种长期鬼混到凌晨才回家的恶习 ,与他失眠时的恐怖而清醒的状态有关。他雄壮而健美 ,尽管上了年纪 ,却还出人意料地保留着一头金发。

他生来就是一个白肤金发、体魄如狮般的男人，蓝色眼睛因深深地凹陷而显得更黑，而且两只眼睛也靠得太亲密了一点。他蓄着两撇长长的黄色胡髭，在胡髭两旁，从鼻孔到下巴处有一道褶皱或者说是皱纹，使他的脸上似乎嵌入了一丝永远不褪的嘲笑。他在睡衣的外面套上一件奇特的淡黄色外套，而那外套看起来更像是一件极轻的睡袍。他在后脑勺处戴着一顶奇怪的、亮绿色的宽边帽子，显然是随意购置的东方饰品。他为自己能以这种不同凡响的穿着而自豪，为他超群出众而自豪。

他的弟弟，一位助理教士也有一头金发和完美的体形。但他把黑衣服扣得严严实实，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举止文雅而又十分矜持。他似乎只为宗教而活着；但有些人说（特别是长老会教友和那些铁匠），那是因为他喜欢哥德式建筑，而不是对天主的热爱，而他那种幽灵一样出没于教堂的做法，只不过是对美的另一种更纯洁的病态渴求。而这种家族的病态式的饥渴，也在驱使着他的哥哥疯狂地沉湎于女色和美酒。这种指控虽然不妥，但教士实际的虔诚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这种指控大多是因为对教士单独秘密祷告的无知的误解。因为人们常发现他不是跪在祭坛前祷告，而是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如在地下室里、在廊台上、甚至在钟楼里。当他碰到他哥哥时，他正穿过铁匠铺的院子走入教堂。他看到他哥哥那深陷的双眼也盯向了同一个方向。教士停下来，微微皱了下眉头。他绝不会勉强地使自己认为上校会对教堂感兴趣。这儿只有一座铁匠铺，而且铁匠是一个清教徒，不是他的教民。但威尔弗里特·博隆教士仍听到了一些美丽而有名的铁匠妻子的丑闻。他穿过小棚，投去了不安的一瞥。上校哥哥站起来，笑着跟他说话。

“早上好，威尔弗里特，”他说，“我正像一个称职的地主一样日夜地监视我的雇农，我正打算去拜访铁匠。”

威尔弗里特盯着地面说：“铁匠碰巧不在家，他在格林福德。”

“我知道，”上校哥哥平静地回答，“这就是我拜访他的原因。”

“洛曼，”教士说着，双眼盯着路面的鹅卵石，“你害怕雷电吗？”

“什么意思？”上校问，“难道你对气象学感兴趣吗？”

“我的意思是，”威尔弗里特头也不抬地说，“你想过天主可能将你劈死在街上吗？”

“再说一遍，”上校说，“我看你的爱好是民间传说了。”

“我知道你的爱好是亵渎神灵。”信教者弟弟天性中爱生气的特质被激发了，他立即反驳，“就算你不怕天主，但是你也早该有更好的理由害怕人。”

哥哥优雅地扬扬眉毛。“害怕人？”他说。

“铁匠塔恩兹是周围四十里中最强壮的男人。”教士严肃地说，“我知道你不是胆小鬼，也不是黄毛小子，但他能把你摔到墙上去。”

这次反击很彻底，因为这是事实。陆军上校的嘴巴上那条永恒的像是微笑的皱纹变得更深更黑了。有一瞬间他呆呆地站着，保持着脸上的那丝嘲笑。但一会儿博隆上校天生的乐观性格又恢复了，他笑了，露出黄色胡子下的两颗狗一样的门牙。

“如果那样的话，我亲爱的威尔弗里特。”他毫不在意地说，“那博隆家族的最后一个人就应戴着部分盔甲出来才算是明智了。”

他摘下头上那顶奇怪的涂满绿色的圆帽，让他弟弟看那用钢条箍成的边角。威尔弗里特认出那根钢条实际上曾是挂在旧家族墙上的一个轻型头盔上的，头盔是在日本或中国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

“最先献上的，”他哥哥漫不经心地解释道，“总是最亲近的帽子——和最亲近的女人。”

“铁匠总是在格林福德，”威尔弗里特平静地说，“但他总是会

突然地回来。”

他说着转身低头走进了教堂，一边用手在胸前画十字，就好像希望摆脱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他迫切地想走进高高的哥德式修道院，在凉爽的晨景中忘掉这样卑鄙的事情。但是，那天早上他的例行宗教活动注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当他走进教堂时（在那段时间里教堂总是空荡荡的），一个跪着的影子突然站起来，向门口的晨光走去。

村里的白痴绝不会出现在早祷的人群中，他是铁匠的侄子，他绝不会也绝不可能关心教堂或其他东西。他一贯被称为“疯子乔”，好像没有其他名字。他皮肤黝黑、身体强壮却无精打采，虽然他正值青春年少，他有一张呆滞苍白的脸和一头黑而直的头发，嘴巴总是张开着。在经过教士身边时，他幼稚的脸没有泄露他刚才做了什么，或想了什么。以前教士从不知道他也会祷告，现在他做了怎样的祷告？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祷告。

威尔弗里特·博隆生了根似的钉在那儿，直到看到那白痴走入阳光中，甚至看到他放荡的哥哥用一种伯父般的滑稽方式向他打招呼。他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上校带着一副想打他耳光的严肃神情，将几便士扔进乔张开的嘴里。

这幅阳光下的丑陋画面充满了尘世的愚蠢和残忍，最终将修道士送入灵魂净化和新思想的祷告之中去了。他走向游廊里的一只靠背长椅，那椅子正放在他最忠爱的、总能使他灵魂安静下来的彩色窗户下面。那是一扇一角有百合花图案的彩色窗户。在那儿，他渐渐忘掉那个鲁钝的人，他生动的脸和像鱼一样张开的嘴巴。他也渐渐忘掉了他邪恶的哥哥和他在可怕的饥渴中像醉汉一样摇摇摆摆的步伐。他越来越深的陷入那银白色的花朵和蔚蓝色的天空组成的冰凉而甜蜜的色彩之中。

半小时后，村里的补鞋匠吉布斯在这儿找到了他，补鞋匠是被人匆匆地打发来叫他。他迅速地准备随他离开。因为他知道，

若不是什么大事,吉布斯绝不可能到这儿来。村里的补鞋匠和许多其他村子的补鞋匠一样,是个无神论者,他在教堂的出现,是一个比疯子乔的出现还更加不可想象的事。这是一个充满神秘的清晨。

“什么事?”威尔弗里特·博隆很冷淡地问,他伸出颤抖的手去拿帽子。

令人惊讶的是,吉布斯开口说话时,带着一种尊敬。如果充分想象的话,甚至是一种干巴巴的同情的腔调。

“你必须原谅我,先生,”他哑着嗓子低声地说,“但我们认为不让你知道是不对的。恐怕有一桩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先生。恐怕你哥哥……”

威尔弗里特握紧了松垂的双手。“他又干了什么恶作剧?”他带着不经意的而又很愤怒地大吼。

“啊,先生,”补鞋匠咳嗽着说,“恐怕他没做什么,将来也不会再做什么。我恐怕他是完了。你真的最好马上下来,先生。”

助理教士跟着补鞋匠下了一段不长但很曲折的楼梯,到了一个比街面略高的入口。博隆一眼就看到了悲剧的现场,它刚好像一张说明图一样平摊在下面的街道上。铁匠铺的院子里站了五六个人,只有一个穿着巡官的制服,其余的都穿着黑衣。他们中有医生,有长老会的神父,还有铁匠妻子所属的罗马天主教的神父。罗马天主教的神父正用又快又低的声调说话,而这个一头金黄头发的美妙的妇人正坐在椅子上断断续续地啜泣。在这两群人之间,刚好在堆放铁锤的地方躺着一个身着睡衣、四肢伸展、脸部拉长的人。从上面的高度,威尔弗里特就能看清楚他服装和外表的每一部分,甚至他手指上的博隆家族的指环;但他的颅骨却像经受了巨大的冲击而四散飞溅开来。

威尔弗里特·博隆只看了一眼,就快步跑下来进入小院。他的家庭医生向他打招呼,他都没有理会,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

哥哥死了。这是为什么？真可怕，真不可思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阵难堪的沉默。一会儿，现场性格最爽快的补鞋匠回答道：“太可怕了，先生。”他补充道，“但并不是不可思议。”

“你什么意思？”威尔弗里特问，他的脸色苍白。

“很简单，”吉布斯回答道，“周围四十里中，只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猛烈地一击，而且他也是最有权利这样做的人。”

“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无依据的推断，”医生，一个身材高大满脸黑胡须的人不安地插话说，“但那一击的质量足够让我支持吉布斯先生的观点，先生。那是难以置信的一击。吉布斯先生说这个地区只有一个人能做到。我本应告诉自己没有人能做到。”

一阵迷信的颤抖掠过神父单薄的身子。“我很难理解。”他说。

“博隆先生，”医生低声说，“隐含的事实本身让我估计不透。如果说头盖骨像蛋壳一样破得粉碎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嵌入身体和地面的骨头粉末就像子弹嵌入松软的土中。这是一只巨人的手。”

他好一会儿没说话，而他的双眼从眼镜片后严肃地看着他，然后补充道：“这事有一个好处——从一开始就开脱了许多人的嫌疑。如果你我或国内一些常人被指控这项罪名，我们会被无罪开释，就像一个婴儿被免除偷盗罪名一样。”

“我所说的是，”补鞋匠固执地重复，“这儿只有一个人能做，他也是惟一可能这样做的。铁匠斯德恩·卡恩斯在哪儿？”

“他在格林福德。”神父声音发颤地说。

“更可能在法国。”补鞋匠小声补充了一句。

“不，他不在那样远的地方，”一个低微的没有什么生气的声音说。小个子的罗马天主教神父加入了这个圈子。

“事实上，现在他正走在路上。”

虽然这位小个子的神父长相并不使人感兴趣，一头棕色的短发和一张表情僵硬的圆脸，但在那样的场合，即使他像阿波罗一样俊美也没有人注意他。每个人都回过头来盯着下面蜿蜒穿过平原的小路。确实，铁匠卡恩斯正迈着他那独特的大步，精力充沛地走来，肩头上还扛着一把大锤。他骨骼突出，体形庞大，眼睛又深又黑，目光凶狠，还有浓密的络腮胡。他边走边和两个男人说着话。尽管他并不特别兴奋，但他至少看上去好像心情很愉快。

“我的天主，”不信神的补鞋匠嚷道，“那就是他行凶的铁锤！”

“不，”看起来很明智，拥有沙色胡鬃的巡官第一次开口道，“那儿才是他杀人的锤子，在教堂的墙边。我们已将现场保护起来了。”

人们都四处打量，那个矮小的神父走到锤子落下的地方默默地看着不出一声。这是一把最小最轻的铁锤，把它混在其他的锤子中一点都不会引起人的注意的，但它的边上却留有杀人的最好证据——鲜血和黄头发。

一阵沉默后，神父没有抬头，他用低沉的声音诉说着新的发现，“吉布斯先生很可能搞错了，”他说，“他认为这儿没有不可思议之处。这儿充其量有一个谜，为什么如此一个庞然大物竟用这样小的锤子作这样凶残的一击？”

“哦，别管这个，”吉布斯着急地嚷着，“我们把斯德恩·卡恩斯怎么办？”

“别管他，”神父镇静地说，“他自己会来。我认识和他一块儿的那两个人。他们是格林福德的好小伙子，他们是为了长老会堂而来的。”

就在他说话时，高大的铁匠转过教堂拐角，踏入自己的院子。他直直地站在那儿，锤子从他手里落下。巡官立即走到他面前，仍保持着无可非议的礼貌。

“我不想问，卡恩斯先生，”他说，“你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不必说什么，我也希望你不知道而且能证明你不知道，但我必须以国王的名义，以谋杀陆军上校洛曼·博隆的罪名将你逮捕归案。”

“你什么也不必说，”补鞋匠爱管闲事地兴奋地说，“他们已经证明了一切，还没有证明的是那个脑袋开花的人是不是博隆上校。”

“那是站不住脚的，”教士身边的医生说，“那不是侦探故事。我是上校的医生，我比他更了解他的身体。他的手长得很好，但很特别——第二个手指和第三个手指一样长。哦，那足够证明这个人是上校。”

当他瞥向那脑浆涂地的尸体时，呆立不动的铁匠鹰一样锐利的双眼随跟过去，停在尸体上。

“博隆上校死了吗？”铁匠冷漠地说，“那么说他下去见上帝了。”

“什么也别说！哦，什么也不用说。”不信神的补鞋匠满腔兴奋地嚷着，沉浸在对欣赏英国法律制度的狂喜中，因为没有人能像现实主义者那样成为守法者。

铁匠从肩上瞥向那张威严而狂热的脸。

“你们这些异教徒最好像狐狸一样避开法律，因为你们是如此地喜欢法律，”他说，“但天主能保护他自己的臣民，就像你今天将看到的一样。”

接着，他指着上校说：“这条狗是何时死于它所犯的罪行的？”

“请注意你的用词。”医生说。

“假如圣经能注意它的措辞的话，我也会注意的。这条狗是什么时候死的？”

“今天早上六点我还看到他。”威尔弗里特·博隆以不安的声音说。

“天主太好了，”铁匠说，“巡官先生，我绝没有任何拒捕的意思，但你也许并不想逮捕我。我并不介意在我离开法庭时没有在道德上留下任何污点，但你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是否会在你离开法庭时在你的事业中遇到一个可怕的障碍。”

顽固的巡官第一次瞪着双眼看着铁匠，其他人也看着他，只有矮小奇怪的神父仍在观察那把让上校送命的小锤。

“铁匠铺外站了两个人，”铁匠艰涩但明智地继续分析，“你们都知道，他们全是格林福德行为端正的生意人，我们在复苏布道团的会议室坐了一整夜，我们迅速地拯救了灵魂，他们能证明从半夜前直到黎明都看到我。在格林福德有二十个人能证明那段时间我在那儿。如果我是一个异教徒，巡官先生，我将让你的名誉从此毁于一旦，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一个机会问问你愿意此刻，还是愿意在法庭上听我的不在现场的证据。”

巡官第一次显得有些窘迫，他说：“当然我很高兴能当众，还你一个清白。”

铁匠以同样的轻松，大踏步地跨出院子，回到他来自格林福德的两个朋友那儿，他们确实是现场几乎每一个人的朋友。两人都说了几句话，没有人想到怀疑他们。当他们言辞恳切地保证卡恩斯的清白时，就好像是在说大教堂就矗立在他们的上方一样肯定。

又一阵沉默罩住了这群人，这种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显得更奇怪，更令人难以忍受。感觉中仿佛有几丝疯狂，要拼命地想使交谈进行下去。助理教士对主教神父说：

“你似乎对那把锤子很感兴趣，布朗神父。”

“是的，”布朗神父说，“为什么只是如此小的一把锤子？”

医生迅速地转过身面向他。

“的确，太对了，”他叫道，“这儿附近放着十倍大的铁锤，谁会

用这样小的铁锤？”

然后他压低声音在助理教士耳边说：“只有那些不能举起大铁锤的人。这不是两性之间力量和勇气的问题，这是肩膀的举重力量的问题。一个勇敢的女人能毫不费劲地用很轻的锤子杀人，但她却不能用重锤杀死一只甲虫。”

威尔弗里特·博隆带着一副被催眠的恐怖神情瞪着他，这时候，布朗神父微微将头偏向一边，饶有兴致地凝神倾听。医生用更嘶哑的声音强调说：

“为什么那些白痴总认为痛恨妻子情人的人一定是妻子的丈夫？十之八九最恨妻子情夫的人正是妻子本人。谁知道他带给她多少耻辱和背叛。”

他向长椅上的红头发女人作了一个简洁的手势。她最终抬起了头，精致的脸上泪迹已干，但是她目光炯炯地死盯着那具死尸，眼中有白痴般的神色。威尔弗里特教士无力地挥挥手，似乎想要挥去探究的兴趣，但布朗神父一边拂去袖子上炉中飞出的灰尘，一边漠不关心地说：

“你就同许多医生一样，”他说，“从精神科学看，你确实能找到联想的依据。但从身体条件看，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同意夫人比原告更想杀死通奸者。我也同意她们总选择小锤，而不是大锤。但困难在于身体条件不可能。没有一个女人有这样的天神力将男人的头颅打得碎如泡沫，”停顿了一下，他沉思着补充道，“这些人完全没有了解情况。这个人实际上戴着铁盔，而那一击将头盔也像玻璃块一样给粉碎了。再看看那个女人，看看她的手臂。”

沉默再度降临在他们周围，后来医生恼怒地说：“哦，我也许错了，所有的理由都不成立。但我固执地坚持的是：如果能用大铁锤，只有傻瓜才会选用小铁锤。”

听到这些，威尔弗里特把干净的颤抖的双手放在头上，似乎

想抓下他黄色的短发来 ,片刻之后他把手放下 ,叫道 :“你说出了我还想说的话。”

接着他压抑了一个激动的情绪说 :“你说的是 ‘只有白痴才会选用小锤子’。”

“是的 ,”医生说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

“接下来 ,”助理教士说 ,“这 ,就是一个白痴干的。”其余人的眼睛都齐聚在他身上 ,他像害了热病 ,用女人一般的语调煽动性地说。

“我是一个教士 ,”他声音颤抖不定地叫着 ,“一个教士不应该使人流血。我……我的意思是我不会将任何人送上绞架。我感谢天主让我现在清楚地看到了罪犯 ,因为他是一个不会被绞死的罪犯。”

“你不控告他吗 ?”

“就算我控告他 ,他也不会上绞架 ,”威尔弗里特回答道 ,脸上有一种快乐而奇特的狂野的笑容 ,“今天早上我走进教堂时 ,发现一个疯子正在祷告。可怜的乔 ,他一生都痴痴癫癫的 ,天主才知道他祷告了些什么 ;有了这件奇特的事 ,就不难相信他们的祷告是混乱的 ,很可能一个疯子杀人前会进行祷告。当我最后看到乔时 ,他正和我哥哥呆在一块儿 ,我哥哥正在捉弄他。”

“啊 !”医生叹道 ,“这是最后的谈话。但你怎样解释。”

威尔弗里特教士几乎因他窥见的事实而浑身发抖。“你没发现 ,你没发现 ,”他狂热地嚷着 ,“这不是包含两桩奇怪的事 ,两个谜的答案的惟一推论吗 ? 小锤子和重重一击之谜。铁匠也许能有这样猛烈的一击 ,但他不会选这样小的铁锤 ;他的妻子可能选择小铁锤 ,但她没力气做这样的猛烈一击 ,但疯子可以两者兼顾。至于小锤子 ,哦 ,由于他疯 ,他可能胡乱地捡些东西 ,至于猛烈的一击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一阵突然发作的疯狂可能有比平常超出十倍的力量 ?”

医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 :“天啊 ,我相信你找到答案了。”

布朗神父长时间死死地盯着说话者眼都不转一下 ,就像要向人们证明 ,他瞪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灰色眼睛并不像他脸部其他部分一样无足轻重。当四周静下来时 ,他带着明显的敬意说道 :“博隆先生 ,你所提出的推论是惟一在各方面都站得住脚的 ,而且本质上毫无漏洞。因此我认为 ,根据我的确定无疑的知识来说 ,我应该告诉你那不是正确的推论。”说完这几句话 ,这位小个子男人走开去 ,又去盯着察看那把锤子。

“那家伙似乎知道的比他应该知道的多 ,”医生带着些许怒气对威尔弗里特说 ,“那些天主教神父非常狡猾。”

“不 ,不 ,”博隆带着一种极端的疲倦说 ,“是疯子干的 ,是疯子干的。”

由两个神职人员和医生组成的圈子 ,本已脱离了由巡官和他逮捕的嫌疑犯组成的更具官方性质的人群。然而现在 ,由于他们的圈子已分散开来 ,他们就听到了别人的声音。当神父听到铁匠大声地解释什么时 ,他默默地抬起头 ,随即又垂下头去。

“我希望我已经说服了你 ,巡官先生。我是一个强壮的人 ,就如你所说 ,但我不能从格林福德把我的铁锤砰地扔到这儿。我的锤子没长翅膀 ,它不能靠某种神力越过篱笆和田野 ,飞行半公里。”

巡官和蔼地笑了 ,他说 :“不 ,我想你可以消除嫌疑 ,尽管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奇怪的巧合。我只想求你尽力帮我们找到一个像你一样又高又壮的人。天啊 ! 仅仅是帮我们捉住他 ,你可能就很有用了 ! 对于谁是凶手 ,我想你自己也没有什么想法吧 ?”

“我有一个猜想 ,”脸色苍白的铁匠说 ,“但凶手不是男人。”接着 ,他转过去注视着长椅上的妻子 ,把巨大的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说 ,“也不是女人。”

“你说什么？”巡官开玩笑地问，“你不会认为是奶牛用锤子杀人吧，是吗？”

“我认为没有一个拥有血肉之躯的人能使用那把铁锤，”铁匠强压声调说，“严格地说，我认为这个人是自杀。”

威尔弗里特突然朝前移动了一步，双眼发光地盯着他。

“你是想说，卡恩斯，”补鞋匠尖锐的声音响起来，“铁锤自己跳起来把人敲倒？”

“哦，你们这些绅士可能会因为这事有多么不可理解而暗自窃笑。”卡恩斯叫道，“正是你们这些教士，在星期天告诉我们天主在怎样的寂静中袭击了西拿基立。我相信万能的天主在无形中隐隐地游荡在每一间屋里，保卫我的名誉，让亵渎神灵者死在它的面前。我相信这一击的力量正是天庭发威的力量，绝不比任何地震逊色。”

威尔弗里特用极其难耐的声音说：“我自己也提醒过洛曼当心雷电。”

“那么罪犯就超出了我的管辖范围。”巡官脸上带着一丝微笑说。

“但你自己没有超出‘他’的管辖范围，”铁匠回答道，“你得当心。”然后，他转过身影，走进房内。

颤立不安的威尔弗里特被布朗神父领走了，布朗神父对他很随便，也很友好。“让我们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博隆先生，”他说，“我能参观你教堂的内部结构吗？我听说这是英国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我有兴趣，你知道，”他扮了一个滑稽的鬼脸，“对英国教堂。”

威尔弗里特·博隆并没有笑，因为幽默不是他的优点。因为对那些比长老会教徒铁匠和无神论者补鞋匠更有共鸣的人，他有足够的准备去向他们讲述哥德式建筑的辉煌。

“当然，”他说，“让我们从这边进去。”他指着楼梯顶端高高的

侧门。布朗神父跟着他登上第一级阶梯时,突然感到肩上有一只手,他转过身,看到原来是医生。只见他的面孔显得更加黝黑,更加阴云密布。

“先生,”医生急躁地说,“你似乎知道这桩罪恶的底细,我可以问问,你会把它们视为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啊,医生,”布朗神父愉快地笑道,“从事我这个职业的人,当他对秘密不能确定时,那就是保守秘密的最好理由了,而当他确定了某个秘密时,一贯形成的职业道德又会反过来使他保守秘密。如果你认为我对你或其他人有所保留,我会在不能坏我习惯的情况下,可以给你看两条有助于你看清案情的线索。”

“哦,先生?”医生沮丧地说。

“第一,”布朗神父缓缓地说,“这件事完全在你的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它与身体状况有关。铁匠错了,但并不是错在他说那一击有可能来自天主,而是错在他肯定地说那一击是奇迹。医生,要说作为凶手的人竟拥有古怪的、不道德而半英雄的心肠,那真算得是个奇迹了,除此之外,那一击也并不是什么奇迹,粉碎头盖骨的力量乃是科学家心目中非常权威的力量,那种力量是最有争议的自然法则。”

医生皱了皱眉,专注地看着他,只说:“那另一条线索呢?”

“另一条线索是这样的,”神父说,“你还记得铁匠吗?尽管他说过他相信奇迹,但您还记得吗,他却说到他的锤子不可能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过半英里的路程,就像发生在神话故事里那样。还有他的口气中还带着十分的轻蔑?”

“是的,”医生答道,“我记得。”

“哦,”布朗神父哈哈大笑,接着补充道:“但那个神话是到今天才听说的最接近于事实真相的神话。”说完,他转身迈着沉重的步伐,跟着助理教士登上了台阶。

威尔弗里特教士脸色发白,不耐烦地等着,仿佛稍微的等待

都将超过他的神经的最后忍耐极限。他立即便将神父带到他最喜欢的游廊的一个角落,那地方最靠近雕花天棚,光线能透过带角的奇特窗户照射进来。小个子的天主教神父不知倦怠地观察着,赞扬着每一样事物,一直兴奋但低声地说着话。他发现了边门和盘旋而下的楼梯,威尔弗里特就是在这儿冲出门去看到了哥哥的死亡现场。布朗神父没有向下走,而是像猴子一样灵巧地攀援而上。然后他的清晰的声音从顶上的露天平台上传了过来。

“到这儿来,博隆先生,”他大叫,“这儿的空气对你有好处。”

博隆跟着他,来到教堂外的石头游廊或者说阳台上,在这儿可以看到一至绵延到天边的平原,平原上小山矗立,树林一直延伸到紫色的地平线,中间点缀着村庄和农场,在他们脚下,清清楚楚、方方正正的小院子正是铁匠的院子,巡官仍站在那儿做记录;事实则仍像粉碎的苍蝇一样躺着。

“那像是世界地图,不是吗?”布朗神父说。

“是的,”博隆非常严肃地点了点头,说道。

恰好在他们下面和周围,哥特式建筑的轮廓仿佛自杀那样令人厌恶地一下子坠入空虚。在中世纪的建筑中,本质上有一种巨人泰坦般的力量,无论从哪个方面观察,它总像一匹发疯的烈马脱缰而出。这座教堂曾经由古代埋藏已久的石头开凿而成,一些蘑菇像胡子一样嵌在石头上,一些鸟窝也点缀着教堂,然而当他们从下面仰望时,它像一条河一样倾泻下来。当他们像现在一样从上面俯瞰时,它就像飞泻直下的瀑布一样流入大海。因为塔楼上的两个人正和哥特式建筑最可怕的一面呆在一起。恐怖的透视和不成比例的画面,令人眩晕的远景,大的变小、小的变大的一幕,半空中混乱的石头,石头的每一部分都近乎于巨大了,但在与田野和农场的宣明地对照下,它们就显得遥远而渺小了。角落里雕刻的飞禽走兽看起来有点像行走的或者是飞翔的龙,践踏下面的牧场和农庄,整个氛围是多么令人心惊胆颤,仿佛人已被庞

大的妖怪的翅膀所挟持并举到半空中，整个古老的教堂和大教堂一样高大、富丽，它像一场暴雨突降在阳光明媚的乡村。

“我想即使是祷告，站在这样的地方也非常危险，”布朗神父说，形成一定高度是为了让人仰视，而不是在高空俯瞰。

“你的意思是人可能会摔下去吗？”威尔弗里特问。

“我的意思是就算人的身体不摔下去，他的灵魂也可能堕落。”神父说。

“我几乎不懂你的意思。”博隆模糊不清地说。

“看看铁匠，譬如说，”布朗神父冷静地继续说道，“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基督徒——强硬、暴躁、决不宽恕，他信奉的苏格兰宗教由一些山上或高高的峭壁上祈祷的人组成，他们学着蔑视整个世界而不是尊重天堂，谦恭才是天才之母。人们在山中看到了巨大的事物，而在山上只看到小物体。”

“但他——他并没有杀人”博隆小声地说。

“是的，”布朗神父用奇怪的声音说道，“我们都知道他没有杀人。”

过了一会，他平静地将灰色的眼睛投向远处，继续往下说。“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说，“他开始也想象其他人一样在祭坛前祷告，但他越来越喜欢在又高又孤独的地方祷告，在塔楼的角落、壁龛前祷告，而一旦到了这令人晕眩的地方，整个世界都几乎像轮子一样在他脚下飞转，他的思绪也开始飘忽不定，他以为他就是天主。因此尽管他是个好人，依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威尔弗里特转开脸，但当他紧紧地抓住石护栏时，骨骼突出的手青筋全缘紧突出来了，变得一阵青一阵白。

“他认为天主赋予他权利审判世界，击倒罪人。要是他和其他人一样跪在地上祷告的话，他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他看到所有的人都像昆虫一样爬来爬去，他尤其看到下面有一只昆虫走得如此趾高气扬，如此傲慢无礼，还很显眼地戴着一顶绿帽子，这

一切都像一只毒虫子在咬着他的心。”

白嘴鸦哇哇地盘旋在钟楼的角落。没有其他的动静，布朗神父继续往下讲。

“还有一样东西诱惑着他，那就是他手里拥有的自然界最可怕的动力，我是说重力，物体一旦放松就会朝地球中心方向飞去，从而形成一种疯狂快速的冲击力。看，巡官正在我们下面的铁匠铺里踱步，如果我从这个护栏向他抛去一块鹅卵石，它就会像子弹一样击向他。如果我扔下一把铁锤，甚至是一把很小的铁锤。”

威尔弗里特·博隆朝护栏外跨出一条腿，布朗神父立即揪住他的衣服。

“不要走这扇门，”他温柔地说，“这扇门就是死亡之门。”

博隆踉踉跄跄地走回墙边，惊恐万分地望着他。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他大叫，“你是魔鬼吗？”

“我是一个人，”布朗神父严肃地说，“因此我心中有所有的邪恶，听我说，”他顿了一下，说道，“我知道你干了什么，至少我能猜出大部分，你离开你哥哥时，被一种并非不正义的狂怒牵制着，你被折磨得甚至抓起了一把小锤，想因他满口污言秽语而杀死他，然而你退缩了，把小锤藏入你的上衣里，冲进了教堂。你疯狂地在许多地方祷告，在角窗下，在上边的平台上。正是在那高一点的平台上，你看到上校东方风格的帽子像绿甲壳虫一样四处乱爬，然后一种异样的但不知是什么的东西遮住了你的灵魂，你抛下了天主的雷电。”

威尔弗里特把软绵绵的手放在头上，低声问：“你怎么知道他的帽子看起来像绿甲壳虫？”

“哦，那个，”布朗神父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说，“那是常识，但听我说下去。我说我知道了一切，但没有其他人知道，另一步就看你的了，我不再有所行动，我将为你保密，就像对忏悔保密一样。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那有许多原因，但只有一点与你有关。我替

你保守秘密是因为你并没有像暗杀者一样错得太离谱。当很容易地可将罪名推给铁匠时 ,你没有 ,能轻易地推给他妻子时 ,你也没有 ;你只是将罪行推给白痴 ,因为你知道他不会因此而受罚。这是我查案过程中的惟一亮点。现在下去 ,回村里去 ,你尽管自由自在地做你的事情 ,因为我已说了我最后的话。”

在一阵苦涩的沉寂中 ,他们走下盘旋的楼梯 ,重新走入铁匠铺里那阳光灿烂、众所瞩目的地方。威尔弗里特·博隆 ,轻手轻脚地打开院子木门的门闩 ,走到巡官面前说 :“我自首 ,是我杀了我哥哥。”

狗的启示

“对，”布朗神父说：“我一直喜欢狗，只要这个字不是倒着拼写的。”

谈话中反应特别快的人在听话时也不一定总能反应过来。布朗神父的朋友和伙伴名叫卡因斯。他为人热心，头脑灵活，故事也多。一双蓝眼睛闪闪发光，像宝石般好看，梳理得光滑整齐的金发服服贴贴地贴在后脑勺，仿佛是他漫游世界时被风吹成了这个样子的。神父讲的话意思很简单，但他还是无法理解。由于一时弄不明白，他的滔滔不绝的谈论竟一下子给打住了。

“你的意思是人们过分重视狗？”他问道，“唉，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认为狗是神奇的动物，有时我想，狗知道的事比我们人类知道的多。”

布朗神父什么也没说。只是半出神地抚摸着客人带来的那头猎犬的脑袋。

“嗯，”卡因斯不管别人地热衷地说下去，“我来找你是为了一件人们称为‘隐形谋杀’的疑案。你知道，这件案子牵扯上一条狗。是一个奇特的案件，但以我的经验看来，那条狗才是案件中最奇特的角色。当然，罪行本身也是神秘之极的。老格鲁斯怎么会独自一个人呆在花园凉亭里，让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给神秘地杀害呢？”

布朗神父停下对狗的有节奏的玩逗，平静地说道：“哦，是在花园凉亭里，是吗？”

“我还以为你在报上早已读过了有关案件的报道了呢？”卡因斯回答说，“等等，我想我带来了一份剪报，你可以全面了解一下

此案的始末。”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上剪下来的新闻报道，递给神父。

神父用一只手接过剪报然后贴近他闪烁的眼睛，开始阅读；另一只手继续下意识地抚摸着狗。好像他两只手不是一个人的似的，做着两件互不相干的事。

报纸对案件是这样叙述的：

“有许多神秘故事讲到人在门窗紧闭的且别人无法进出的房间里被人谋杀。凶手杀人后安然逃走，门窗依然紧闭。经过仔细检查，绝对没有可以进出房间的其他办法。如今这种故事在约克郡海岸上的克兰斯顿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人们发现格鲁斯上校被人用匕首从背后刺死。但现场却找不到匕首，而且在附近一带也没找到。

“他死在自己宅院的花园凉亭里，凉亭只有一个进出口，是普通的门道。从进出口可以向下望到通往住房的花园小路，也就是说凉亭位置稍高，从花园的各个角落都可以望见凉亭。凉亭在花园尽头，除了上述那个花园里人人可以望见的进出口之外，再没有其他通道。花园小路两旁是高大的翠雀树，小路一直通向凉亭进出口。任何人只能从这条小路走上凉亭。而只要有人从这条小路走上凉亭，就绝不可能不被发现。凑巧的是，案发时间前后，花园里，住房里都有人在，整个凉亭的进出口和小路都在人们的眼光注视之下。这些人对自己在案发时的所作所为，都可以彼此确证。凉亭里绝对没有其他人来过。

“被谋杀者的秘书卡旦克·佛洛伊克作证说，从格鲁斯上校最后活着出现在凉亭进出口到人们发现上校死了的时候，他一直处在可以俯视整个花园的位置上，因为他站在一架高高的双脚梯顶上，修剪着花园的树篱。

“死者的女儿珍丽特·格鲁斯证实这一点。她说，整个这段时间，她都坐在房间的露天平台上，看着佛洛伊克怎样工作。有关

这段时间的另一部分,又被她的弟弟唐纳德·格鲁斯证实。由于他起床晚,当时正穿着晨衣,站在他卧室的窗口向下望着整个花园。

“最后,这些陈述都符合瓦兰汀医生和奥布里·德里尔先生的陈述。瓦兰汀医生是上校的邻居,从医院里直接来拜访格鲁斯小姐和格鲁斯小姐谈了一会儿的话。据说,他在追求格鲁斯小姐。德里尔先生是上校的律师。他在凉亭里和上校讨论上校的遗嘱问题,上校亲自送他到凉亭进出口。显然,他是最后看到被害者活着的人。大概除了凶手之外就是他最后见着上校的了。

“大家一致认为事件发生的经过如下:

大约下午三点半,格鲁斯小姐走出住房去问他父亲什么时候喝茶。父亲说他等会再喝,要等德里尔先生来了才喝。他们约好的在凉亭会面。于是姑娘走了,在花园小路上遇到德里尔先生去凉亭见上校。大约半小时后,上校和他一起走到凉亭进出口。表面看来,上校健康如常,精神愉快。早上他还为儿子的作息时间而生气。但这时他的心情似乎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在这之前,上校还接见了其他客人,包括他这天特意请来并受到热诚接待的两个亲侄儿。但在整个悲剧发生的时候,这两个人在外边海滩上散步。他们提不出什么证词。

“不过,据说上校和瓦兰汀医生关系不怎么好,但是医生是特意来找他女儿的,认为他这次来是认真求爱的。

“德里尔律师说,他从凉亭出来之后上校是独自一人在凉亭里。这也由俯视整个花园的佛洛伊克所证实,没有一个人走过小路到凉亭去。

“十分钟过后,格鲁斯小姐又下楼到凉亭去。她还没走到小路尽头,就看到父亲躺在地板上缩作一团。她父亲穿着白色亚麻布上衣,特别显眼。她尖叫了一声,惊动了花园里其他人,他们都跑到她这里来。大家走进凉亭,发现上校已死,躺在他坐的柳条

椅旁边,椅子也翻倒了。瓦兰汀医生还没有走,他证实伤口是由某种匕首留下的印迹,从左肩肿骨旁刺进,一直刺穿心房。警方在附近仔细搜查过,但找不到这样一件凶器。”

“那么,格鲁斯上校穿着一件白色上衣喽,是吗?”布朗神父放下剪报问。

“是的,这是他在热带生活时早已养成的习惯。”卡因斯说,心中奇怪神父为什么特别注意上校的衣着,“据他自己说,他在那里遭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我想,他不喜欢瓦兰汀医生,可能多少与这个医生也来自热带有关。不过这都是个人琐事,报上的叙述相当准确。要说发现,我并没有发现这个悲剧。当时我在海边,和格鲁斯的两个年轻侄儿牵着狗散步。当然那条狗就是我说的与案件有关的狗。”

“怎样发现的?我虽然不在场,但我对报上描述的这个悲剧场面及背景却犹如亲身经历。蓝色花丛相夹的花园小路一直延伸到阴暗的凉亭进出口。律师穿黑衣服,戴丝质礼帽,从凉亭走下小路。秘书用剪刀在树篱上咔嚓咔嚓地剪着,他的一头火红的头发,在绿色树篱的上方显得格外刺眼。无论人们离他远近,都不会弄错他这一头红发。要是人们说这个红头发小伙子一直都在那里,你可以肯定他们不是说谎。秘书是个人物,整天愉快而兴奋,几乎没有喘息地工作,他无论给谁工作,都像他干园丁工作一样卖力。我想他是美国人,他有美国人的生活观,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生观吧。天主保佑他们。”

“律师人怎么样?”布朗神父问。

卡因斯沉默一会儿,然后开始讲下去。不过讲得连他自己都嫌太慢了。“我对德里尔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是单身汉。老是身着黑衣,几乎像个花花公子。但是你很难说他时髦,因为他蓄着两撇又长又密的黑色八字胡,那是维多利亚时代过后就很难见得到的。他面容和举止都显出优雅严肃,但他偶尔还记得对人微笑。

当他笑着露出白牙齿的时候 ,似乎失去一点尊严 ,显得有点谄媚的样儿。也许他只是有点惴惴不安 ,因为这时候他往往会不知所措地摆弄他的领带和领带别针。他总是保持着漂亮、与众不同。要是我能想到任何人 ,我绝不会……可整个事件都是那么令人难以相信时 ,又怎么能想得到呢?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 ,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干的。但是那条狗例外 ,整个事件只有它知道。”

布朗神父叹了口气 ,然后心不在焉地说 :“你是作为年轻的唐纳德的朋友到那里去的 ,是不是?他没有和你们一起散步?”

“没有。”卡因斯微笑着回答 ,“这个年轻的无赖那天早上才开始睡觉 ,下午才起床。我和他的两个叔伯弟兄在一起 ,他们俩都是从印度回来的年轻军官。我们的谈话相当啰嗦。我记得大的那个是个养马的能手 ,名叫何伯特·格鲁斯什么的。他什么都没谈 ,只谈他最近买到的一匹母马 ,和卖主的道德方面的问题。他的弟弟哈里似乎还在为他在蒙特卡罗赌运不济而精神不振。我们在散步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我只提这一件事向你说明 ,对我们而言 ,没有什么超不寻常的事。只有当时和我们一起散步的那条狗 ,才真正是个神秘的谜。”

“那是一条什么品种的狗?”神父问。

“和这条狗同种。”卡因斯回答说 ,“是一条黑色的猎犬 ,名叫‘诺克斯’ ,拉丁语意为‘黑夜’ ,一个很能引起人们联想的名字。它干下了一件比这次凶杀案更神秘的事。”

“你知道 ,格鲁斯的住房和花园都靠着海 ,花园有一道树篱 ,像屏障一样把花园和海隔开。我们沿着沙滩走了大约一英里 ,然后从另一条路向回走。路上经过一个名叫‘命运之石’的古怪岩石 ,这块岩石从花园里可以望到。它在当地很有名气 ,因为它是两块岩石 ,两块擦在一起的 ,显得好不容易才平稳下来 ,但只要碰它一下 ,就会滑下去落到沙滩上。两块岩石叠起来也没有多高 ,只是上边一块悬空出来 ,显得有点惊险。”

“两个年轻伙伴并没有为这令人望而生畏的景像而不悦，但我却开始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此刻我们该不该回去喝茶，这在一时间成了我们的话题，我甚至觉得早该回去了。何伯特和我都没有表，所以我们就喊叫他的弟弟，向他问时间，因为他有表。他落在我们后边十几步远，正在树篱下面捣弄的烟斗。他扯开大嗓门，在漫漫笼上的暮色中喊出‘四点二十’来。他的嗓门之大，听起来就像是在宣告什么惊人的事。他大概没感觉到他的嗓门过大，不过不祥之兆总是这个样子。这天下午的这个时辰是很不吉利的。据瓦兰汀医生证明，可怜的格鲁斯正巧死于大约四点半钟。

“他们兄弟俩说，我们还有十分钟时间，不必忙着回去。我们就沿着沙滩再往前走。一路上我们没做什么事，只是往前扔石子让狗衔回来，或往海里丢手杖，让它跳进水中把它衔回来。但是对我来说，渐深的暮色却使我心情难以轻松起来，就连头重脚轻的命运之石的影子落在我身上，也仿佛产生了沉重感。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诺克斯刚刚把何伯特的手杖从海里衔回来，他弟弟哈里也把自己的手杖丢进了海里。狗又游出去。但就在这半小时响一次的钟声传来了，也就是说这时正好四点半，狗却游回来上了岸，站在我们面前。它突然猛地抬起头来，发出一声惊人的、痛苦异常的哀嚎，是那种我在这世界还从未听到过的嚎叫。

“何伯特问：‘这狗怎么啦？’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在这畜生哀鸣之后，海滩就好像掉入了死亡之手，一下子就无声无息了，那哀鸣的声音在荒凉的海滩上渐渐消散。沉寂突然被打破，真没想到，打破这沉寂的是来自远处的一声微弱的尖叫，像是一个妇女从我们刚刚离开的树篱背后发出的。当时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后来很快就知道了。这是格鲁斯小姐第一个发现她父亲尸体时发出的叫声。”

“我想你们即刻就赶回去了。”布朗神父平静地说，“后来怎么

样了呢？”

“我这就告诉你后来怎么样了。”卡因斯一脸严肃表情，语气也加重了，“我们回到了花园，首先看到的是德里尔律师。我现在仍然可以忆起他的黑礼帽和那撇黑黑的八字胡，在夕阳余晖和远方命运之石的奇特轮廓中，衬托着一直延伸到凉亭的蓝色花丛的远景，显得十分突出。背对着夕阳，他的脸和身子都遮在暮色的阴影中。但我可以发誓，他那雪白的牙齿露出在嘴外，他在微笑。

“诺克斯一看到这个人，就冲向前去，在小路当中站定，对着他凶猛地发出威胁。好像对他有深仇大恨一样，因而诺克斯发出了与人类语言相仿佛的可怕诅咒。这时有人躬着身子，顺着蓝色花丛间的小路逃掉了。”

布朗神父吃了一惊，然后懊恼地跳了起来。

“那么，你的意思是狗在控诉他了，是吗？”他叫道，“狗在启示你，它在谴责他，是吗？你看见有什么鸟在飞吗？你能肯定它是在你右手方向飞，还是在你左手方向飞。你和算卦先生商量过用什么东西祭献吗？当然，你也可能会把狗剖开检查他的五脏六腑。这就是异教徒自认为有科学根据的把戏，而你却信以为真。”

卡因斯傻瞪瞪的坐着，好大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哎呀，你是怎么啦？我做了什么错事了？”

神父眼光里又出现烦躁的神色，这种神色是一个人在黑夜中撞到一根电线杆上而怀疑自己是否撞伤了它的时候才会有的。

“我万分非常的抱歉，”他出自内心地难过，“我不该如此粗鲁，我请你原谅，请你宽恕。”

卡因斯感到奇怪地望着他，“我有时候想，你比任何神秘事物都更神秘。”他说道，“不过，无论怎么说你总不相信狗的奥秘，但你不能否认，就在那畜生从海里衔着哈里手杖回来，凄声嚎叫的那一瞬间，它的主人已经命归西天。而他是被某种常人不能追踪甚至想象不出的无形力量打击死的。至于那位律师，我不是只凭

狗对他的仇恨来说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奇怪细节。他使我想到那种笑容满面、模棱两可的人。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有着不确定的内涵,让人不甚明白他在干什么。

“你知道,医生和警察都是案发后很快来到现场的。瓦兰汀医生从医院直接来看格鲁斯小姐,他离开手术室的时候,连手术服都没换下,听诊器、小件手术器械都还带着。所以他和格鲁斯小姐分手后,刚走出去就被叫回来了,他很方便地检查了尸体。跟着就打电话报警,警察马上赶到,封锁现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一个人离开这所房子。再加上这所房子幽深得与世隔离的特殊位置,所以对每一个人进行搜查都是很容易的。警察彻底检查过每一个人,每一处地方,想搜出凶器——一把匕首。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匕首不翼而飞,就像凶手一样神秘消失。”

“匕首不见了。”布朗神父点点头说,好像突然注意起来。

“是的。”卡因斯接着说,“我告诉过你,德里尔这个人有摆弄领带和领带别针的习惯,尤其喜欢摆弄领带别针。他这个别针像他本人一样,既引人注目,又形式古老。别针上有颗宝石,嵌在同颜色的环里,看起来就像一只眼睛。他对那东西的聚精会神,使我产生幻想,就仿佛他是希腊神话里的独眼巨人。不过这枚别针不但大,而且长。这自然促使我想到,他总是心神不安地整理他的别针,是因为它实际比一般的别针还要长,长得像把匕首。”

布朗神父陷入沉思,然后点点头,问:“还想到过别的作案工具吗?”

“还有另外一种设想,”卡因斯回答,“是由两个年轻的格鲁斯,其中的一个提出来的我是说那两个叔伯弟兄。他们俩,无论是何伯特还是哈里,我个人的最初印象,都不大像是对社会科学侦探工作有帮助的人。郝伯特是那种传统的典型骑兵,只关心马,再就是一心想当一名能为皇家骑兵卫队增光添彩的人,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关心。他的弟弟哈里却在印度警察局工作过,懂

点侦察破案之类的事 ;当然 ,他是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侦察的。我和他对凶器有过争论 ,这场争论引出一些新的东西。争论是从狗对德里尔狂叫开始的 ,他反对我的说法 ,他说狗充其量只会咆哮两声 ,不会狂吠。”

“他这话十分正确。”神父评论说。

卡因斯说 :“这个年轻人接着说 ,如果说到咆哮 ,他听到过诺克斯在这之前也对别人咆哮过 ,这些人中就有佛洛伊克秘书。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因为这次谋杀显然不会是两三个人同谋干的 ,尤其不会是那秘书干的。因为他那么纯朴天真 ,而且整个事发期间 ,人人都一直看着他高高地栖在花园树篱上方 ,一头红发像红凤头鹦鹉一样显眼。

“我这个伙伴说 :‘我知道这事有点不好说 ,但是我希望你跟我一块到花园去一会儿。我要让你看一件东西 ,我相信还没有别的任何人看到过。’这是发现谋杀案当天 ,花园还是保小心地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双脚高梯仍然立在树篱边 ,就在树篱下边 ,我的向导停下来 ,从深草里翻弄出来一件东西 ,那是修剪树篱用的剪刀 ,一个剪尖上还有残留的血污。”

短暂的沉默。布朗神父突然问 :“律师到上校家干什么 ?”

“他告诉我们上校请他来修改他的遗嘱。”卡因斯回答 ,“等一下 ,关于遗嘱的事 ,还有另一件事我应该说明一下。你知道 ,那天下午在花园凉亭里 ,遗嘱实际并没有签字。”

“可能没有 ,”布朗神父说 ,“应该有两个证人。”

“律师在出事前一天来过 ,当时遗嘱签了字。第二天 ,上校又把他请来 ,因为他对一个证人有怀疑 ,要再核实一下。”

“证人都是谁 ?”布朗神父问。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之处 ,”卡因斯急切地回答 ,“证人是那个秘书佛洛伊克和那个外国外科医生或者随便说他是什么的瓦兰汀医生。他们两个吵了一架。我现在不得不说 ,这个秘书可以说

是一个好事之徒。他又热情又莽撞,很容易转变热情,但不幸转到好斗和胡乱猜疑方面去了,转向了不信任人。红头发人总是那么偏执,要么轻信一切,要么怀疑一切,有时二者并存。他不仅通晓每一件事,而且他警告每一个人都提防自己的同伴。在他对瓦兰汀医生的怀疑中,所有这些元素都必须想到,并且联系起来。但就这个案件而言,他对瓦兰汀的怀疑,却又不无道理。他说瓦兰汀其实是隐瞒了真实姓名的。以前在别的什么地方曾经见过他,别人叫他柯唯隆。当然,这样一来遗嘱就会自动作废。不过,他还善意地对律师解释法律对这一点是如何规定的。”

布朗神父笑了:“人们在为遗嘱作证时经常是这样。就这件事来说,这暗示着按照法律,他们将得不到任何遗赠。不过瓦兰汀医生怎么说呢?可以相信,这位几乎知晓天下事的秘书,对医生的名字,知道的比医生自己还多。但医生对自己的名字总还是有些说法吧。”

“瓦兰汀医生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接受了挑战。瓦兰汀医生是个怪人,他的外表非常出众,但有浓郁的外国味。他年轻,总是留着一撮十分规整的胡子。他的脸色苍白,苍白得怕人,也严肃得怕人。他的眼睛总好像在痛,仿佛该戴一副墨镜,或者他眼痛是因为头痛。不过,他很英俊。总是衣冠整洁,高顶礼帽,黑色礼服,红色的小玫瑰花结。他的举止相当冷静、傲慢。看人的时候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让人感到局促不安。

“当那位好事的秘书揭发他曾经改名换姓之后,他只是像生了根似地盯着秘书,浅笑一下说,他想美国人是没有名字可改的。对此,上校也急躁不安起来。他对医生发了脾气,他说这一切的缘故,都是由于医生自以为未来将在上校的家庭里占有一定地位。

“不过我本不应该对这些事了解过多,但由于悲剧发生那天下午的早些时候,我碰巧听到的几句话。本来我不想多提这些

话 ,因为这些话 ,按照一般情况 ,人们是不愿意听到的。”

“我和我的两个伙伴带着那条狗向着前门走去的时候 ,听到两个人的声音。从声音判断 ,瓦兰汀医生和格鲁斯小姐躲在花园僻静处有一会儿了。两人正悄悄地交谈着 ,在一排开着花的植物后。话语里充满激情 ,有时甚至言词激动 ,既可以说是情人间的争吵 ,也可以说是情人蜜语 ,所以没有人会去在意那些话。但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不幸 ,使我感到有责任说出来。在他们的谈话中 ,不止一次地说道要杀什么人。不过 ,那个姑娘似乎是在恳求他不要杀某人 ,或者说是向对方解释没有任何理由杀人。一位小姐对一位顺便来喝茶的人说这种话 ,真是非常地难以让人相信的。”

神父问 :“你是否知道 ,瓦兰汀医生在秘书和上校演出了那场闹剧之后非常生气 ,我是说为遗嘱作证那回事。”

“根据所有人的说法 ,”对方回答 :“医生生的气不如秘书的一半。在为遗嘱作证后 ,气极败坏的走开的是秘书而不是医生。”

“说说遗嘱本身。”布朗神父说。

“上校很有钱 ,因此他的遗嘱至关重要。这段时间里 ,德里尔不会把改动的内容告诉我。但是从案发之后 ,说准确点是今天早上 ,我听说上校把大部分财产从他儿子名下转而赠给了他女儿 ,只留给儿子很小一部分 ,其余人根本沾不上边。我告诉你 ,我的朋友唐纳德和那个格鲁斯一样 ,花天酒地 ,行为不检点 ,为此上校很不喜欢他这个儿子。”

“作案方法比作案动机复杂得多 ,”布朗神父评论道 ,“目前 ,格鲁斯小姐显然是上校死亡的即时受益人。”

“天呐 ,你的说话方式多么残酷 ,”卡因斯瞪着眼又叫了起来 ,“你的意思是在暗示她——”

“她是不是要嫁给这个瓦兰汀医生 ?”神父打断了他的问话。

“是的吧 ,有些人反对。”他的朋友回答 ,“瓦兰汀医生是个医

术高明、热心肠的外科医生，在当地很有名望，受人敬爱。”

“热心过分的外科医生。他在用茶时间去访问那位年轻小姐时，还随身带着外科手术器械，想必会有小手术刀什么的。他医术高明，下刀一定不会错过任何要害部位。”

卡因斯跳了起来，黑着脸以阴郁的眼光望着他，“你是在暗示他可能使用了手术刀。”

布朗神父摇摇头，“所有这些现在还只能是猜测而已。问题不是谁干的或者用什么工具干的，而是怎么干的。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可能作案的人和工具，别针啦，剪刀啦，柳叶刀啦。但是这个人怎么进的凉亭，甚至一根别针又是怎么进去的？”

他讲话的时候，沉思地凝望着天花板。但是在讲最后几句话的时候，眼睛忽然一闪，仿佛在天花板上看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嗯，你对这个案子准备怎么办？”年轻人问，“你经验丰富，现在你有什么想法？”

“我恐怕起不了多大作用。”布朗神父缓缓地叹口气说：“我从来没到过那地方，没接近过那些人，我提不出太多的建议。不过，你能画一张上校遇害的凉亭位置和周围环境的草图吗？”

卡因斯画好之后，神父仔细地看，然后指着一点说：“那狗在海滩惨叫之前，我想你是在这里。”

“是的。”卡因斯坦然回答。

神父顿了一下说道：“眼下，你只能进行就地调查。我想，你的那位从印度警察局来的朋友，或多或少地在那里负责你们的调查工作。我应该下去看看他在怎么进行，看看他以业余侦探的方式都做了些什么。我想也许已经有了结果。不过，现在我很忙，不能下去。”

两个来客，两只脚和四只脚的，辞别离开之后，神父拿起钢笔，回到被打断了的讲道准备工作上。

两天之后，神父正忙着同样工作的时候，那条大黑狗又欢快

地跑进了他的房间 ,非常热情 ,非常激动地张开前爪 ,整个儿地趴在他身上。它的主人跑着进来 ,不像狗那么热情但却一样地激动。不过他的激动可并不是愉快的激动 ,因为他那双的蓝眼睛快从脸上迸出来了 ,而他十分焦虑的面容也有点苍白。

“你告诉过我 ,”他不来任何客套 ,直截了当地说 ,“要我查出哈里·格鲁斯在干什么 ,你知道他干了什么 ?”

神父没有回答。年轻人用断断续续的声调接着说道 :

“我告诉你他干了什么 ,他干掉了他自己。”

布朗神父的嘴微微启合 ,事实上他什么也没说 ,或许他是在为死者的灵魂祈祷。

“你有时候神秘得让我害怕 ,”卡因斯说 ,“你早已经……已经预料到了这件事。”

“我早就认为可能发生这种事 ,”布朗神父说 ,“所以我要你去看看他在干什么 ,当时我只愿你不会去得太迟。”

“是我发现了他的尸体 ,”卡因斯说话的声音有点粗哑 ,“这是我曾经见到过的最丑恶最神秘最可怕的事。我回去 ,又走进老花园 ,预感到这里除了发生过的谋杀案之外 ,还发生了一些新的不正常的事。在通向古老的灰色花园凉亭的阴暗小路两旁 ,成片的蓝色花朵从树上漫卷而下 ,但是对我来说 ,这些蓝色花朵看起来就像是在地狱的洞穴前跳舞的蓝色幽灵 ,我四下张望 ,似乎样样东西都原封未动。但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跟着我就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那块命运之石总是对着海滩耸立在树篱之外 ,从花园可以望得到 ,而现在命运之石不在了。”

布朗神父抬起头来认真倾听。

“这就像一座山从地面上走开 ,或者月亮从天上落下来一样不可思议。不过 ,我当然知道 ,只要一碰 ,就会使它落下去。带着疑虑 ,我以风速般的冲下花园小路 ,稀里哗啦地穿过树篱 ,仿佛它是一张蜘蛛网。这树篱很薄 ,大概只有一根树枝厚 ,不过整整齐

齐,从来没人碰过。在海滩上,我发现那块岩石从它的支撑点上滑落下来。可怜的哈里·格鲁斯压在它的底下,像失事的船骸,一只胳膊像拥抱一样的围着石块,好像是他把它拉下来砸在自己躯体上的。旁边广阔的棕色沙滩上,他用狂乱的字体写出这句话:命运之石倒在傻瓜身上。”

“是上校的遗嘱造成的。”布朗神父评论说,“年轻人把一切希望都押在唐纳德失宠由他替补这样的赌注上,因为除去唐纳德之外,就只有他兄弟俩是近亲。尤其因为他伯父这天请了律师又请他们去,对他们非常热情的接待,更使他认定他会在遗嘱中代替唐纳德,因为他哥哥太老实了。这一押押不准的话,他就没有任何希望了。他丢掉了印度警察局的工作,在蒙特卡罗输得精光。只有老格鲁斯死了,他才会从他认定有他一份的遗产中得救。在他谋杀了他的伯父之后,却发现自己一无所得,自然只有自杀了。”

“喂,等一下,”卡因斯瞪大了眼,喊道,“你讲得太快,我跟不上。”

“谈到遗嘱,顺便说点小事。”布朗神父继续平静地说,“在我们谈论大问题之前,为了怕我忘记,我想对有关医生名字的事,作一点补充性说明。根据我的历史知识,医生实际是法国贵族,头衔是柯唯隆侯爵。但他又是热忱的共和主义者。他放弃爵号,恢复已被忘却的原来家族姓氏,就是瓦兰汀。”

“你讲了些什么?”年轻人急切地问。

“不讲那么多了。”神父说,“总之,改名换姓大都是不诚实的行为,不过这次却是狂热的高尚行为。这也就是他讽刺美国人没名字改的理由,因为美国人没头衔好改。在英国,哈廉顿侯爵永远不能成为哈廉顿先生。但是在法国柯唯隆侯爵就可以成为德维隆先生,或是瓦兰汀先生。所以这看起来就像改名换姓。”

“那么他要杀什么人呢?”卡因斯追问。

“杀什么人 ,也来自法国贵族的习俗。医生是说 ,他要向佛洛伊克挑战决斗 ,姑娘是尽力说服他别这么做。”

“啊 ,我明白了。”卡因斯若有所思 ,近乎于喊叫地说道 ,“现在我理解她所说的话的意思了。”

“这又是从何说起的 ?”他的朋友微笑着问道。

“哦 ,”年轻人说 :“这是刚好在我发现那个可怜人的尸体之前碰上的事 ,先前只顾谈哈里的悲剧 ,让我把这事忘记了。我想如果你亲眼看到这个悲惨结局 ,也许你也会把这段小小的浪漫插曲给忘记的。”

当我走上通往凉亭的小路时 ,我遇到格鲁斯小姐和瓦兰汀医生在散步。她当然是身穿丧服 ,医生则是一身黑色礼服在参加葬礼。但是他们的面容却丝毫没有一点哀伤 ,使人根本无法把他们与刚丧亲的悲剧联系起来。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任何男女比他俩更喜气洋洋 ,更欢天喜地的了。他们停下来向我致敬 ,她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结婚 ,现在住在近郊一所小房子里 ,医生在那里继续干着他自己的事业。这使我难以理解 ,因为我知道 ,根据她老父亲的最后遗嘱 ,已把所有财产 ,包括房子和花园 ,都留给了她 ,只有少量的钱留给她弟弟。当我暗示这一点时 ,她只是笑了笑 ,说 :‘哦 ,我们已经全部放弃 ,我丈夫不喜欢女继承人。’当我听到他们真的坚持把全部财产还给可怜的唐纳德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吃惊。我希望唐纳德受到这次对他有益的打击后 ,能够明智地处理好这笔财产。从此别再和狂饮豪赌的哈里搅在一起。别过着让他死去的父亲和爱他的妹妹蒙羞的生活 ,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哈里已经自杀。她随后说的话我当时不太理解 ,但我现在明白了。”

“她说 :‘我希望这个红头发傻瓜秘书别再为遗嘱大惊小怪。我的丈夫为了他的缘故 ,情愿放弃与十字军同样古老的家族纹徽和贵族头衔。而这傻瓜却以为这样的人会为了一笔遗赠在花园凉亭里杀害一个老人 ?’她笑了笑说道 ,‘我的丈夫除了决斗这种

方式之外,不会杀害任何人。而且他一直没有委托他的朋友去找那位的秘书高谈决斗事宜。‘现在我总算明白她的意思了。’

“不过,我对她的意思只明白一部分,”布朗神父说,“她说秘书为遗嘱大惊小怪,确切地说,她是什么意思?”

卡因斯回答的时候笑了,“布朗神父,我希望让你先了解了解这个秘书。对你来说,看着他把事情弄成一塌糊涂的样子,会是一种乐趣。在服丧的房子里,他把一切事都弄得紧张繁忙,把葬礼办成了最辉煌的运动场,使葬礼充满着一种不协调的活力与热情。我已经告诉过你,过去他是怎样监督园丁的,就像是他在管理花园似的。还有他如何在法律方面指导律师等等。不必说,他也在外科业务方面指导外科医生。但由于这个外科医生是瓦兰汀,你就完全可以肯定,他的这种指导结果,会变成指控瓦兰汀干了一些比庸医杀人还要恶毒的事。

“这个秘书在他那长满红发的脑袋里,认定了是医生犯的这个罪。于是警察来到的时候,他趾高气扬,傲气十足。还用我说吗?他在现场成了最伟大的业余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智力超群,胜过苏格兰场的任何人,并因而骄傲得蔑视警探。那会像格鲁斯上校的秘书那样,居然蔑视起调查上校凶杀案的警察来了。

“我说过观察他是件乐事。他带着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到处走来走去。有时向后一甩他那满头红发,很不耐烦地用三言两语打发警察的问题。他这几天的做法把上校的女儿气得要死。当然,他对案情有他的说法,虽然并不一定有实际价值。他属于书本上描绘的那种角色,逗人乐的地方多于烦恼人的地方。”

“他的说法是什么?”神父问。

“哦,满带劲的。”卡因斯说话时情绪不那么高。“要是他的说法能稍稍有点合乎情理,哪怕站住脚十分钟,他就会成为值得称道的,有新闻价值的报道对象了。他说当他们在花园凉亭里发现

上校时 ,上校还没死。是医生借口把衣服割开 ,用外科医疗器械杀死的。”

“我明白了 ,”神父说 ,“我想上校是脸朝下平卧在地上的 ,像是午睡的样子。”

报信人继续说 :“当我在命运之石底下发现哈里的尸体之后 ,整个事情就像被炸药炸开了似的。这太妙了 ,看那个好管闲事的小子怎么说吧 ?我相信 ,佛洛伊克本来会把他的伟大想法在报纸上发表的 ,也许还会要求逮捕医生的 !我想哈里自杀是忏悔。但是整个经过 ,他是怎么作的案 ,还是没有人知道呢。”

神父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谦虚地说 :“我想我倒知道了整个经过。”

卡因斯瞪圆了眼睛 ,望着神父叫道 :“可是 ,为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经过呢 ?你怎么能肯定你知道的经过就是真相 ?你一直坐在一百英里外的地方 ,写你的讲道文章。而你现在告诉我你已经知道事件的始末了。如果你真地得出了结果 ,那你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着手的 ?你知道的经过是怎样开始的 ?”

布朗神父突然跳了起来 ,激动得很不寻常。他喊出的第一声就像是炸弹炸了一样

“那条狗” ,他喊道 :“当然是那条狗。如果你适当注意那条狗在海滩上的表现的话 ,你就能全然明白全部经过了。”

卡因斯眼睛瞪得更圆了 ,“可是你以前告诉过我 ,我对狗的感觉没什么特别之处 ,狗与此事无关。”

“那条狗和这个案子关系很大。”神父说 ,“只要你拿狗当狗一样看待 ,而不是像全能天主审判人那样来看待它 ,你早就该发现事实真相了。”

他有点尴尬地停了一会儿 ,然后面带激动的神色 ,道歉说 :“事实是我碰巧喜欢狗。但我觉得 ,在人们对狗迷信而产生的耀眼光辉中 ,根本没有人真地了解可怜的狗。咱们还是从小事开始

吧,从那条狗对律师的狂吠和对秘书的咆哮说起。

“你问我怎么能在一百英里远的地方判断出事情真相。其实这大部分应归功于你。因为你把这两个人的情况介绍得很清楚,使我能知道他们是哪种类型的人。像德里尔这样的人,经常皱眉头,忽然又会微笑;又好摆弄东西,特别是好摆弄脖子下面的东西,这是个容易局促不安的神经质的人。我相信,那个工作很有效率的秘书,是个容易激动又容易受惊的人,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在听到珍丽特·格鲁斯尖叫的时候,把剪刀掉在地上。

“狗恨神经质的人,我不知道神经质的人是否也会使狗神经过敏起来。或者是否因为它终究是狗,而不是人类,就有点横行霸道。或者是否因为它不受人喜欢而虚荣心受到了伤害(狗的虚荣心还是很大的哩),这些都可能是引起狗反常的原因。但是,在可怜的诺克斯对这两个人的敌对情绪中,除了因他们怕它而使它不喜欢他们外,其他什么原因都没有。

“我知道你很聪明,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嘲笑别人的聪明。但是我有时候想,你聪明反被聪明误,无法理解动物,有时又无法理解人,特别是在人的行动简直和动物一样的时候。动物是缺乏想像力,只讲求实际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按照规律自行其事的世界里。拿这个案件来说,一条狗对一个人狂吠,而一个人从狗这里跑开。你不会看不出这样一个事实:狗狂吠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人,而这个人逃跑是因为他怕这条狗。他们没有其他动机,也不需要有什么动机。而你非得把心理奥秘加进去不可,认为狗有超自然的视力,是命运的神秘代言人。你非要认为那个人不是逃避狗的牙齿,而是逃避马上降临的搜索。如果你终于想通了,那么所有这些更深一层的心理奥秘就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条狗真的自觉认出了杀害它主人的凶手,它就不会站在那里汪汪乱叫,它可能会扑向这个人的喉管咬死他,替主人报仇。另一方面,你真地认为有一个人心狠手辣谋杀了自己的老

朋友,然后走出去,在老朋友女儿和验尸医生眼皮底下,对老朋友家人微笑。这样一个人会因为狗对他叫,就悔之不及,灵魂上顿悟了,马上躬起身子跑掉吗?他也许会像一些悲剧故事中所说的那样灵魂受到震动。但是他不会发疯一般地冲出花园,人们只有在害怕狗的牙齿而不是灵魂受到震动的时候,才会开始认为这次游戏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它回来是要严肃地控告手杖的行为,这种事以前从来没发生过,从来没有哪条高贵杰出的狗,遭受过一根老朽手杖的如此对待。”

“啊?手杖怎么了?”年轻人问。

“它沉下去了。”布朗神父说。

卡因斯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呆望。倒是神父继续讲话。

“它沉下去是因为它不是一根真正的手杖,而是一根钢棒,棒身边缘扁平而薄,端头是尖的,这是剑杖。我想,从来还没有哪个凶手能把凶器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销毁掉,把凶器那么适时地抛给一头猎犬,在这个幌子下销毁在海里。”

“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卡因斯承认,“但即使是一根剑杖,我却想不出他是怎么使用的。”

“就在上次你开始讲案情的时候,你说上校死在花园凉亭里,我就有一种猜测。你说上校穿的是白上衣,我又有了一种猜测。但是由于医生验尸说是短匕首刺死的,这就使案情复杂起来,我的猜测和案情对不上号。因为上校送律师出凉亭之后,就一个人呆在凉亭里。花园里,住房里,众目睽睽,再没有一个人接近过凉亭。那么凶手是如何潜入凉亭用短匕首刺杀上校的呢?难以理解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早想到凶器是双刃长剑,这案子可能早就解决了。”

神父向后靠去,望着天花板,继续顺着他原来的思路说:“我把花园凉亭、白上衣和双刃长剑联想起来,又有了一种一时说不清的猜测。但是,谁有这种机会和可能呢?应该说任何人都没

有。后来你说到你和两个年轻的德路斯从海边回来的时候，哈里落在你们后边十几步，在树篱下面忙活他的烟斗，我的猜测便又推进了一步。等我看到你画的草图之后，我的猜测就可以落到实处了。因为哈里所站的地方就是那个凉亭背后。除掉不可能的，剩下的就是肯定的了。花园里没有一个人接近凉亭，外边你和何伯特始终在一起，所以不会是何伯特。只有哈里那个时候落在你们后面，在树篱下面呆了一两分钟，只有他才有作案的机会。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长剑以及如何隐藏凶器，如今诺克斯把这一切一环一环地连接起来了。”

室内一阵沉寂，卡因斯默然无语，神父继续说：“我听你说过，上校的遗嘱内容作了修改，那么我知道，这之后一个赌徒在被逼上绝路之后会干什么。但还是晚了一步。”

卡因斯几乎跳起来。他问：“他在那里怎么作案？”

“像《黄屋》这类侦探小说中谈到的，说一个人被人发现死在无人能进得去的密室里。这些情节都不适用于现在这个案子，因为这是花园凉亭。我们谈到黄屋或别的屋的时候，意思是房间四面墙是相同的并且不能穿透的。但是花园凉亭就不是这样修建的。就像本案的这座凉亭，他的四周是由密密麻且互相交错的树篱修建成的，中间到处有很多空隙。格鲁斯上校坐的柳条椅，椅背上也有空隙。从你画的草图看，凉亭的枝条板墙靠树篱，柳条椅背又紧靠枝条板墙，从树篱外滑到柳条椅背的直线距离也就一英尺多点。因为你刚才说过，树篱很薄，人站在树篱外边，从枝叶丛的空隙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上校的白上衣，就像一个白色靶子一样明显。”

卡因斯微微颤抖一下说：“你是说哈里在那里拔出剑来穿过树篱刺进那个白靶子。这真是个难得的机会，也是个突然的决定。此外，他并不确定老头子是否把钱传给了他，事实上也没有传给他。”

“你误解了这个人的性格，”布朗神父像透视过这个人似的，“这个人是属于胆大妄为的赌徒类型。在他的想法中，唐纳德失宠了，老头子请了律师来，同时也请了何伯特和他。老头子对他咧着嘴笑，热情地握手，钱肯定非他无疑了。问题是如何早点到手，以解燃眉之急，但他并没有为此预先制定周密的谋杀计划。”

“当他偶然在树篱外看到里面白色上衣身影时，好像全世界的金钱都一齐向他飞卷而来，使他欲火中烧。魔鬼对赌徒说，有了这个机会而不敢利用的人是傻瓜。”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语气沉重，表情严肃地说：

“现在，我们可以尽量想象那场面，好像我们亲眼见过一样。他站在那里，为魔鬼给他制造的这个机会而忘乎所以。他抬起来，看到命运之石的奇异轮廓。那块大险岩，岌岌可危的悬在另一块上，像金字塔倒过来立在另一座塔尖上。也许这是对他的摇摇欲坠的灵魂的写照。你想象得出吗？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时刻，怎样去理解这样一种信号呢？这信号激起了他快点动手的欲望，要成为人类的摩天大楼，就不要害怕有朝一日会倒塌。不管怎么着，他行动了。

“下一步困难是如何掩盖他的罪行。在随后肯定要进行的搜查中，被人发现一把剑杖，更别说是带血迹的剑杖，将会铁证如山。如果他把它丢在什么地方，也会被发现，被追踪。即使往海里丢，这一行动也会引人注意，甚至怀疑，除非他能想出什么更好、更自然的方式来处理掉凶器。你知道，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一个绝妙的办法。他是你们三人中惟一个戴手表的，他告诉你们还不到回去的时间，并催促大家再向前走一会儿，而且开始给猎犬玩丢石子，丢手杖的游戏。他的眼光想必是十分阴沉地落在了荒凉的海滩上，然后停留到了狗身上。”

卡因斯点点头，沉思地望着空中。他的思路似乎飘回到了故事里不那么实际的部分中去了。

“奇怪，”他说，“这条狗还是与这个故事有关。”

“如果狗能讲话的话，它本来差不多可以早一点直接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我所有的埋怨是因为它不会讲话，你代替了它的思维过程。你让它用人和天神的语言讲话。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注意到的一些事情的一部分。他出现在所有报纸、谣传、聊天、和口号中，而这一切又是那么随心所欲，毫无权威可言。人们容易马马虎虎、不加思虑地接受这种、那种或者其他未经验证的说法。这些东西湮没掉一切固有的唯理主义和怀疑主义，像海洋一样铺天盖地而来，其名字就叫迷信。”

他突然站了起来，脸色沉重，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神情，仿佛四周只有他一个人似地继续道：“这是不相信天主的第一个结果。缺乏常识，不能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事物。任何人谈论事物，都会弄出许多名堂，并且加以无限的渲染，看着像噩梦里的远景。狗是凶兆，猫是奥秘，猪是吉祥物，甲虫是护身符。从埃及和古印度的多神教里，提出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来。

年轻人有点尴尬地站起来，似乎刚刚碰巧地欣赏了一幕戏剧的独白。他对狗喊了一声，然后含含糊糊，故作轻松地道了声再见，就离开了房间。但他不得不对狗连喊两声，因为狗还纹丝不动地呆着，定定地望着布朗神父，这头猎狗好像已经完全被布朗神父感化了一样。

针 尖

布朗神父总爱吹诩他的疑难问题是在睡梦中找到答案的。这话倒是不假，只是方式有点怪，因为它总是在睡眠受到干扰的时候发生的。这天清晨很早他就被惊醒了，他的公寓对面正在修建的大楼里传来了砰砰的敲击声。这座在建的大型公寓大楼大部分还被施工用的各种框架束缚着，施工牌上写明了麦沙·斯文汀—桑迪公司是它的施工者和所有者。敲击声断断续续，清晰可辨，颇有节奏。麦沙·斯文汀—桑迪公司在英国专门采用美国式的水泥地板楼层铺设法，正如广告所称，这种方法会带来永恒的舒适，地板平整光滑，坚固防漏，但是目前，在水泥浇灌后的一段时间里得用沉重的工具进行敲打，因而噪音不断是难免的。布朗神父尽力从这种噪音中解脱出来，宽慰地说它总是早上在做弥撒之前把自己叫醒，因而与催教民们上教堂的钟声颇有相同之处。毕竟，对于一个基督教徒来讲，主耶稣受难时被钉上十字架时的钉锤敲击声和教堂的钟声难道不都具有让人猛醒的美好意义吗？事实上，出于另外的原因，布朗神父对于大楼的修建还颇具敏感：一种不祥的阴云笼罩了这座还没有完工的高楼大厦。有小道消息说有劳工危机的可能。对此新闻界则坚持说是工人闹罢工。实际上，即使存在劳工危机的可能性，那也只可能是资方的停工。布朗神父实在担忧会发生这样的事。断断续续的敲击声让人寝食难安，它究竟预示着继续施工呢，还是即将停工呢？

神父透过猫头鹰眼睛似的镜片仰头注视着外面的大楼：“就我个人的想法和意愿，”他说道，“我希望它停工。我希望所有在修建中的大楼在脚手架被拆除之前都停下来，可让人遗憾的是座

座房子都有意不如他所愿似地顺利的完了工。在灿烂的阳光下，那白木搭成的脚手架显得十分的小巧玲珑、生气勃勃、充满希望。为什么人们总要完成它，把它变成一个坟墓？”

布朗神父收回视线，一转身，差一点就和一个人撞一个满怀，这人刚急穿过马路，冲他而来。神父对此人知之甚微，但此时此地，完全可以把当一只周身充满晦气的乌鸦。这人名叫阿兹泰克，身材短而壮，方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不是欧洲人，但他身上的打扮却十分的时髦花哨，显然已经过分的欧洲化了。布朗神父注意到此人最近和建筑公司的小汤迪有来往，而神父对此却不太高兴。阿兹泰克这人是英国工业组织的一个头头，而这个组织是英国工业政治舞台上一个新成员，是工会和资方这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产物，它统帅着一群不隶属于任何工会，多数是外来劳工的一群人，正利用着工会和资方之间的矛盾，见缝插针抢占着暂时空缺出来的位置。

布朗神父被卷入了劳资双方的一些纠纷，却落了个两头不讨好。资方确信他是一个激进分子，而真正的激进派又指责他是一个抱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放的反动派，这大概是因为他为双方调解时费了一大堆口舌，可到头谁也不领他的情的回报吧。而此时阿兹泰克带来的消息却令人震惊，看来决非一般的争吵。

“他们要你立即就去，神父，有人威胁要谋杀，”阿兹泰克的英语十分的不顺耳。

布朗神父一言不发，默默地跟着阿兹泰克，顺着脚手架扶梯，爬上了尚未完工的建筑的平台上。建筑公司的首脑们都聚集在了这里，有的他认识，有的他还不太熟悉，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了过去的头头，斯兰汀爵士。这些年他一直不露面，像是一位冠以桂冠的名誉董事。据说他从公司隐退后即被选进了贵族院，对公司的事务很少操心。他偶尔的几次露面也是无精打采，郁郁寡欢，但这一次看来却大不一样，面色严峻。斯兰汀爵士身材削瘦，额

部稍长,两眼深陷,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颅几乎已完全秃顶。他是神父所见到的人中说话最油滑的一位,所有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中,他在外交辞令方面的天才可谓无人可以匹敌。比如,“毫无疑问你是对的”这句话由他嘴里说出来时便成了“毫无疑问你认为你是对的”,“你也认为如此”这句随意的评论由他嘴里说出来的便成了一句酸酸的“你可能会认为如此”。就布朗神父看来斯兰汀爵士不仅感到乏味,而且已经心怀愤恨,至于他迁怒的是因为从与世隔绝的、享清福的山上被招回来处理劳资双方的纠纷呢;还是无法控制局面的恶化,这就无人得知了。

总的来讲,布朗神父更喜欢公司中那伙更带资产阶级气息的合伙人,赫伯特·桑迪爵士和他的侄子亨利·桑迪,虽然他私下也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许多有关于资产方面的观念。的确,赫伯特·桑迪爵士已被报界炒作成了社会名流,他既是体育事业的赞助人,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及后来英国所历经数次危机时的爱国者。以他现在的年龄,他已在法国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他被誉为工业界战无不胜的领袖,成功解决了军械工人罢工问题。他被称之为强人,这倒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事实上,他是一位肥胖、热心肠的英国人;一个游泳好手;一位受尊敬的绅士;一位人人羡慕的志愿军中校。事实如此,他的外表里流露出某种军人的气质。虽然身体已经开始发福,但是他总是昂首挺胸。他的鬈发和小胡子依然呈棕色,然而面部的光泽却开始黯然褪色了。赫伯特·桑迪爵士的侄子却身强力壮,敢冲敢闯,粗壮的脖项上栽着一颗不大的脑袋,给人一个他随时都在低着头往前冲的感觉,他那好斗的狮鼻上架着一副夹鼻镜,这倒给他添了几分斯文和稚气。

建筑平台上的东西一切如旧,跟布朗神父以前看见过的一样,只是此时此刻所有这里的人都盯着一件新的东西。在木架的中央钉有一大张哗哗作响的牌子,上面写着:“劳工委员会警告赫伯特·桑迪不要跟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跟工人作对。如果他竟敢

一意孤行,在明天贴出公告,那人民的正义决不轻饶!”大写体的字母潦草马虎,让人觉得书写人如果不是故意写成如此,也是接近文盲水平。

斯兰汀爵士刚刚仔细地查看了牌子,正退回身来。他扫了他的合伙人一眼,用一种奇特的声调讲道:“他们要的是你。”很显然,他摆明态度表明他可不值得他们动手。

布朗神父此时心中莫名其妙地闪现出一个念头,算是一种异想天开吧,他觉得这个刚讲过话的人才不可能被人杀害呢,因为他已经冰冷了。神父自己也承认,他的念头确实荒唐,但是一想到这位超凡脱俗的,事不关己的贵族老爷和公司的合伙人,他心里总觉得别扭。他不喜欢他那死灰色的皮肤,那不友善的眼睛。“这个家伙,”神父心里仍然自顾自地想下去,“有一双绿眼睛,看起来血的颜色也会是绿的。”

无论怎样,赫伯特·桑迪爵士的血可不是绿色的。他那满腔热血正顺着脖子爬上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显露出好脾气的人受到无辜伤害时情不自禁的愤慨。

“在我这一辈子,”桑迪爵士浑厚的声音有些发抖,“没人敢拿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威胁我和对付过我。是的,在劳工这问题上我们是有过不同看法,但是——”

“对于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我们决不会有分歧,”爵士的侄子情绪冲动地插进来。“我曾尽力和他们和睦相处,可今天这事是绝对不能妥协了事。”

布朗神父见状开口道:“你不会真正地认为那是工人们……”

“我已经讲过在这事上我们曾有过分歧,”老桑迪的情绪依然激动不已,“老天才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打算利用廉价劳动力来威胁英国工人。”

“我们谁也不喜欢这样,”小桑迪接口说下去,“但是我了解你,叔叔,今天这事可不能不了了之。”

一阵停歇之后,小桑迪继续讲了下去,“如你所讲,我想我们在细节问题上是在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在实质性的政策方面——”

老桑迪此时已平静了许多,“亲爱的亨利,我希望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分歧。”

任何懂得英国国情的人都可能从以上的对话中立即推断出叔侄之间曾经有过纠纷。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俩之间的确存在有分歧,而且还不小。叔叔奉行英国传统的理想价值观,以做一名乡村绅士为荣,想退出生意场;而侄子却正好与他相反,想极力挤进生意圈子,像一个机械师懂得机器那样彻底地掌握控制公司的经营。事实上他的确和机械师打成一片,熟悉本行业的一切工序,了解行内的一切细节。他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出于雇主监督鼓励自己的工人,但也有某种说不清的理由,他极力与工人相处融洽,不分彼此,或者至少是想显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这又是美国人的风格。他的所作所为使他看上去差不多就像工人代表,这和他叔叔在政界的出名和体坛的活跃可是相去有十万八千里。年轻的桑迪经常身着工作服出入车间工地,代表工人为了工作条件和资方讨价还价,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这种平时的形象与今天他对此事件的反应不由得让人感到不可理解。

“这些倒霉鬼这次自己停了自己的工,”桑迪大声地愤然道,“搞这样的恐吓威胁,我们也没有了别的选择,只有对着干下去,解雇他们,马上,就在这里!否则,我们还不成为人们的笑谈?”

老桑迪皱紧双眉,同样地感到义愤填膺,但他的话语开始平静了下来,“这样做我就会受到许多责难——”

“责难!”小桑迪高叫道,声音尖锐得刺耳。“因为不和恐吓妥协而受到责难?想想如果你因害怕而让了步,你会受到什么样的嘲笑?难道你就不怕报纸上的讽刺挖苦吗?”

“特别是……”斯兰汀爵士在一旁开了腔,音调里微含一点醋意。“特别是报纸大标题从来登载的都是嘲笑名人的一针见血的

新闻。”

老桑迪的脸又涨红了,从厚厚的小胡子后面冒出来的话含混不清,“毫无疑问在这点上你们是正确的。如果那些野蛮人认为我是害怕了……”

突然间一个身材瘦小的人爬上脚手架向他们飞奔过来,他们之间的谈话中断了。这个人的最大特征就是太注重外表,这样的男人不会讨任何人喜欢。他长着一头漂亮的黑鬃发,小胡子像绸子一样的光滑,讲起话斯斯文文,语音语调标准但十分的做作。布朗神父马上就知道来人叫鲁格特·雷,是赫伯特爵士的私人秘书。神父常见他在爵士家中进进出出,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他走的太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讨厌地蹙起的眉头。

“先生,十分的抱歉,”来人对他的主人说道,“那边来了一个人,我想打发都打发不走他。他带来了一封信,一定要当面交给您。”

“你是说他先去了我的家?”赫伯特爵士快速地扫了他的秘书一眼,“那你一大早就在我家里?”

“早上我是在您家里。”

短暂的沉默之后,赫伯特爵士示意将那人带上前来。

世上的人,即使是最不挑剔的妇女也不会喜欢上这个被带上前来的人。他有一对庞大的耳朵,配上一张蛙脸,死鱼般地双眼盯着眼前的一切,布朗神父把这种死人般的眼神归咎于他的一只玻璃眼珠。事实上,神父的想像力已经给他安上了两只玻璃眼珠,他那种出神的凝视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正在打量和捉摸着眼前的这一群人。毕竟想象归想象,多年做神父的经验可以告诉他引起这种呆滞目光的许多原因,其中的一种就是酗酒造成的。来人的个头不高,衣着零乱,一只手里抓着一顶黑边圆顶礼帽,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封好的大信封。

“喔,是你!”赫伯特爵士看着他说道,语气较为冷静,但与他

的音量就他的身材相比却有点小得出奇。

爵士伸出手小心地拿住了信,阅读之前,他抱歉似地四面环顾了一下。读完之后,他把信塞进了衬衣的内包,有点着急地对亨利说道:

“呃,我想如你所说,这场风波就到此为止吧。现在再说不上什么谈判了。反正我们也给付不起他们要的工资,但是我还得和你谈谈,亨利,看怎样收拾这场残局。”

“那好吧,”亨利表示赞同,但看上去有点不太高兴,似乎收拾残局不关他的事。“午餐后我会呆在188号公寓里,我得去看看工程进度如何。”

装有假眼珠的送信人拖着沉重的步伐缓缓地走了。布朗神父沉思的眼睛尾随着他,看他几经周折地爬下脚手架,消失在了街面上。

第二天清晨,布朗神父居然睡过了头,他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着实以为自己误了清晨的弥撒而愧疚不已。这大概是因为他曾依稀记得在睡梦中被吵个半醒后又睡了下去,就像人们可能会依稀记得住自己的梦一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种经历经常发生,可是对于布朗神父来说,这种事很难发生。奇怪得很,事后神父(或者说他那带神秘性的一半,那很少与世俗打交道的一半)确信说在他的两次惊醒之间,他在睡梦里遥远的黑色小岛之上找到了像宝贝一样埋藏起来的、关于昨天事件的某些秘密。

如故事所述,布朗神父一跃而起,三下五去二地套上衣服,随手抓起了圆头大伞,风风火火地出了门。大街上一片灰白朦胧,在晨光的驱赶下,黑暗像对面黑色大楼表面的冰凌,正在迅速地分崩离析。神父惊奇地发现,冰冷晶莹的晨光下,大街上竟然空无一人,这一切告诉他时间并不像他担心的那样迟。突然,一辆长长的灰色小轿车像只箭似地迅速驶来,打破了瞬间的安宁。车身嘎然一声停在了空无一人的大楼前。车门开了,出来的竟然是

斯兰汀爵士，他慢吞吞地拖着两只笨重箱子，朝楼门走去。此时，楼门居然由里被打开了，但是开门的人不但没出来，反而退了回去。斯兰汀爵士朝着那人连续叫了两次，他终于走出了门梯。两人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后，爵士继续带着他的箱子上楼去了，而出来的人来到了大街上，光亮下神父看得清清楚楚，这人有一副强壮的肩膀和一颗随时都会朝前倾的头，此人正是年轻的亨利。

对于这场颇不寻常的邂逅布朗神父并没有加以深究，直到两天以后那位年轻人亲自驾车找到神父，请求他上车。“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说道，“我宁愿来找您而不是斯兰汀。您知道斯兰汀两天前发了疯，坚持要住进刚完工的公寓大楼里，他说只是临时住住。那就是为什么那天早上我得早早地去为他开门的缘故。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放一放。现在我想请您快点到我的叔叔家里去。”

“你叔叔是病了，还是怎么啦？”神父着急地问道。

“我想他是死了。”侄子回答说。

“你想他死了，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神父迅速地反问道，“找了医生没有？”

“没有，我们既没有请医生，也没有找到病人……尸体都不知道哪里去了，怎么去找大夫来检验。可我想我大概知道它丢在了什么地方……事实是我们已经将这事保密了两天，但是尸体确实是丢了。”

“你能彻彻底底把这件事告诉我，那样不更好些？”神父的语气相当温和平静。

“我知道这样谈论我那老叔叔的身躯是件大不敬的事情，但是人们在毫无头绪的时候不都是这样的？就我自己而言我可不善于隐藏。事情的全部或事情的概要，现在我先不告诉你事情的全部。让我先告诉你概要，也算是个较为详尽的概要吧，如人们常说的那样，随便的东猜西想而已。但事情的关键是我那可怜的

叔叔已经自杀了。”

他们乘坐的轿车迅速地驶出城市的边缘地区 ,向城郊的树林和公园走去。驶去沿着越来越密的山毛榉林子 ,还有半英里就是赫伯特爵士那小小庄园的大门了。这座庄园主要包括一个小巧玲珑的庭园和一个装饰点缀型的花园 ,这一切都铺展在具有古典豪华建筑的坡地上 ,坡地的下边就是本地区的主要河流了。当他们到达住宅以后 ,亨利领着布朗神父迅速地穿过古香古色的乔治王朝式房间 ,来到了花园的边缘。沿着鲜花夹道的陡坡小路他们静静地向前走着 ,远处灰白色的河流在他们眼前一望无遗。小路的拐角处是一个高大的古典瓮型建筑物 ,由一些不协调的各色各样的小花扎成的花环装饰着 ,在这里布朗神父突然发现坡下稀疏的树丛中和灌木丛后有一些动静 ,就像麻雀受惊后发生骚动一样。

远处河边稀疏的树丛中 ,两个像人的影子迅速分开了 ,一个很快地隐入树丛 ,另一个朝他们迎面而来 ,他俩停住了脚步 ,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之中。之后亨利利用他沉重的嗓音介绍道 ,“桑迪夫人 ,您还记得布朗神父……”

布朗神父当然认识赫伯特夫人 ,但是在当时的那一刹那他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桑迪夫人。她面部的痛苦和苍白像是死人的遗容。她比她的丈夫年轻得多 ,但此时她比这座老庄园和花园里的任何东西都苍老。布朗神父潜意识里想起从传统和阶层来分 ,她的确更古老些 ,是这座古老庄园的真正主人。她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 ,借着和赫伯特这位成功的生意人的联姻而使庄园又兴旺起来。她站在面前、活像一张古老的家族照片 ,或者可以看成是一个家族幽灵。她苍白的脸看上去很像一些老照片上的苏格兰女皇玛丽 ,脸蛋椭圆而下巴微尖 ;在其丈夫被认为自杀和尸体失踪的情况下 ,她的面部表情完全看不出是自然呢还是不自然。布朗神父潜意识的思维活动正猜想着刚才和她一

起在树丛里的人究竟是谁。

“我想您已经知道了这条噩耗，”赫伯特夫人开口讲道，沉着之中显得稍有不安。“可怜的赫伯特一定是受不住那些激进分子的迫害而自行了结了自己。你是否能答应我一件事，将那些把他迫害致死的激进分子绳之以法。”

“我感到十分的难过，桑迪夫人，”布朗神父表示了自己的心情，“我不得不承认我现在仍然感到困惑。您谈到了迫害，您真正地以为任何人靠钉在墙上的一张纸条就能逼死您的丈夫吗？”

“我想除了那张纸条外，”夫人回答说，她的眉头阴沉了下来，“一定还有其他方面的迫害。”

“人显得多么的脆弱，”布朗神父的话语中不无悲伤，“我从没想过他会以死来逃避被害，这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赫伯特夫人表示同意，双眼阴沉地盯着神父。“要不是他亲手写的绝笔，我可怎么也不会相信。”

“您说什么？”布朗神父的心猛地一跳，像一只小兔被枪击中了一样。

“我说的是真的，他留下了自己的绝笔，所以我想他应该属于自杀。”赫伯特夫人一面平静地说，一面沿着坡地径直朝上走去。

布朗神父默默转向亨利·桑迪，四个眼镜片询问般地相互对视着。亨利·桑迪稍微踌躇了一下，便自以为是地讲了起来。“是的，您瞧，事实看来已经很清楚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游泳手，常常每天早晨套上浴衣到河里来泡一泡。那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把浴衣留在了岸上，浴衣现在都还在那里。哦，他还留下了最后的遗言，说什么这是他最后的游泳，然后就去死，诸如此类的话。”

“他的遗言留在了哪里？”布朗神父问道。

“他把它们留在了悬浮在河面的树枝上，我猜想那是他最后能抓住的东西，就在浴衣下面一点点的地方。您先去看一看吧。”

布朗神父跑着下了最后的一段坡地 ,来到了河边。他仔细地观看着那棵在河面上的树 ,其枝叶差不多就擦到了水面。当然他从光滑的树皮上看见了刻下的绝命书 ,十分的清晰 :

“最后的一次游泳 ,然后只有一死。永别了 !

赫伯特·桑迪 ”

布朗神父审视的眼光慢慢地移回到了岸边 ,直到落在了那一包红黄相间 ,镶有金流苏的浴衣上。他拿起包 ,准备把它打开。几乎就在这个时候 ,他感觉到一个黑影闪过了他的视角 ;一个身材颇高的黑影从一棵树溜向另一棵树 ,似乎在跟踪桑迪夫人。神父毫不怀疑这就是夫人刚刚分手的同伴 ,而且他更确信这就是死者的秘书 ,鲁格特·雷先生。

“当然 ,这完全可能是桑迪爵士决定去死后留下的遗言 ,”布朗神父一面说 ,一面仔细审视浴衣包。“我们都听说过把情书刻在树上 ,看来也有把绝命书刻在树上的 ,桑迪爵士为什么会把它刻在树上呢 ?”

“呃 ,我想浴衣口袋里一时找不到任何可写的东西 ,”亨利述说了自己的见解 ,“在没笔没纸的情况下他自然就把遗言刻在了树干上。”

“听起来很像法国佬的做法 ,”神父对亨利的解释显然很失望。“但是我不那样认为。”一阵沉默之后 ,他的语气有了一定的改变 :

“实话实说了吧 ,我在想 ,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个人即使有一大堆笔 ,几大瓶墨水和几令白纸他也会在树干上刻字的。”

亨利抬眼望着他 ,神态很吃惊 ,眼镜歪架在他的鼻子上。“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劈头问道。

“呃 ,”布朗神父若有所思地解释道 ,“我并不是一定就指邮差递送木头上写的信 ,或者为了给朋友写个条 ,你把邮票贴在松树上 ,这想来是荒唐可笑的。事实上 ,一定得在特定的情况下 ,还得

有特定的人,而且这人喜欢这种以树为中心的交流。我再重复一遍,特定的情况,特定的人。正如诗歌里所唱的那样:假如这世界是纸,大海是墨水,假如川流不息的河水是墨汁,树林里的树是各种各样的笔……”

此时对于神父放荡不羁的想象桑迪明显地感到有点胆战心惊,是由于他觉得神父的话不可理解,还是他刚刚开始对此有所理解就不得而知了。

“你瞧,”神父一面说,一面慢慢地将浴衣包翻了一个转,“一个将死的人把遗言刻在树上是不可能把字写得清晰工整的。除非这人不是他自己,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

正细细地打量着浴衣包的神父缩回了手,似乎手指尖涌出了些粘糊糊的红色液体,两人的脸都变白了些。

“血!”布朗神父叫出声来,这时,除了潺潺的流水声外,四面一片寂静。

亨利清了清喉咙,捏了捏鼻子,弄出了些很不协调的声音。然后他用嘶哑的声音问道,“那是谁的血?”

“哦,是我的,”神父的脸色很严肃。

隔了一会他说道,“浴衣包里有一根别针,它将我的手指刺破了。但是我不认为你能理解这一点……针尖……哦,我想通了。”他像一个孩子似地吮吸起自己的手指来,他慢慢地吸着,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

“你瞧,”好长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道,“这浴衣是折叠好的,用别针别在了一起。浴衣没有被人打开过,至少在我挨刺之前没人打开过它。简单地说,赫伯特·桑迪根本就没穿过这件浴衣,他更不会在树干上刻上遗言,把自己淹死在这条河里。”

斜架在亨利鼻子上的夹鼻镜咋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但除此之外他可是惊得呆若木鸡,一动也没动。

布朗神父兴高采烈地继续往下讲,“咱们又回到了刚才讲的

老题目，特定的人喜欢把自己的私人书信留在树上，像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像形文字。桑迪在死之前有十分充裕的时间，为什么他不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给自己的妻子留下一张条子？这是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他就必须模仿其丈夫的字迹。现今这样的事很危险，专家们追查得非常严格。其实，本人也很难模仿自己的字迹，何况他人的。于是乎他在树皮上刻下了遗言，全是大写字母的。这可不是一场自杀，桑迪先生。如果一定要叫做什么的话，这是一场谋杀。”

年轻的身材高大的亨利倏地站了起来，像一头非洲的野兽，脚下的欧洲蕨和杂草丛也噼噼啪啪地弹射起来，接着他又蹲了下去，粗壮的脖子向前伸着。

“我这个人善于隐藏，”亨利说道，“可我有点怀疑这种事情的发生——可以说，有长时间的预期吧。老实讲，在这件事情上，对于这个家伙——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会毫不留情。”

“你究竟指的是谁？”神父问道，双眼严肃地直视对方。

“我是说您挑明了这是一场谋杀，我想我可以告诉您谁是凶手。”

亨利的讲述断断续续，布朗神父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刚才你说过有时人们把情书刻在树上。实际上，这事咱们这里就有，这树叶下面就刻有交织在一起的两种文字——我想您已经知道桑迪夫人早在她和我叔叔结婚之前就已经是这座庄园的继承人了，打那时候起她和那花花公子的混帐秘书就结识了。我猜他们一起在这里幽会，在树上刻下相亲相爱的誓言。如今，这棵曾经用来幽会的树又派了别的用场。”

“那他们一定是一对很可恶的人，”布朗神父插言道。

“难道可恶的人在历史上或警方的案情录上还少了吗？”亨利有点激动地反问道。“难道不存在那些把爱情搞得比仇恨更可怕的情夫情妇吗？难道您没听说过帮助玛丽女皇谋害前夫的巴士

威尔 ,以及所有那些有关情人的血腥故事吗 ?”

“我当然知道巴士威尔的传说 ,”神父回答道 ,“同时我也知道那太富有传奇性了。当然 ,做丈夫的有时也有那样被除掉的。但就这个案子而言 ,我想知道的就是尸体被弄到哪里去了 ?我是指他们把它藏到哪里去了 ?”

“我认为他们淹死了他 ,然后把尸体扔进了河里 ,”年轻的亨利有些不耐烦地哼哼说道。

布朗神父似有所悟地眨巴着眼睛 ,说道 ,“河流是想象出来的最好隐藏尸体的地方 ;也是真正尸体最难隐藏的地方。我是讲 ,把尸体扔进了河 ,可能被大水冲进了大海这种说法理论上很容易被接受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扔了进去 ,百分之九十九的结果是它不会被冲进大海里 ,而在某个地方或许被搁浅。我想他们一定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处理尸体 ,也许他们已经找到一个处理尸体的好办法 ,同时 ,如果有任何暴力的痕迹——”

“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尸体 ?”亨利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难道他们在那棵罪恶的树上刻下的东西还不能够揭露他们的罪行吗 ?”

“尸体是所有谋杀中最重要的证据 ,破案中十次有九次都得找到被藏起来的尸体。”

又是一阵沉寂 ,布朗神父继续翻弄着红色的浴衣 ,把它铺开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好一阵子他连头也没抬 ,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了这里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又有第三者加入 ,此时他正像花园里的一座雕像一样站立着 ,一动也不动。

“我想问一下 ,”神父放低了声音 ,“对于前几天装玻璃眼珠的那个小个子你怎么想 ,就是给你可怜的叔叔带来一封信的那个。我觉得你叔叔读过信之后就面色不对 ;后来 ,在听说自杀的消息时我并不觉得意外。那家伙是一个低级的私人侦探 ,但愿我猜错了。”

“哦 ,他有可能是吧 ,”亨利的回答显得有些迟疑 ,“家里面有

时发生那种事情时，父亲就雇佣有私人侦探，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想我叔叔手里掌握了他们通奸的证据，所以他们就……”

“我们不应该高声谈论，”布朗神父告诫说，“就在身后几尺，树丛后面。因为你家雇的侦探正在监视我们。”

他俩抬起头来，可不是吗，白花盛开的古典式花园中正站着那个装着玻璃珠眼睛的小个子，眼睁睁地死盯着他们，显得分外的可恶。

亨利迅速地又一次站起身来，看上去有点气喘吁吁。他愤怒地责问那人来这里干什么，并叫他立即滚蛋。

“斯兰汀爵士说如果神父能去见见他，他将非常地感激和荣幸，”花丛中的来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亨利·桑迪愤愤地转过身去；布朗神父把他的气愤理解为他与斯兰汀爵士之间私人的不快。在他们返身上坡之际，布朗神父稍有停顿，似乎是在研究树干的形状以及上面从前就刻下，现在已经黯淡的象征爱情的像形文字，不过他更多的时间是花在那所谓的遗书那更宽大、更松散的字体上。

“这些字母让你想起了什么？”神父问亨利。当看到脸色阴沉的同伴摇头时，他继续说道：“它们让我想起几天前威胁要赫伯特爵士命的那张纸条上的字迹。它们简直如出一辙。”

“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奇怪的事，是一个最难揭开的谜，”布朗神父一面做鬼脸，一面坦诚地说道。慢慢地神父来到刚刚装饰完毕的188号公寓，坐在了斯兰汀爵士的对面。这是上次劳资双方闹矛盾，工会工人撤出前剩下没完工的一套。公寓装修得很好看，斯兰汀爵士招待他喝酒和抽雪茄。爵士的举止冷静、随便，但态度十分友好，这让布朗神父吃惊不小。

“神父，你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了，我十分欣赏你的破案才能。这案子不仅警察局来的侦探们，甚至我们请来的私人侦探都解决不了，看来只有依靠你了。”

布朗神父放下手里的雪茄，一字一句地说道，“这倒不是他们解决不了，是他们没摸到案情的头绪。”

“的确如此，”爵士表示同意。“大概我也摸不到这事的头绪。”

“这桩案子跟其他的案子完全不一样，”神父说了下去，“似乎是罪犯故意地干了两桩不同的事，如果单独来看，任何一桩都有可能成功，但做在了一起就漏出了马脚。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假设，是同一名罪犯干的，他既贴出了激进分子似的恐吓令，又炮制了赫伯特爵士的绝命书。您可以不同意，认为那张告示完全有可能是一张无产阶级的宣言，劳工中有些极端分子确实想干掉他们的雇主，想干掉赫伯特爵士。即使这是真的，那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事后他，或者他们又留下完全相反的迷魂阵，造成一个自杀的印象。但是我得告诉您，劳工谋杀一说是站不住脚的。我太熟悉他们了，我太了解他们的领袖了。您假设像汤姆·格鲁兹或者霍甘这样的人去谋害一个人，然后被新闻媒体曝光，这会给他们的组织带来多么大的损害。如果他们一定执意要干，那他们一定是疯子。不，有这样一个人，他先装成愤怒的劳工贴出威胁信，其后又扮成去自杀的雇主写下绝命书。可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太让人不能理解。如果他能把这事当成自杀蒙混过关，那为什么当初又贴出威胁信，这不是反而没有帮到他的忙吗？您可以说这是事后编造出来的，因为自杀至少听起来不像谋杀那样容易引起公愤。可这把这两桩事放在一起，既引起了公愤，又诱发了好奇。他明明知道威胁信贴出之后公众的目光会在谋杀之上，可他真正的目的又是把大家的注意力从这上面引开。如果说这仅仅是一个事后想出的主意，那一定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想出来的。可我有一个感觉，这个罪犯很狡猾。您能有什么好主意吗？”

“没有，但是我能跟上您的思路。我先前说我摸不到头绪，不仅仅是我不知道谁杀死了赫伯特爵士，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先

要把赫伯特爵士的死归咎于他杀 , 后又将他的死归咎于自杀。”

布朗神父的脸扭结成了一团 , 一口一口的吸着嘴里的雪茄烟。烟头有节奏地一暗一明 , 就像大脑神经在充血、在燃烧。之后 , 他喃喃地开了口 , 就像在自言自语。

“我们必须保持头脑冷静、清醒 , 继续追下去。就像要解开思路中纠缠不清的死结。指定为谋杀和指定为自杀确实是相互矛盾的 , 一般情况下 , 罪犯会回避谋杀指控 ,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 他一定有这样做的理由 , 而且他肯定要这样去做 , 以至于后来编排出来的自杀故事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换句话说 , 当初散布出来的谋杀空气并非想制造一个杀人的指控。我是指他并不想找个人来承担杀人的罪责 , 他这样做一定有什么他自己特殊的原因 , 而且并不在乎让谁受到怀疑。总之 , 公开的威胁本身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究竟是为了什么 ?”

神父吸着烟 , 埋头苦苦地思索了五分钟 , 然后又说道 :

“除了暗示闹工潮者是杀人的嫌疑犯之外 , 公开的威胁谋杀还有什么作用呢 ? 能做些什么呢 ? 不过这一点非常明确 : 它刚刚是弄巧成拙。威胁警告赫伯特爵士不要解雇工人 , 而实际上 , 这是唯一一件能让他下决心这样做的事。您必须要考虑到赫伯特爵士的为人和名声。当他被我们疯狂的新闻界捧为强人 , 当他被愚蠢的英国名流亲昵地尊重为具有体育道德精神的正人君子 , 他决不会因为一只手枪的威胁就甘心屈服。这就像英国一年一度在阿斯特克举行的赛马会上那些戴着白帽子、插着白羽毛的英雄们 , 只能进 , 不能退 , 否则他自己心中美好的自我就会彻底地粉碎。这可是每一个英国绅士看的比命还重的东西。赫伯特爵士不是一个懦夫 , 他非常之勇敢 , 也非常之有激情 , 这常常令他马到成功。那天事发时 , 他那常常和工人打成一片的侄子当场就大叫 , 说这种挑衅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的确是这样 ,”斯兰汀爵士说道 , “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

俩相互注视了几秒钟，然后爵士漫不经心地又讲道，“所以您认为罪犯真正想得到的是——”

“是歇工，”布朗神父干脆利落地喊了出来。“或者您愿意把它称为罢工也罢，反正工程得停下来。他需要立即这样做，让另外一批工人紧接着开进来，用廉价劳力也罢，反正那批属于工会组织的工人得立即离开。这是他真正想得到的，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他达到了这个目的，而并不在乎那群激进分子背不背上一个谋杀者的罪名。之后呢……之后又出了什么事呢？我仅仅在这里瞎猜而已，我惟一能想得到的解释是他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就是他极力想使工程停顿下来后想干的事情。事完之后，他又拼命地，把注意力引向了河边，虽然有点自相矛盾，其目的就是调虎离山把大家的视线从建筑公寓那里引开。”

布朗神父抬起了头，透过圆圆的眼镜片，打量着房里的布置和家具，打量着面前这位激情不足，冷静却绰绰有余的绅士，以及他身后摆的两只箱子，那是爵士最近在公寓刚完工还没有装修的情况下就进驻时带来的。

“我想罪犯突然被公寓大楼里的什么人或事给惊吓了，”布朗神父又开口继续他的推理。“顺便问问，您为什么也早早地住进大楼里来了？……还有，年轻的亨利告诉我您住进大楼那天曾和他有过约会。事情是这样的吗？”

“完全没有的事，”斯兰汀回答道，“头一天的夜里，我从他的叔叔手里得到钥匙。我也不知道亨利那天早上为什么会从那里钻出来。”

“哦，”布朗神父说道，“我想我能猜到他去那里的原因……我想他正准备出门时您惊了他。”

“那您同时也认为，”斯兰汀爵士灰绿色的眼睛辉光一闪，“我也是您未解的谜？”

“我想您身上存在有两个疑点。其一，您当初为什么主动从

桑迪公司辞职 ;其二 ,您为什么又搬回来 ,而且住进了这座新修的大楼。”

斯兰汀抽着雪茄烟 ,若有所思。接着他弹掉烟灰 ,按了按面前桌上的铃。“如果您肯原谅 ,”爵士说道 ,“我还会请两个人进来。杰克逊 ,一听见铃声 ,您认识的那小个子侦探就会走进来 ,我还请了亨利·桑迪 ,让他等会儿来。”

布朗神父站起身 ,走到壁炉前 ,望着炉火沉思着。

“现在 ,”斯兰汀爵士继续道 ,“我不在乎回答您提出的两个问题。当初我离开桑迪公司是因为我断定公司里面有名堂 ,里面有人在偷钱。我现在回来 ,住进了这套公寓是因为我想看到赫伯特爵士之死的真相——在现场。”

小个子侦探进屋时 ,布朗神父转过了身子 ,双眼凝视着地毯 ,嘴里重复道 ,“在现场。”

“杰克逊先生会告诉您 ,”斯兰汀说道 ,“赫伯特爵士曾雇用他挖出了公司的蛀虫。在爵士失踪的前几天 ,他曾给过爵士一份报告 ,里面写着他的发现。”

“我明白了 ,”布朗神父开口道 ,“现在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失踪了。我知道他的尸体被藏在了什么地方。”

“您的意思是—— ?”主人着急地问道。

“就在这里面 ,”布朗神父一面说 ,一面用脚踩着地毯处 ,“就在这里 ,在这昂贵的波斯地毯的下面。”

“您怎么想出来的 ?”

“我刚刚记起来的 ,”布朗神父说道 ,“我在睡梦中曾发现过。”

他闭上了眼睛 ,极力想重新构成梦中出现过的画面 ,一面喃喃自语 ,像是在呓语 :

“这是一桩谋杀案 ,其关键在于怎样隐藏尸体 ;我想我是在梦中解决这一问题的。平时我总是在早上被建筑工地的敲击声所惊醒。而在那个特别的清晨 ,我在迷迷糊糊中被惊醒 ,又倒头睡

去 ,再醒的时候就预感到睡过了头 ,但事实上又没有睡过头。为什么呢?是因为那天天未亮的时候有过敲击声 ,虽然工地当时已经停工了。那敲击声急促、紧迫 ,出现在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一旦听到熟悉的声音人的身体自然产生条件反射 ,但随后我又倒头睡去 ,这是因为熟悉的声音和平常出现的时间相差很远。现在想一想 ,罪犯为什么要工地上所有的工作都突然停下来 ,等待新工人进场。这是因为如果老的一批工人第二天再来 ,他们会发现夜里有人加了班 ,赶了工。只有他们才知道昨天工程的进度 ,只有他们才知道昨天夜里有人浇灌了水泥 ,重新铺平了地板。这人必定懂得整个工艺 ,必定和工人们非常熟悉 ,偷学了他们的技术。”

在布朗神父讲述之际 ,门被推开了 ,一个头突然伸了进来。这是安装在粗壮脖子上的一个小脑袋 ,他正透过镜片 ,对着屋里的人眨巴着双眼。

布朗神父眼睛望着天花板 ,旁若无人地讲下去 ,“亨利·桑迪自称他这个人不善于隐藏。但是我认为他太过于谦虚了。”

门边的人转过身 ,顺着过廊迅速地溜走了。

“这些年来 ,他不仅成功地从公司偷走了许多钱 ,”神父的神态心不在焉 ,“而且当他的叔叔发现了他的偷盗 ,他就杀害了他 ,并以一种最为新颖的方式把他的尸体隐藏起来。”

在此同时 ,斯兰汀又一次重重地、长长地按了一次铃 ,铃声刺耳。已紧随在亨利身后的小个子侦探突然被击倒 ,像电影里的人物似的机械地向前滚动。布朗神父身子倚在阳台上 ,向下面望去。亨利像子弹一样射出前门 ,飞奔而去 ;街道上五六个人从栅栏后 ,灌木后跃出 ,像网一样散开 ,紧追不舍。布朗神父终于找出了案情的主要线索。一切都发生在这套公寓里 :亨利在这里掐死了叔叔赫伯特 ,把他的尸体藏在了坚固防漏的水泥地板下。为达到这个卑鄙目的 ,他不惜把整个工程都停了下来。被浴衣包里的

别针一刺 ,神父就产生了自己的猜测 ;这一刺告诉他自杀一说仅仅是布下的一个谜局 ,从这层意义上讲 ,挨一下刺也是很有价值的。

神父觉得他终于开始理解斯兰汀爵士了 ,而且他喜欢和这个性格古怪的老头打交道。以前他还以为他是冷血动物 ,现在明白他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荣誉感、值得尊敬的老人。正是这种正义感和荣誉感使他当初因看不惯而离开了公司 ,后来认识到这是推卸责任的做法 ,又主动地回来了 ,像一个努力的、令人讨厌的老侦探 ,住进了赫伯特被害死的那套公寓。由于他突然决定住进这套公寓打乱了罪犯的计划 ,在惊恐万分的情况下 ,亨利仓促地安排和布置了浴衣和自杀假像。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 ,在布朗神父回家休息之前 ,他再一次抬起头 ,扫视着面前这座高耸直刺夜空的黑色建筑 ;此时此刻的他记起了古老的埃及和巴比伦 ,以及所有那些人类所修建的、号称是永久性的建筑 ,可现在不都成了瓦砾散沙了吗 ?

“我开始的评论现在看来是对的 ,”布朗神父喃喃地自语道。“他让我想起了法国诗人柯比有关法老和金字塔的诗句 :山一般高大的屋啊 ,本应庇护千家万户 ,然而最终却成了一个人的坟墓。”

强盗乐园

强盗、土匪、山贼 ,现在已很难听说 ,历史已经进步而社会也更文明。然而在十九世纪的亚平宁山脉 ,其势之盛令人谈之而色变。不过假强盗、假土匪、假山贼也乘机应运而生 ,打着贪污、诈骗的招牌……

卡斯加利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那家常去的餐馆。作为托斯卡纳青年中一位颇有独创见解的诗人 ,卡斯加利享有相当的名气。这是一家海边的餐馆 ,窗外是碧波荡漾的地中海。餐馆门前的空地上搭着帆布篷 ,以遮挡日光和风雨。餐馆的四周种着柠檬和柑橘 ,犹如围起了一道树的篱墙。系着白色围裙的服务生已在收拾桌子 ,为讲究的早午餐做准备了 ,不过看起来多少有点虚张声势。卡斯加利天生一副鹰钩鼻 ,这一点很像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他那黑色的头发和那同样黑色的颈上的围巾 ,柔亮而光滑。他的头上也有一顶黑色的斗篷 ,而且很像随身带着的面黑面具。在他的身上 ,你可以嗅到某种威尼斯通俗闹剧的气息。他表现得如同的行吟诗人 ,所不同的是还有较为固定的活动场所 ,就像主教也有他固定的活动场所一样。然而在那个保守而闭塞的时代 ,卡斯加利却尽可能地做到像唐璜一样地游历世界。

因为 ,每次旅行他总要带上那两只箱子 :一只装有各种短剑 ,另外一只则放着曼陀林琴。用这些短剑 ,他曾多次在决斗中打败对手赢得胜利。而在某个假日里倚在埃塞尔·哈诺加小姐——一位约克郡银行家的极典雅的女儿——的窗前弹奏小夜曲 ,用的也正是这把曼陀林。然而他并不是无病呻吟的行吟诗人 ,也不是幼稚无知的小孩。他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和追求 ,他有理智 ,是个热

情洋溢的拉丁语青年。他的诗歌和任何人的散文一样通俗易懂。他渴望功名,好酒色。这一点在他那些朦胧的理想里或是对北方的毁誉参半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冥冥不可预测的人生,他的关注之切似乎暗含险恶甚至杀机。他太单纯了,以至于不可轻信。就像火焰或者大海,看似平静、简单,却孕育着暴烈。

约克郡银行家和他美丽的女儿现在住在餐馆隔壁的旅店里。这就是卡斯加利常来这儿来用餐的真正原因。他朝银行家住的屋子望了一眼,——他们的舞会还在进行着。餐馆里到处闪着金属的餐具的光泽,但是卡斯加利觉得,这一切竟是那么空虚、无聊。在一侧角落里,两个教士边吃边谈着什么。卡斯加利(这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竟也觉得,他们简直就像呱呱乱叫的乌鸦。然而不远的地方,从那结满果实的矮橘子树后面,一个人站了起来,正朝着他走来。这个人与众不同的衣着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见来者穿着花呢衣服,颈系粉红领结,衣领笔挺直立,脚上穿着一双黄色的长筒靴,显得特别耀眼。卡斯加利朝他望了望,心里一紧,然而很快镇静下来。这个貌似伦敦佬的人渐渐走近,卡斯加利仔细一看,吃了一惊:这个英国式打扮的来者原来有着一个意大利脑袋。毛茸茸的,黝黑而活泼。他的衣领像硬纸板一样挺着,而他那颗脑袋就从“纸板”以及滑稽的粉红色领结中突兀地伸了出来。原来这脑袋他曾认识。从那笔挺的英国式节日装上,卡斯加利认出了:他就是伊诺。要不是今日一见,卡斯加利恐怕再也想不起来这位旧日朋友了。伊诺,大学时曾是众所周知的奇才,那时还不到十五岁,而人们已习惯地认为他将在整个欧洲赢得荣誉了。但是后来进入社会,他却是失败了。他最初搞了一阵剧本创作,间或发表一些煽动性言论。后来几年里当过演员、旅行家、委托代理人以及记者什么的。卡斯加利记得最后一次听人提起他时,他还是个演员,不过依然毫无名气。然而他太喜欢在演艺圈出风头,据说后来有件什么丑闻把他卷了进去,此后就

一直不知道他的信息了。

“伊诺！”卡斯加利站起来，握着他的手，惊讶地说道，“我以前经常见你在休息室里，穿着各种不同的戏服的，但怎么也没想到会看见你穿着英国人的服饰呵。”

“这可不是英国人的服饰，”伊诺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是意大利人未来的服饰。”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卡斯加利顿了顿，“我得承认我更偏爱意大利人过去的服饰。”

“这就是你的老毛病了，卡斯加利。”伊诺说道，摇摇头，显出不敢恭维的样子，“——这也是意大利人的毛病。早在十六世纪，我们拖斯卡纳人就创造了这个国家的现代文明：现代的钢材、雕塑，以及现代化学。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不该有现代化的工厂，现代化的汽车，现代化的财政学，以及……现代化的服饰？”

“因为意大利人不配有这些东西。”卡斯加利答道，“要让意大利人真正变得进步起来，太难了，他们聪明过了头。一旦他们有了捷径可走，他们就绝不会走坎坷的新路。”

“是啊，在我看来，马可尼或者……才是意大利的骄傲，他们的光辉至今犹存。”伊诺说道，“所以我现在成了未来主义者以及……导游服务生。”

“导游服务生！”卡斯加利笑了起来，“这就是你不断变幻的职业中最近的一个？给谁作导游呢？”

“哦，是一个叫哈若加的，还有他一家子。”

“不就是隔壁旅店里那位银行家吗？”卡斯加利问道，急不可耐似的。

“正是他。”伊诺回答。

“报酬不错吧？”显然卡斯加利对当导游服务生这一行毫无所知。

“有报酬。”伊诺讳莫如深地笑了笑，显然答非所问，“不过我

这个导游服务生对什么都很好奇。”接着,他好像是要转变话题似的,突然说道,“那个银行家有个女儿和儿子。”

“那姑娘真是貌似天仙啊。”卡斯加利由衷地赞叹道,“至于那位父亲和儿子,我想不过是俗人罢了。哈若加……就算他没什么害人之心吧,难道你不觉得他就是我所说的那种俗人?他的保险箱里放着数百万,而我,就只有空空的口袋。但你绝不敢说——你没法说——他就比我聪明,比我勇敢,比我更有生气。他其实并不聪明,他那两只蓝眼睛胆怯得只有纽扣那么大。难道正如人们所说的他精力充沛吗?你看他走起路来像是无精打采,像吃了迷魂药似的。他不过是还算有点良心的和气的老傻瓜。他有钱,那有什么大不了的?还不是像小孩子收集邮票那样一点点积攒的结果。哪有伊诺你那样有经商的头脑?你不会就这样凑合着过下去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挣他那么多钱,还真的要聪明。不过首先还得有‘想要’钱的那股子傻劲。”

“我够傻的。”伊诺忧郁地说道,“不过,我看你还是暂时不要评价他的好。你看,他不是已经走进来了吗?”

的确,哈若加先生这位金融寡头真地进来了。哈若加先生个子高大,然而由于年纪的缘故,他的蓝眼睛开始浑浊,褪色的胡须使他显得老气横秋。但他举手投足还是很有风度,起码也曾做过上校吧。他的手里此刻握着几封还未开启的信。他的儿子,弗兰克,真算得上一位帅小伙子,一头漂亮的鬈发,成熟的黝黑的皮肤,血气方刚。但是也没有人注意他。和往常一样,所有的眼光都落在了埃塞尔·哈若加的身上,就像全都给钉住了——至少有一会儿是这样。她的希腊式的金黄色头发和那晨曦般柔和的肤色映衬在深蓝色的大海里,活脱一位女神。卡斯加利不觉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啜饮着什么。他确实在啜饮,啜饮着祖先所创造的古典美。伊诺也在打量她,似乎更为迷惑不解。哈若加小姐光彩照人,而且,在这种场合也乐意与人交谈。在过去的那些岁月

里,她和她的家人已经养成了欧洲大陆才有的那种随和的习惯。这使得卡斯加利这个陌生人甚至像伊诺那样的导游服务生也能够和他们坐到一张桌子边交谈。在埃塞尔·哈若加的身上,古典美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她为父亲的财富骄傲,为她那些时尚的乐趣自豪,安于现状,爱打情骂俏,她就是这一切的组合。而且她有温厚善良的性情,这使得她非常受欢迎,也使得她那世俗的高贵成为一种让人感觉新鲜而亲近的东西。

此刻,他们正在激烈地争论这样一个话题:他们周末准备去游玩的那条山路是否真如人们传说的那样危险?当然,危险不是来自岩石,也不是山崩,而是来自某种更富传奇色彩的——盗匪。埃塞尔一直在煞有介事地想要说服众人,现代传说里的那些真正的凶手、强盗,仍然经常在那些山梁上出没,并占据着亚平宁山脉的主要要道。

“听他们讲,”她带着十足的学生气说道,“统治这个国家的不是国民之王,而是强盗之王。但那位强盗之王究竟是什么角色?”

“一个大人物,小姐。”卡斯加利答道,“一个可以和你们英国的罗宾汉一样值得称道的大人物。他就是那个强盗之王。大约十年以前,正当人们传闻强盗已不再可能存在着亚平宁的时候,蒙卡洛开始出现在那些山上。而且很快威名远扬。人们经常发现他的措辞激昂的布告四处散插。据说在那些山谷里,到处都有他的武装哨兵。曾经有六次,意大利政府军向他发起进攻,想把他驱逐出去,但是每次都被打的落花流水,传说中的蒙卡洛是如此的神奇,真使人想到当年的拿破仑。”

“像这种事情,”银行家哈若加终于煞有介事地说话了,“在英国是绝对不允许的。当然,我们最好还是另选路线。——但是我们的导游服务生说那儿非常安全。”

“确实是这样,”伊诺傲慢地说道,“我已去过那地方二十次了。在我们祖父那个年代也许真有所谓‘强盗之王’的,但那已属

于历史 ,倘若不是属于寓言的话。那些强盗现在已经被彻底铲除了。”

“根本不可能被彻底铲除掉 ,”卡斯加利接过话来 ,“因为对于南方人来说 ,武装叛乱是常有的事情。我们的农民像大山一样仁慈宽厚 ,生机勃勃 ,但是藏着火的暗流。失意、绝望时怎么办 ?北方人习惯于借酒浇愁 ,我们南方的穷人就不同了。匕首就是他们最习以为常的回应。”

“诗人的见解就是与众不同 ,”伊诺冷笑着说道 ,“要是希格诺·卡斯加利是英国人的话 ,他大概现在还在万兹沃斯山上寻找他的强盗吧。相信我 ,在意大利是绝不会遭到抢劫的 ,就像在波士顿没有什么被剥掉头皮的危险一样。”

“那你是主张去了 ?”哈若加先生皱着眉头说道。

“天啊 ,听起来真让人害怕 !”埃塞尔叫了起来。她转过头来看卡斯卡利 ,眼里闪着炯炯目光 ,“你还认为那关口很危险吗 ?”

卡斯加利甩了甩垂下来的头发。“我知道山上很危险 ,”他说 ,“但我明天还是要去看看。”

一阵争执之后 ,埃塞尔、老哈若加、伊诺和卡斯加利都起身离开了 ,暂时留下小哈若加一人 ,一边抽烟一边喝着酒。就在这时 ,一直坐在餐馆角落里的那两位教士站起身来。个子稍高的那位白头发意大利教士离开了。个子稍矮的那位转过身 ,向银行家的儿子走了过来。小哈若加惊奇地发现 ,这位罗马教士原来是个英国人。他记得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难道在他那些天主教朋友的聚会上吗 ?他还没弄明白 ,教士说话了。

“弗兰克·哈若加先生 ,”他说道 ,“我想我已经作过自我介绍了 ,但或许你已记不起来了。其实 ,假如我作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对你讲这件听来奇怪的事 ,可能还会好些。哈若加先生 ,我只想说一句话就走——照顾好你的妹妹 ,在她悲痛的时候 !”

作为哥哥 ,弗兰克平时是没怎么在意妹妹的情绪的。然而妹

妹那神采飞扬的形象分明还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她那快活的带着轻蔑的笑声似乎还萦绕在他的耳畔,从未离去。他甚至还能听见她愉快的笑声此刻正从旅店的花园里传过来。她怎么会悲痛?弗兰克不知所措地注视着这位神情忧郁的好心人。

“你是说那些强盗?”他问道,突然想起自己原来也是模模糊糊地感到害怕的,“还是你想起了卡斯加利那些令人恐惧的话?”

“别想那么多,”教士说道,“该来的都会来,平心静气,万事随缘。”

说完这句话后,教士匆匆离开了。弗兰克呆在那儿,愕然地张着嘴。

一两天以后,满载着这群人的马车就摇摇晃晃行进在阴森的山嘴上。不论伊诺如何语气轻松地否认危险的存在,也不论卡斯加利如何激烈地反对他的看法,哈若加一家却只管他们的游玩了,因为那才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卡斯加利也等到他们出发的时候一起来了。更为奇怪的是,那位矮个子教士也在马车经过一个海边小镇的车站时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声称因为出差的缘故,他也正好要路经这些中部的大山。然而小哈若加不得不把他的出现与昨天他那莫名其妙的忧虑和警告联系起来。

他们乘坐的这辆马车是伊诺发明的,由四匹马拉着,内部十分宽阔。事实上,这位导游服务生凭着自己的积极、活跃和聪明一手负责这次旅行的所有事务。现在,他们没有再谈也没有再想强盗的事了,好像根本就没有那回事。然而实际上,他们已暗暗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伊诺和弗兰克都准备了左轮手枪,而且已经上膛。卡斯加利(此时快活得像个孩子似的)在他那顶黑色斗篷下也已放上了一把短剑。

卡斯加利就坐在可爱的埃塞尔身边,那是他上车时“抢”到的位置。他的另一侧则坐着那位布朗神父。不过还好,一路上他不大多嘴,这使得卡斯加利有的是机会和她说话。伊诺和哈若加父

子则坐在马车里相对的另一张椅子上。卡斯加利情绪高涨,他坚定地相信危险的存在。他那一路过浓的谈兴,很可能被埃塞尔小姐怀疑为他是疯子。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着。在那些岩石的后面或者树林子里,埃塞尔似乎真地觉察到了什么异样的东西。这使得她和卡斯加利一样兴奋起来,像是掉进了紫色的荒谬的天国,看见六神骖驾的太阳在飞奔。山路奇形怪状,时而像白猫似地不断爬升,时而像绷紧的绳索吊在深渊之上,时而又像套马索蜿蜒在莽莽山间。

但是不管他们爬得多高,山下的荒漠始终看来像玫瑰花绽放着。田野在阳光下、在微风里闪着光芒,到处是翠鸟、鸚鵡和蜂鸟的颜色,像是白花的聚会似的。然而埃塞尔觉得,要说草地和树林,英国的最可爱。要说山峰和峡谷,史诺登和格林科的最壮观。倒是这里的奇特的风景,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那像是南方的园林长在北方的山坡上,如同格林科的峡谷结着肯特郡的果实一样奇特。这里没有寒冷,没有萧瑟,连英国人也不会联想到高原或者荒野。这里倒像是座被地震肢解了的宫殿,或像是郁金香的园子,让上天安排在这半山上。

“这里甚至比比基山上的那些园子都还漂亮!”埃塞尔感叹道。

“这是我们的奇迹,”卡斯加利说道,“是火山的杰作。也是自然演化的杰作,暴烈而孕育成果。”

“你就是一个暴烈的人。”她冲着他笑了笑。

“但是没有成果,”他说,“如果我今晚死去,我就将一辈子是一个光棍,我真傻呀。”

“是你自己来的,不是我的错。”埃塞尔似乎很艰难地沉默了一阵,说道。

“当然不是你的错,”卡斯加利答道,“特洛伊城沦陷,那也不是你的错。”

他们说着话 ,不知不觉已来到一处峻峭的悬崖。悬崖像飞鸟展开的翅膀 ,罩着下面阴森的窄道 ,从上投下恐怖的阴影。马儿也似乎感到了恐怖 ,犹豫不前。车夫跳下车 ,牵着它们走 ,但是这些马儿已经吓得不听使唤了。突然 ,一匹受惊的马“呼啦”一声前脚腾空而起 ,马车一下子失去平衡 ,向一侧猛烈倾斜 ,转眼间“轰”地一声栽到了灌木丛里 ,卡斯加利赶紧伸过手去把埃塞尔抱住。她尖叫着 ,也紧紧地把他抱住了。卡斯加利像突然遭到了雷击 ,不觉一阵眩晕 ,一阵兴奋 ,他想 ,活着也就为了这一刻。

就在马车倾斜 ,四壁翻转的瞬间 ,发生了更为惊险的一幕。老哈若加 ,此前一直萎靡不振 ,突然腾了起来 ,往崖壁上一处空地跳去。在那瞬间 ,人们还以为他是企图自杀呢 ,随后便惊叹他的明智之极了。卡斯加利原先一直觉得哈若加先生不过如此而已 ,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果断、敏捷和锐利的洞察力了。老哈若加不偏不倚 ,正好跳到了一块铺有泥炭和三叶草的松软空地上 ,甚至让人疑心有人事先安排好的。除了看起来有点狼狈而外 ,一车人也还幸运。他们掉下去的地方是一口大坑 ,长满了鲜花和野草 ,像是一大块凹下去的草地。或是像山峦的长袍上一个绿色的绒布口袋似的。所以除了一些小行李或者口袋里的一些小东西四处散落而外 ,他们几乎都没有受什么伤。马车还陷在茂密的灌木林子里 ,而那些马则痛苦地悬在斜坡边。矮个子神父最先坐了起来 ,他木然地摸着脑袋 ,像是还没有从这场惊险中脱离出来。弗兰克·哈若加听见他自言自语 :“怎么偏偏掉在这儿?”

神父瞥了瞥四周 ,一片狼藉。他找到了他那把笨重的雨伞。雨伞旁边躺着顶宽边斗篷 ,显然那是从卡斯加利头上掉下来的。神父在雨伞旁边找到了一封信 ,他看了一眼收信人的地址 ,就把信交给老哈若加了。在神父的另一边 ,埃塞尔小姐的遮阳帽半掩在草丛里 ,而在它的旁边是一个奇怪的小瓶子 ,将近有两英寸长。神父把它捡了起来 ,趁人不注意时迅速拧开瓶盖 ,凑到鼻子边嗅

了一下 ,他的脸即刻转为土灰色了。

“天哪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难道是她的 ? 难道她的悲痛已经降临了 ?”他顺势把它放进了背心口袋里去了。“原谅我吧 , 天主 !”他默念着 ,“我要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神父面带痛苦地看着埃塞尔。此刻卡斯加利正把她从花丛中扶起来。他听见卡斯加利略带调皮地说道 :“呵哈 ,我们掉进天国里来了 ,看 ,这就是天宫。但是只有神灵才能像我们这样竖着掉下去的。”

埃塞尔从那些花丛中站起来时分明显得如此漂亮 ,如此高兴。神父的疑虑开始动摇了。“说不定这瓶毒药不是她的呢 ,”他想 ,“可能是卡斯加利的恶作剧吧。”

卡斯加利轻轻地把她扶起来 ,滑稽地向她鞠了一躬 ,然后拔出刀来 ,把绷紧的缰绳砍断了。那些马儿于是挣扎着站了起来 ,不住地颤抖着。这时 ,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晒得黝黑的人——那个车夫 ,从灌木丛里不声不响地钻了出来 ,手里牵着那几匹马的缰绳。在他的腰间 ,系着一把又宽又弯的怪刀。除了他那悄然的出现而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了。卡斯加利问 :“你想干什么 ?”他没有回答。

卡斯加利转过脸来 ,看着坑里的这群困惑的惊讶的脸。他突然觉察到另一个腰别短枪、同样黝黑的衣衫褴褛的人正倚在坑下方的一块岩石上 ,望着他们。卡斯加利一抬头 ,便看见他们刚才摔下来的地方 ,四支卡宾枪的阴森森的枪口正对着他们 ,还有四张棕色的脸以及四对死盯着他们的眼睛。

“是强盗 !”卡斯加利叫起来 ,既兴奋又害怕 ,“原来这个坑是个陷阱 ,伊诺。如果你答应我先把那个车夫干掉 ,我想我们或许能杀出去。他们只有六个人。”

“可是 ,”伊诺冷峻地站在那儿 ,两只手插在口袋里 ,说道 ,“可是马车夫是哈若加先生的仆人 ,我们如何能干掉他的仆人呢 ?”

“还管那么多干嘛！把他干掉！”卡斯加利催促道，“他肯定是得了黑钱，想谋害他的主人。我们把埃塞尔小姐夹在中间，冲过去！”

面对阴森恐怖的卡宾枪口，卡斯加利毫不畏惧，他在野花草丛中艰难行进着。但是他继而发现，除了小哈若加外没有人跟上来。他转过身去，挥舞了一下短剑，示意其他人跟上。他看到伊诺还叉着腿站在那儿没动，两只手依然放在口袋里。他的带着嘲讽神情的瘦脸在暮色里变得越来越长。

“卡斯加利！你觉得我是同学中的失败者，是不是？”伊诺说道，“你自以为你才是成功者。可是我要说，我比你更成功，我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你的地位更高。我一直在饰演着史诗，而你，只不过老在写作而已。”

“你疯了！瞎说些什么！还不快点！”卡斯加利在前面吼道，“我们这位小姐需要照顾，你却在那儿发牢骚，是不是还要我们三个大男人来帮你一把呀？你以为你是谁？”

“我是蒙卡洛。”伊诺大声而平静地说道，“我就是那个强盗之王。欢迎来到我的避暑山庄，诸位！”

他正说着，灌木丛中又钻出五个默不做声的持枪歹徒，望着伊诺，等候他的吩咐。其中一个歹徒的手里拿着一大张纸样的东西。

“这个可爱的小巢，是我们野餐的地方。”这位强盗导游说道，语气依然那样轻松，脸上还挂着阴险恐怖的微笑，“这个小巢和下面几个洞穴一起，就是人们所说的强盗乐园。这是我在这些山上的主要据点。因为，——你们无疑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地方不论是从上面的马路或是下面的山谷都发现不了。这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且不容易被发现。我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光，当然也会在这里死去——如果警察居然跟到这里来了的话。我可不是那种至死抵抗的囚徒，我比他们明智，我会把最后一颗子

弹留给自己。”

大家都静静地惊愕地看着他，唯独布朗神父例外。他的手指抚弄着口袋里那个毒药瓶，重重地舒了口气。“谢天谢地！”他喃喃地说道，“这还差不多——这瓶毒药当然是这个盗贼的。有了它，他就永远不会束手就擒，就像不肯屈服的亡命之徒一样。”

此刻，这位强盗之王正以他那种看似礼貌的然而让人心惊胆颤的口吻继续着他的演讲。“现在只能由我来，”他说，“向你们——我的尊贵的客人——介绍一下我的条件。我不得不提的当然是赎金。实际上，这是我借以生存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即使是赎金也只适用于你们中的部分人。对于尊敬的布朗神父以及有名的希诺·卡斯加利，我将在明天清早还他们自由，并亲自护送出山。因为，——恕我直言——诗人和教士从来就不富有，要想从他们身上考虑赎金问题，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因此（既然不可能从他们身上捞到什么），让我们借此机会向古典文学和神圣的教会表示我们诚挚的敬意吧！”

他暂时停了停，脸上带着让人恐怖的微笑。布朗神父神秘地向他眨巴了一阵眼睛，就又装作仔细倾听的样子了。强盗之王从旁边一随从手里接过那张大纸，上下打量了一番，继续说道，“我的其他意图都已清楚地写在这份布告上了。待会儿我就把它分发下去，然后在山谷里的每个村庄和十字路口张贴。在这里我就不再说了，待会儿你们自己会看到的。我的布告的主要内容就是：我首先宣布我已俘获了英国百万富翁和金融寡头塞穆尔·哈若加先生。其次我宣布在他身上发现了价值两千英镑的钞票和证券，并说他已经把它们交给了我。但是现在我可不能在这事还未发生之前就向轻信的公众宣布它已经发生了，因为这实在是不道义的事。我提议这事儿马上就兑现。我提议老哈若加先生现在就把口袋里那两千英镑给我。”

银行家低垂着眼帘，看了看他。从他满脸通红看来，像是很

生气的样子,但是看来是有些害怕了。马车掉落时他那腾空一跳似乎已耗尽了他的所有精力。当卡斯加利和弗兰克企图大胆冲出盗匪的包围时,他垂头丧气的没有动。现在,他那只颤抖的红色的手极不情愿地朝胸前口袋里摸去,接着就把一叠纸和信封什么的都递给了盗贼之王伊诺。

“很好!”伊诺说道,显得很高兴,“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都很合作,我衷心的感谢各位。为了尽早让全意大利人都知道这份布告,我还是继续谈我的条件吧。第三是关于赎金。我现在要求哈若加的朋友们支付三千英镑作为赎金。我想这肯定不算多,实际上,把他们的价值估计得这样低实在是有点侮辱他们的身份了。为了日后与这个富贵之家哪怕是一天的交往,谁不愿意付出三倍的价钱?对了,我还得告诉你们这张布告的最后是一些法律内容,即如果不能准时拿到赎金的惩罚。不过,女士们先生们,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好,有的吃有的喝有的抽有的住,非常舒适。再次欢迎各位光临强盗乐园。”

这期间,又有喽罗不断加入进来,全都拿着卡宾枪,戴着脏兮兮的软边帽,满脸狐疑。他们的数量之大,连卡斯加利也不得不承认,要想凭几支刀剑就冲得出去几乎没有希望。他四下张望了一阵,见埃塞尔已经跑到父亲身边,这会儿正在安慰他呢。她曾为父亲的成就强烈地自豪过,现在她一样强烈地爱着她的父亲,甚至超过从前的任何时候。或许是出于恋爱中人的爱屋及乌吧,卡斯加利对她的孝顺也充满敬意了,但即刻被这些诸如此类的不抗争给激怒了。他“嘭”地把剑插回剑鞘,生气地走到堤坎边,重重地坐了下来。布朗神父坐在离他一两码的地方。卡斯加利看着他,无名之火就涌上来了。

“这下可好了,”卡斯加利苦笑道,“他们该不会还以为我罗曼蒂克了吧?——我不是说过,山上会有强盗吗?”

“也许有吧。”布朗神父不置可否。

“什么？”卡斯加利生气地问道。

“我是说——我搞不懂。”神父答道，“搞不懂伊诺或蒙卡洛或——管他叫什么名字呢。导游服务生？这已让我费解。要说是强盗吧，我就更不知所云了。”

“此话怎讲？”卡斯加利急切地问道，“圣母玛利亚！我也是觉得这个人有些地方令人费解呀。”

“有三个地方我不明白。”布朗神父说道，“不过还是你自己来评判吧。首先我必须告诉你，几天前我也在那家海边餐馆吃过饭。当时你们离开时，你和哈若加小姐走在前面，有说有笑的。银行家和导游服务生伊诺走在后面，他们很少说话，即使有也是很小声。没想到我碰巧听到了一句话。那是伊诺说的，——‘是啊，让她再高兴一会儿吧。你知道那个打击随时都可能把她击溃的。’老哈若加听了之后没有回答。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名堂。我当时因为冲动，就警告了她哥哥，说她可能有危险。我也说不清楚这危险到底是什么。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如果伊诺指的是这次被劫的事，那显然说不通。因为，既然他一心想引老哈若加入圈套，那他又何必警告他甚至明显地暗示他会有危险？所以肯定不是指的这个。但如果不是，那又会是什么呢？这只有服务生和银行家才知道了。唉！看来哈若加小姐要大难临头了。”

“哈若加小姐？”卡斯加利腾地坐了起来，愤怒地说道，“你继续讲，继续。”

“我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这位强盗之王身上，”布朗神父沉思着继续说道，“我的第二个疑问乃是：既然他本意是想勒索赎金，为什么老是强调他当场从这位银行家的身上拿走了两千英镑？一点都看不出想要赎金的样子，倒像是只为了他身上那点钱似的。但如果哈若加的朋友们知道这些强盗贫穷而暴虐的话，他们就更有可能是对他的生还不抱希望。然而在这里，‘掠夺’却得到了强调甚至在布告中也被摆在了首要的位置。为什么伊诺·蒙卡洛

如此想要告诉整个欧洲：在他勒索这位银行家之前已强行扒了他的腰包？”

“我想不出来，”卡斯加利用力地挠了挠浓黑的头发，似乎没有弄明白，“或许你觉得在引导我，可实际上我越听越糊涂了。但这位盗贼之王的最后一个疑点会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疑点，”布朗神父说道，仍然沉思着，“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堤坎。为什么这位盗贼之王把这里叫做他的主要据点，并称之为强盗乐园呢？当然，这里确实软绵绵的，掉下来也没什么事，看起来也的确优雅舒适，有乐园的味道。然而正如他所说，这里不论从山顶上还是山谷里都看不见，因而当然是个藏身的好场所。但这里不是什么据点。这不可能是什么据点。如果说是据点的话，那也只能算是这里最容易攻破的据点。因为，实际上，这所谓的据点的上面就是一条穿越整个山脉的大路——警察最有可能经过的就是这条大路。真弄不明白，半个小时前，五条蹩脚的短枪居然就选择在这儿把我们截获了。可是只需四分之一连的兵力就足以从悬崖上把他们击溃的。不管这个奇怪的长满花草的大坑到底是什么，但它绝不可能是什么据点。显然这个据点，有别的什么奇怪的用途和价格。不过这一点我就更加搞明白了。这里倒更像是个天然的剧场或者演员休息室，或者什么浪漫喜剧演出台，或者……”

神父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语气真诚而肯定，然而在卡斯加利听来渐渐毫无兴趣。他已显得不耐烦，但他的敏感的神经和高度警觉却让他听到了山林中隐约传来的异样的声响。这声响非常的微弱，但是他敢发誓，晚风中确实夹杂着什么东西，像是马蹄声，以及隐隐约约的喧闹的叫喊声。

这时，其实远在几位经验较为不足的英国人感觉到这异样的振动之前，蒙卡洛已跑到较高处的堤坎上，站在那被马车破坏了灌木丛里，靠着一棵树，往他们来的那条路望去。他站在那里

的样子看起来真是丑陋：形状怪异的帽檐软软地耷拉下来，那象征强盗之王的腰带和短剑不停地摇晃着，而同时他那导游服务生的粗劣的补丁装却也异常刺眼地显了出来。

不一会儿，他转过茶青色的傲慢的脸来，做了一个手势。众喽罗立即四处散开，十分得整齐有序，很像是训练有素，而且明显地符合游击战术的规则。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去占据那条沿山而行的马路，而是藏在马路两侧的树林子里，就像是藏在暗处观察敌人的动静一样。远处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大，连马路都震动得不停地响了，同时可以清晰地听见某个喊口令的声音。喽罗们颤抖着缩成一团，互相咒骂着，嘀咕着，好像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异常恐惧。晚风里开始荡漾着少许金属碰撞的声响，那是扳动手枪扳机的声响，是解下砍刀的声响或刀鞘碰着石头的声响。渐渐地，来自两个方向的嘈杂声开始在大坑上面的马路上汇集。树枝折断着，众马嘶鸣着，人声鼎沸着。

“救援来啦！”卡斯加利兴奋地叫了起来。他腾地站起身，挥舞着他那顶大斗篷，“警察就在上面！争取自由、还击匪徒的时刻到了！我们也来做一次强盗们的叛乱者吧！来，别什么都推给警察，在现代社会里那样不负责任真是不应该。咱们从后面动手。现在，警察来救我们了。朋友们，来吧，也让我们来帮一把！”

说着，卡斯加利扔掉了手里的斗篷，斗篷轻飘飘着穿过树枝。他再一次拔出短剑来，朝上面那条马路爬去。弗兰克·哈若加也跳了起来，提起左轮手枪，跑过来援助他。但是即刻被他父亲那急躁不安的沙哑的声音给叫住了。

“一切都完了，”老哈若加哽咽着说道，“我希望你不要去介入！”

“但是，爸爸！”弗兰克激动地说道，“这位意大利人已经带头了，难道你想被人唾弃，说我们英国人胆小如鼠吗？”

“没用的，”老哈若加说道，此刻剧烈地颤抖起来，“没用的。

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布朗神父看了看这位银行家，然后本能地把手放在心脏处，但实际上是放在了那只装有毒药的瓶子上。他的脸上呈现出死亡将至的恐怖的表情，他心理有一种预感，那就是死亡即将降临。

此刻，卡斯加利没有停下来等待支援，他冲上了伊诺所站的堤坎，照着他的肩膀就是狠狠一击。盗贼之王伊诺踉跄着转过身来，手里握着出鞘的短剑。卡斯加利什么也没有说，呼哧就是一刀朝对方脑袋砍去，伊诺赶紧挥刀挡。但在两刀碰击之时，盗贼之王每每故意不击中卡斯加利，就这样一边打一边还笑着。

“何必动刀动枪的，老小伙子？”伊诺用活泼的意大利里语冲他说道，“这场该死的游戏很快就会结束啦。”

“亏你说得出来，混蛋！”卡斯加利气喘嘘嘘，但他却不觉越战越勇了，“难道你所谓的勇猛也是假的，就像你诚实的品质一样？”

“有关我的一切都是假的。”伊诺轻松而愉快地答道，“我是个演员，如果说我个人有什么品质的话，那我也早就忘记了。我既不是真的导游服务生，也不是真的强盗，我只是一堆虚假的面具的化身。总不能因为我的一切是假的你就要和我决斗吧？”

说着，他像孩子似的天真地笑了起来，背靠着马路下面的斜坡，又恢复了他刚才站在那里的那种观望态度了。

山崖下夜色渐渐变浓，已经不大容易分辨得出局势的发展了。不过，依稀还看得清高个子警察驾着马冲过缩做一团的喽罗们，而后者与其说是准备把这些来犯之敌干掉，倒不如说是在骚扰、吓唬他们呢。这简直就像是一群市民围着警察，企图阻止他们通行一样。卡斯加利想不出更贴切的比喻来。而这就是即将完蛋的强盗们最后表演？卡斯加利困惑不解地转动着迷茫的双眼。这时他感到肘部被人碰了一下，一看，是矮个子神父。布朗神父神情怪异地站在那里，就像戴着顶大帽子的小个子洛亚，指望别人来安慰他一两句的。

“希格诺·卡斯加利，”神父说道，“在这场奇怪的危机中，任何过激的话都会得到天主的饶恕的。——或许你可以去做一件事，这样你可以发挥更大的用处而又不用再去帮助那些警察，他们迟早会冲进来的。你会同意我这或许不恰当的建议的。你喜欢那位姑娘吗？我是说真的喜欢她，想娶她，想做她的丈夫吗？”

“当然。”卡斯加利坚定地答道。

“她在乎你吗？”

“我想是的。”回答这句时，他一脸严肃。

“那就过去照顾她吧，”教士说道，“为她献出一切吧，为她献出天和地——假如你有的话。再不去时间就来不及了。”

“为什么？”卡斯加利惊奇地问道。

“因为……”布朗神父答道，“因为这是她的最后时日了。”

“疯话！这绝不可能，”卡斯加利争辩道，“如果如你所说将发生可怕的事情，看来我必须得去救援了。”

“好吧，你快过去，”神父说道，“把她从末日边上救回来吧。”

神父说话的当儿，山坡上传来了灌木噼啪断裂的声响：溃逃的强盗们冲回来了。只见他们唰唰跳进身下的灌木林和厚草丛里，俨然一群被紧紧追赶的丧家之犬。已经看得见骑在上面的警察的高高的帽子穿过折断的树丛过来了。这时听见一声令下，随后就是众人下马的声响。一个胡须灰白的高个子警官，戴着顶高高翘起的警帽，手里拿着一张纸样的东西出现在那个大坑的缺口处，那儿就是强盗乐园的大门。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还是银行家老哈若加打破了沉默，不过是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他沙哑着嗓子，就像被人扼住了喉咙似的，吼起来：“抢劫！我被抢劫了。”

“怎么啦，那是几个小时以前的事了。”他的儿子弗兰克满怀狐疑地叫起来，“你不是被抢去了两千英镑吗？”

“不是两千英镑，”银行家说道，他突然显得可怕地镇静，“只

是一个小瓶子。”

那位胡须灰白的警官昂首阔步地走在绿茵满地的坑里了。他从盗贼之王的身边走过，拍了拍他的肩膀，像是抚摸又像是打击似的，然后推了他一下，伊诺于是摇晃起来。“你也会有麻烦的，”警官说道，“如果你玩这些把戏的话。”

在卡斯加利看来，这似乎不像是俘获强盗之王的场面。这时，警官走到老哈若加面前停了下来：“塞缪尔·哈若加，我现在以法律的名义宣布逮捕你。因为你涉嫌贪污了赫尔—赫泽兹菲尔德银行的资金。”

这位大银行家居然神情怪异地微微点了点头，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在作什么决定似的。突然还没来得及别人插话，他已经转过身子，一步踏在悬崖边上了。接着，就像当初跳出马车时的情形一样，他纵身跳了起来。但是所不同的是，他这次不是跳到脚下的小块草地上，而是跳到千英尺深的峡谷里，自杀身亡了。

意大利警官对布朗神父充满了愤恨，但也掺杂着不少敬意的成分。“他这次总算逃不掉了。”他说道，“所谓的大银行家哈若加才是个大强盗，——如果你愿意的话，完全可以这么说。我想，他一生中最后的这次伎俩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几年前他挟带公司的巨款逃到了意大利，然后出钱雇了几个人，装成自己被强盗俘获，以此来隐藏真相。当时就引起了许多警察的重视。但是几年来，他还一直干着这种勾当，和这件案子差不多的勾当。他将是他的家庭的重大损失。”

卡斯加利挽着悲伤的埃塞尔，准备离去。埃塞尔紧紧挽着他，就像许多年后的情形那样。此刻，他的脸上禁不住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伊诺·蒙卡洛现在看来也不那么面目可憎了，卡斯加利微笑着握了他的手。“以后有什么打算？准备到哪里去呢？”卡斯加利回过头来问道。

“伯明翰，”伊诺答道，一边吐着烟圈，“我难道没有告诉你我

是一个未来主义者吗？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信仰的话，那就是这些东西：变化、忙碌和每天早晨起来都有的新事物。我准备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赫尔、赫德斯菲尔德、格拉斯哥、芝加哥——总之，去进步的、文明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

“总之，”卡斯加利笑着说道，“是去真正的强盗乐园吧。”

绿 人 村

海军上将荷里恩爵士被人谋害在海边的一个水塘里 ,凶手是他的下属海军上尉鲁克 ,他女儿过去的一个情人 ? 还是他的私人秘书哈泽 ,一个想借娶他女儿而达到个人发迹的年轻人 ? 还是另有其人 ?

高尔夫球场和海滩平行 ,在暮色中渐渐度上了一层灰色。一个穿着灯笼裤的年轻人正在场地上自个儿玩着高尔夫球 ,从侧面看上去他充满活力 ,给人一个积极进取的印象。年轻人并不是随便地把球敲来敲去 ,他既热情又仔细地反复练习着某一种特殊的击球杆法 ,速度快捷得就像一股小旋风。他学起这一类的东西非常之快 ,常常超出旁人的预期。他经常被邀请参加某些特殊的学习训练 ,如六星期的小提琴速成班 ,或者一堂课就可完全掌握法语发音的函授教程。他的生活充满新奇和冒险 ,正可谓春风得意。现在他是海军上将麦克·荷里恩爵士的私人秘书。将军在和高尔夫场地临界处拥有很大一所房子。年轻人并不打算当一辈子别人的私人秘书 ,他有自己的辉煌理想 ,但他十分地清楚 ,要想不干 ,可还得先把这事干好了才行。勿庸赘述 ,他当然是一个理想的秘书 ,以他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干练和敏捷 ,专门负责处理着将军那堆永远回复不完的信件。海军上将随舰出海已经有六个月 ,至今都还没有回来 ,眼下 ,年轻人还得独立地处理这些信件。将军曾写信说他很快就会归来 ,可这也不是说一挥而就 ,立马就能实现的事 ,或许几小时吧 ,或许要几天吧。

年轻人名叫哈罗克·哈泽。此时他正迈着矫健有力的步子 ,爬上高尔夫球场边缘的围坡 ,抬头掠过沙滩向大海望去。他看见

了一件奇怪的事。由于天上笼罩着乌云,海滩上的光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他看得不太真切,只觉得像瞬间产生的一个幻觉,像一个遥远逝去的梦,一个鬼魅上演的剧,好像这些在历史上都曾发生过。

落日余辉下的大海看上去不再是蔚蓝色的,而呈现一片墨黑色。两个戴着三角帽,挟着佩剑的人影出现在仍然光亮的西方地平线上,就像皮影戏里的人物。他们给人一个印象,似乎他们是刚刚从当年海军英雄纳尔逊的木制战舰上登陆的。如果这些是幻觉,那也不是哈泽先生正常的幻觉。他属于自信、乐观、具有科学头脑的那一类人,更容易幻想的是未来世界的飞船,而不是过去时代的战舰。由此哈泽先生得出结论,他应当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上去的绝不是幻觉。

他定睛再次向那边望去,确实是两个人,样子很奇怪,成单行横穿过沙滩,相距约十五码的距离。两人都是现役海军军官,而且都穿着鲜艳的正式海军礼服。这种礼服除了在皇室接见等重大庆祝场合之外,没有人愿意花费心思去穿它。前面走的人看起来像不知道后面还有跟着,而且哈泽一眼就认出走在前面的那个高鼻梁和长胡须的人是他的雇主,海军上将麦克·荷里恩爵士。跟在后面的人哈泽不认识,但是他似乎意识到他们的穿着是和一次庆祝活动有关系。他记起了将军的旗舰是停泊在邻近的一个港口,接受某一个大人物的检阅,这就从某种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穿得如此的庄重。看来,哈泽先生知道这些军官,至少他熟悉荷里恩将军。其实那两人只须花上几分钟时间就可以脱下那套军礼服,换上便装,至少换上普通的军服。至于将军为什么没这样做,作为他私人秘书的哈泽也无从得知。反正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愿意这么去做,而这某种原因在随后的几周里成了本故事要揭开的谜底之一。当时海滩上空旷黝黑的景色和鲜艳的礼服形成强烈对比,使人不禁想起了滑稽歌剧里的布景。

沙滩上的第二人更奇怪,尽管他穿的是真正的海军上尉的服装,但是他的外表就的确奇怪,而行为就更不用提了。他走得很紧张,忽快,忽慢,似乎让人感到他犹豫不决是否应该赶上将军。海军上将听觉不好,肯定听不见软沙地上的脚步声。但对于一个侦探来讲,他可以根据声响判断出二十种动作,比如说是在跛行,还是在跳舞。黑暗遮掩着后面那人黝黑的脸庞,一双眼睛不时地闪烁和张望,显得心境一点也不平静。有一次,他开始跑动,但突然间又停了下来,走得一摇一摆,散散漫漫。然后,他抽出了自己的佩剑,这可超出了哈泽先生的想象:一个皇家海军军官怎么会做这样的事?精神病院里的疯子也不会这么去干呀。

哈泽先生想尽力看个明白,但这两人已消失在了海湾的岬角处。睁大眼睛的哈泽最后一眼看到的只是那黑脸的陌生人正漫不经心地挥刀砍下了一棵海属植物的头,看上去他已经不再打算追赶上前面走的人了。哈泽先生的脸一时变得非常地深邃,站在那里思考了很久很久,然后转身进入一条大道。这是一条一端弯向海边,另一端经过将军住宅的海滨大道。

考虑到将军消失的方向,他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而来,再回到自己的家中。高尔夫球台下,沙滩上的那条小径将在海湾岬角那边掉头转向内陆,最终汇入这条可通往荷里恩大宅的大道。哈泽先生兴冲冲地来到这条道上等着他的主人。将军家里的人一直在等着主人,但是主人显然并没有踏上归途,更奇怪的是他的私人秘书,哈泽先生也没有回来,至少好几小时之内没有回来。长时间的迟到让荷里恩大宅里的家眷感到不解和惊慌,他们不明白究竟将军和秘书在干什么。

荷里恩大宅是座宫殿似的乡村别墅,门前的棕榈树和门廊的石柱给大宅增添了几分光彩。可此时此刻在大宅里,盼望逐渐地变成了不安。男管家格莱斯是个性情暴躁的大个子,此时正闷闷不响地在楼梯上走上走下;当他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的时候,显露

了几分不安和急躁，他频繁地透过门厅的窗户看看外面通向海边的白色大道。将军的姐姐玛丽珍同样也是高鼻梁，她对任何事情都嗤之以鼻，她到这里是替弟弟料理家务。她很饶舌，语句却不很连贯，略有幽默感，能以类似乌鸦惊啼一样的尖叫来强调自己的看法。将军的女儿奥丽芙肤色黝黑，喜欢空想，经常心不在焉地保持沉默，显出有一点忧伤的样子。所以家里总是由姑妈来主持引导话题，而且从不需要任何敦促。但是奥妮芙也有突然释放出银铃般笑声的天赋，很能吸引人。

“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到现在上将都还没回来，”年长的女士说道，“邮差亲口告诉我他看见上将走在沙滩上了，和那个丑陋的鲁克在一起。究竟是为了什么大家都叫他上尉鲁克呢——”

“大家都这么叫他，可能是因为他是一名海军上尉。”年轻忧伤的小姐偶然也会想到一个好主意，回答了她的姑妈。

“我简直不懂为什么上将没有开除他？”姑妈哼了哼鼻息，像是跟她的女佣在讲话。她为自己的弟弟为殊荣，总是称他为上将，但是她对于担任高级职位的理解却不怎么明白。

“呃，罗杰·鲁克的脸整天都是紧绷绷的，一点不合群群，”奥丽芙解释道，“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能干的水手。”

“水手！”姑妈发出类似白鸚鵡惊啼一样的叹息，“他可不是我想象中的水手。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经常唱，‘这小妞爱上了一个水手...’只管想想这些歌词，水手就应该是可爱、勇敢而合群的。可是鲁克死板、木讷，毫无趣味可言，一点没有劲头，既不能唱水手号歌，又不能跳号笛舞。”

“那上将也一样不常跳号笛舞呀？”侄女傻乎乎地反击道。

“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他呆头呆脑，不苟言笑，什么也不会，”姑妈点拨道，“对了，给上将做秘书的那个小伙比他优秀得多。”

奥丽芙发出银铃般动人的笑声，颇为悲伤的脸上露出了几丝

笑容。

“我敢肯定哈泽先生能为你跳号笛舞，”姑妈说道，“据说他半个小时就能从书中学会它。他喜欢学这方面的东西。”

奥丽芙突然止住了笑声，抬头望着姑妈修长的脸颊。

“为什么哈泽先生也没有回来？”她问道。

“我才不管哈泽先生回来不回来呢。”姑妈一面回答，一面起身望着窗子外面。

傍晚的光线早就由金黄色转成黑灰，越来越强的月光又让海岸披上了一层银白色。除了一个水塘周围突起的矮树丛和后面打鱼人的村落，长长的海岸线看上去十分平坦，十分寂静。这个名叫绿人村的村落建在海边上，在远方地平线的衬托下更显阴森和荒凉。所有的道路，所有的地方都十分的空旷，没有一个在移动的生命。这个时候再没人能够看见戴着三角帽、在傍晚时分走过沙滩的人，也不能看见那个尾随其后的怪人，更别说看见在一旁观察他们的秘书哈泽先生了。

半夜过后，秘书先生终于闯进了家门，惊动了这里所有的人。他的脸苍白得像一具死尸，和跟在身后的高大警探相比，可谓是惨白了。可不知为什么，警探那肥大、红润、毫无表情的脸比起哈泽先生那张吓坏的脸来说更使人感到有说不出的恐怖。消息尽可能婉转地、尽可能斩头去尾地传达给了两位女主人，然而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荷里恩将军被淹死了。尸体从树丛下的水塘里被打捞了出来，全身满是肮脏的水草和浮垢。

任何了解哈泽先生的人都意识到他具有极强的自我恢复能力，尽管头一天晚上他被吓得发愣，第二天一早他又处在非常好的竞技状态之中了。他把夜里去绿人村路上遇见的警探带进了另一个房间进行私下的意见交流。他询问警探的方式就跟后者询问一个乡巴佬一样，好在彭斯先生性格沉稳，头脑既不聪明也不愚蠢，没有怪罪他。很快警探就显露出他并不像他看上去那

么愚蠢 ,因为他虽然漫不经心 ,可对哈泽先生急不可待的询问还是处理得有条不紊。

“好了 ,好了 ,我想这不外乎又是一桩传统的老三件 :意外死亡、自杀和谋杀。”哈泽脑子里满是在‘ 侦探十天速成班 ’手册里学到的那些术语。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一桩意外死亡 ,”警探回答说 ,“当时的天色并没有黑 ,水塘又离那条直道五十码远 ,而且将军对于回家的路了如指掌。他即使故意去躺在街上的水洼里 ,也不会跳进那个水塘里。如果说是自杀 ,可得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 ,我想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将军性格开朗 ,事业有成 ,而且非常的富有 ,事实上可算得春风得意。当然这和此事之间没有关系 ,但他看上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个人的私生活也非常的和谐 ,我想他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自己淹死自己的人。”

“那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这第三种可能性。”秘书哈泽降低了声音 ,但掩盖不了他内心的兴奋。

“我们现在可不能急于下结论。”警探的回答让哈泽十分的恼火 ,因为他总是急着搞定每一件事。“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两件事。比如 ,我们得清楚他的私人财产 ,这是第一件。你是他的私人秘书 ,你知不知道哪些人可以享受他的遗产继承权 ?你有没有关于他遗嘱的信息 ?”

“我还不至于获得将军那样的宠信吧 ,”年轻人回答道 ,“他的律师是沙特富汉大街上的威利先生、哈德汉先生和泰克先生。我想遗嘱是由他们来制定和执行的。”

“那好 ,我想尽快能见到他们 ,我想这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警探建议道。

“那我们马上就去。”秘书先生更是迫不及待。

哈泽先生在屋里来回踱着步 ,突然 ,他好像又找到了新的突破点。

“验尸结果进行得如何了,先生?”

“尸体还在警察所里,史崔克医生正在验尸,报告一两个小时内就可以做出。”

“越快越好,”哈泽评论道,“如果我们能在律师事务所里同时见到验尸报告岂不更好?那样可以节省时间。”说到这里,秘书先生那冲动的语气突然变了调,好像有些不好意思。

“瞧,我想……我想替小姐,就是将军的女儿尽量多考虑一下。她有一个请求,虽然我觉得是胡闹,但我不愿意让她失望。她在这城里有一个朋友,她想听听他的主意。一个叫布朗的男人,是个牧师什么的。小姐给了我他的住址。我对牧师这类人没什么好感,但是——”

警探点了点脑袋表示同意:“我对牧师这类人也不太感兴趣,但是对布朗神父却是大大地尊重。曾经为了几桩棘手的珠宝盗窃案,我和他打过交道。他真不该是一个神父,他应该是一个警探。”

“那好,”听得大气都不出的哈泽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那让他也到律师事务所里见。”

于是,当他们急匆匆地穿过小镇去律师事务所和史崔克医生见面时,发现布朗神父已经坐在了那里,双手重合在那把特大号的雨伞把上,此时正和事务所里惟一的律师兴奋地交谈着。史崔克医生显然也刚刚到达,正小心地把手套放进桌上的礼帽里。神父圆圆的月亮脸上表情自然开朗,眼光兴高采烈,鬓发已花白的律师正低声窃笑,这一切都表明史崔克医生尚未告诉他俩有关将军的死讯。

“又是一个多美好的早晨!”布朗神父正评论着天气,“风暴天气看来已经过去。天上虽然还有大块的乌云团,可我注意到并未下雨。”

“的确没下一滴雨,”律师表示同意,他手里抚弄着一枝钢笔。

这是泰克先生，是事务所里的第三位合伙人，“天上的云团现在都吹散了，晴得跟假日一样。”这时他意识到有人进来了，便抬头望去，接着放下了钢笔，站起身来：“喂，哈泽先生，好久不见，身体怎么样？我听说将军很快就要回来，是这样的吗？”

“很遗憾得由我们来报告这个坏消息，”哈泽的声音在屋里空洞地回旋着，“荷里恩上将到家前被淹死了。”

虽然神父和律师谁也没动，态度也依旧，但是屋里的气氛紧张起来。两人都盯着哈泽先生，似乎一个玩笑就让他俩目瞪口呆。然后两人相对而视，嘴里都重复道“淹死了”这个词，之后眼光再次凝结到了哈泽身上。接踵而至的问题掀起一阵小小的喧哗。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布朗神父问道。

“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泰克律师问道。

“是在海边的一个水塘里找到的，离绿人村并不远，”警探回答说，“拖上岸时全身都是绿色的浮垢和杂草，认都认不出来了。但是这里的史崔克医生已经——你怎么了，布朗神父？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绿人村，”布朗神父浑身一阵战栗，“我太难过了……对不起，我实在有点心绪繁乱。”

“神父，你心里烦什么呢？”警探问道。

“想着他被绿色的浮垢网住，”神父一面解释道，一面苦笑，笑声微带点颤抖。接着他又较为肯定地加了一句，“我想他本可能被海草网住的。”

大伙都盯着神父，自然觉得他的脑筋有些不对劲，听着他说的话也好像不知所云似的。然而，下一个爆炸性新闻可不是布朗神父说出来的。在一阵沉默之后，医生开了口。

史崔克医生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甚至看上去就是这样。他的个子挺高，身板笔挺，穿着得体，至今仍保持了一种从维多利亚

中期就鲜为人知的时尚。他的年纪虽然不算大,却蓄了一大把与众不同的棕色的胡须,相对来讲,除了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外,他的五官的确有一种粗犷的美,可是眼睛深处似像非像的斜视影子使这种美大打折扣,虽说他并非真是斜视眼。屋里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些,因为当他一开口,就象征着有一种权威的发言,像是代表了当局。然而,他所说的仅为:

“如果讲到荷里恩上将被淹死的细节问题,我只有一点要补充,那就是他不是被淹死的。”他的声音铿锵有力。

警探这次的反应相当敏捷,马上质问医生讲的话依据何在。

“从尸体检查结果来看,”史崔克医生说道,“致死的原因是胸部被刺穿。将军被致死后,甚至可以说耽搁了很久之后才被藏进水塘的。”

布朗神父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史崔克医生,他平时很少这样看人。屋里的人散开后,布朗神父在回到大街上之际,极力地与医生靠近,想跟他再攀谈一阵。刚才在屋里,警探的询问其实并不多,仅仅局限于遗嘱的事宜,而年轻秘书的耐心被老练律师的职业陈规束缚得过于惨痛。大概由于神父的老练和警探的威严,律师才没有无事生非地跟大家兜圈子。泰克先生说他完全没有必要隐藏任何事实,并且微笑着承认,荷里恩将军的遗嘱很正常,很一般,他把全部财产都留给了他惟一的孩子,奥丽芙。

布朗神父和史崔克医生在街上慢慢地走着,这条街道通向镇外,一直可达荷里恩大宅。哈泽先生兴冲冲地在前面埋头急走着,像是有明确的地方要去。而后面这两人则专注于他们的谈话,并不关心行走的方向。个头高大的大夫对身旁矮矮的神父说道,语气十分地隐秘:

“呃,布朗神父,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

神父抬眼注视了他一下,说道:“我开始在考虑一两个可能性,主要的困难是我对荷里恩将军了解得极少,虽然我跟他的女

儿有点接触。”

“据说 ,将军这种人在这世界上肯定有敌人的。”医生说话时面部冷冷的 ,毫无表情。

“我猜您的意思是这里面有一些东西你不便明说 ?”

“哦 ,这不关我的事 ,”史崔克医生急着补充道 ,语气有点刺耳 ,“他有他的脾气 ,记得有一次因手术问题他还威胁过要和我上法庭 ,后来他又不了了之了。我可以想象他对他的下属的脾气。”

布朗神父的眼光落在了在前方远处疾走的秘书身上 ,在凝视的同时 ,他意识到了他这么急匆匆的目的。再向前五十码的地方 ,荷里恩将军的女儿正极其缓慢地向家里走去。秘书先生很快就赶上了小姐 ,在余下的时间里神父只看到两个无声的背影消失在了远处。秘书先生肯定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事 ,如果布朗神父猜到了什么 ,他也没告诉别人。当他来到一个街道的拐角 ,医生就要回家时 ,他再一次地问道 :“我不知道您还有其他该告诉我的事情 ,史崔克大夫 ?”

“凭什么我该 ?”医生的语气非常无礼 ,然后就离开了。留下神父在那里发愣 ,不知道他的意思究竟是指凭什么他该告诉他 ,还是凭什么该向他告诉他所知道的情况。

布朗神父独自一步步朝着那两位年轻人消失的方向跟去 ,来到上将公园路路口的时候 ,他被将军的女儿挡住了去路 ,后者是突然转身 ,直奔他而来的。小姐的脸色非常苍白 ,眼睛里透露出一种新的情感 ,虽然暂时还说不出是属于什么性质的。

“布朗神父 ,”她压低了声音问道 ,“我必须马上得到您的忠告。您必须听我讲 ,我已经别无选择。”

“那是当然 ,”神父回答说 ,随便得就像街上的流浪的人向他打听时间一样 ,“那么我们得去找个更合适的地方 ?”

姑娘漫无目的地将他带到公园一个快倒塌的凉亭上。刚一坐在参差不齐的村房后面 ,她马上就向神父倾诉了一切 ,似乎

不这样做她就会立刻死掉。

“哈罗克·哈泽刚刚告诉我一些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

神父鼓励似地点了点头，姑娘继续讲了下去，“是关于罗杰·鲁克。您知不知道罗杰？”

“有人对我谈到过他，”神父回答道，“其他的水手都叫他快活的罗杰，因为他从不快活。看上去阴沉得像个海盗的骷髅。”

“他也有反常的时候，”姑娘低声说道，“他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很了解孩提时代的他，那时我们常常在沙滩上一起玩耍。他简直是一个冒失鬼，他总是想将来要当一名海盗。我肯定是与他看了很多惊险小说相关。不过他这种海盗身上总有一种诗意。那时的他真的是一个快活的罗杰。我想他是最后一名还怀有梦想的小男孩，整天想着从家里逃跑，去加入海盗。后来，他的父母也只得同意让他去做一名水手，加入了皇家海军。唉……”

“讲下去！”布朗神父十分有耐心。

“唉，”诚恳的奥丽芙此时有了一分轻松感，“我想可怜的罗杰感到很失望，海军军官哪有机会像海盗一样用牙齿衔住刀子，挥舞血迹斑斑的弯刀和黑色的旗子？但是这也不能完全说明他的变化。他渐渐变得僵化了，成了哑巴，成了呆子，像一个到处游转的僵尸。他总是避开我，我想那也没有关系，一定是一些和我没有关系的悲伤彻底地击垮了他。如果，如果哈罗克讲的是真的，那这种悲伤一定是精神错乱，或是中了邪。”

“哈罗克讲了些什么？”神父催促道。

“我真不愿意再把这事讲出来。哈罗克发誓出事的那天傍晚他看见罗杰偷偷地跟在我父亲的后面，开始是迟疑不决，后来抽出了他的佩剑……验尸的医生说了我父亲是被带钢尖的刀刺死的，鲁克的佩剑不是对这就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吗？……我真不愿相信罗杰·鲁克会做出这种事情，我想他不该干这种事。当然

他的阴沉和我父亲的暴躁有时会导致剧烈冲突,可那也仅仅是吵架而已。我说不清我是不是在为我的老朋友辩护,他甚至对我一点也不友好,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你不能不感受到,甚至对一个老相识也是这样。然而,哈罗克又发了誓,说得那样的肯定——”

“哈罗克似乎经常发誓,是不是?”神父评论道。

两人好一会都没再说话,之后姑娘又开了口,音调有些异样。

“是的,他也发了另外的誓。他刚刚开口向我求了婚。”

“那我应该向你道喜呢,还是向他祝贺?”神父揶揄地问道。

“我告诉他现在不行,他这个人耐心实在有限。”姑娘又陷入了忽来忽去的高兴之中,“他说我是他的心上人,是他的抱负等等。他说他在美国居住过,然而,我怎么也记不住他在什么时候提起过美国,只记得他谈过他的理想。”

“我想是因为你必须对哈罗克求爱一事有一个答复,所以你必须了解有关罗杰的事实,是不是?”布朗神父的语气非常的缓和。

姑娘惊呆了,蹙起了眉头,很快她又轻松地笑了:“哦,神父,您真是有着超人的想象和智慧。”

“我知道得并不多,特别是关于你父亲的不幸,”神父神色庄重地说道,“但是我知道谁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

姑娘倏地站起身来,低头盯住神父,脸色煞白。布朗神父扮了一个鬼脸,继续地讲了下去:“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差点失了态,当时有人询问尸体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有人谈到绿人村旁水塘里的浮垢。”

之后,神父一把抓住那把笨重的雨伞,站起身来,心里有了新的主意。他又一次神色凝重地叮嘱道:

“我还知道另外一些事情,这就是揭开这些谜底的关键,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我想是些很糟糕的消息,但不会比你脑子里想象出来的东西更坏。”神父扣好了大衣的纽扣,掉头向大门走

去，“我现在就去见一见你的那位鲁克先生，他就在海边一所小房子里，离哈泽那天看见有两人走路的地方不远。我想他就住在那里。”说完后，布朗神父就向海滩去了。

奥丽芙是个多愁善感的孩子，经常沉溺于幻想之中。留下她独自一人去想象刚才从神父那里得来的暗示是很不安全的，但是布朗神父还是离开了，难道是去为她的忧虑寻找最好的解药？神父因恍然大悟后的首次惊愕以及随后谈到的水塘和渔村之间到底有什么神秘的联系？这些在奥丽芙的幻觉中会形成一百种以上的可怕象征：绿人村变成了披着绿水草的恶魔，在月光下的旷野上游荡；村子的牌子变成了吊在绞刑架上的人形；水塘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水下村落，仿佛是死去的水手的第二家园。神父还得当机立断，用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迅速扫去姑娘心中的阴影。对于一般人来说，神父的洞察力比起黑暗来更不能令人理解。

在太阳落下地平线之前，还会发生一些事情，它会把姑娘的整个世界再一次颠个倒转；一件姑娘潜意识的渴望会突然成为事实，它像一个梦，似曾相识，然而却超过她的理解力，让她不敢轻易去相信。她梦想的事情发生了：罗杰·鲁克正穿过沙滩向她走来。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甚至当看上去还是一个点的时候，她已经知道他来了。罗杰越走越近，她看见他黝黑的脸上因笑容和兴奋而充满生气。他直接向她而来，好像他俩之间从未有过隔阂。他伸手搂住了她的肩膀，充满感情地说道：“感谢上帝，现在我可以照顾你了。”

她弄不清自己回答了些什么，但她听见自己娇蛮地质问他为什么突然有了这么大的转变，突然高兴了。

“因为我高兴了，”鲁克回答道，“我听到了这个噩耗。”

所有的局内人，也包括一些不完全有关系的人都聚集在通向荷里恩大宅的花园小径上，他们来这里倾听律师正式地宣读遗嘱，以及他随后有关此事的、非常实用可行的忠告。鬓发花白的

泰克律师手里拿着经过公证的文件，除他之外，警探彭斯因直接经办此案而代表官方，鲁克上尉此刻正在小姐身旁毫不掩饰地大献着殷勤，史崔克医生的高个子一出现，有的人就感到迷惑不解；布朗神父不起眼的矮个子让某些人忍不住发笑。飞毛腿哈泽先生跑进跑出，先是到大门迎接客人，把他们引到草坪之上，然后又跑回屋里，做好接待准备。他说他去去就来，细心观察到他那具有汽缸活塞杆般精力的人对此深信不疑。不管结果具体怎样，此时大伙被冷落在花园的草坪上，显得很尴尬。

“他让我想起球场上的跑垒得分。”海军上尉评论道。

“那个年轻人因为法律程序没有他来得快而迁怪于我，”律师先生说道，“幸好荷里恩小姐还肯体谅我们行道的苦衷，给我们一些宽裕的时间。她友善地向我保证她仍然对我蜗牛似的工作速度充满信任，对此，我对小姐对我们工作的理解表示谢意。”

“但愿我对他的敏捷与快速也充满同样的信任。”史崔克医生突然开口说道。他这句突然的话使大家都感到吃惊不小。

“喂，你这是什么意思？”鲁克拧紧了眉头，“你是指他的效率太快？”

“既太快，又太慢，”史崔克说话总爱遮遮掩掩，好像是想故意隐瞒什么，“我知道他至少有一次不太敏捷。他为什么半夜呆在绿人村的水塘那里？在警探到达找到尸体之前？他为什么会碰见警探？他怎么会知道警探会在那里出现？就这件事而言，他有太多不解的地方了。”

“我不懂你在讲些什么，”鲁克说道，“你是指哈泽先生没有讲实话？”

医生没有回答，律师先生颇为幽默地冷笑起来。

“我对这个年轻人没有特别过多的抱怨，”他说道，“虽然他曾试图指教我应怎么干我的本行，真是精神可嘉，勇气可叹。”

“他还教我怎么干我份内的事，”警探也加入了抱怨的队伍，

“当然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史崔克大夫有什么所指的话，那就有关了。我有责任提醒您，史崔克先生，请您把话讲得明白一些。如有必要，我有责任立即将他拘留询问。”

“你们看，他这不就来了。”鲁克说道。那个敏捷而快速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门廊里。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呆在人群后面，很不显眼的布朗神父让在场的人，特别是那些熟悉他的人大吃了一惊：他不仅快步抢到了前面，而且表情严肃，一脸冷峻，颇具威胁性，像军队里的军官对着队伍猛喝了一声“立正”。

“停一下！”神父的语气非常严肃，“我得先向大家道歉，但是，我有绝对的必要先和哈泽先生谈谈，我要告诉他一些我知道的情况。我想这些事别人并不知道，一些他必须要了解的事情。这样可以避免后面和某些人之间产生一些悲剧性的误会。”

“你葫芦里卖得到底是什么药？”泰克律师问道。

“我说的是坏消息！”神父回答道。

“让我来说两句，”警探气愤地插了进来。但他突然看见神父眼睛里放出的光，想起了前几天发生的怪事，“好了，要不是你老兄，这个世界上谁来也不会给他面子——”

布朗神父此时已经和哈泽跨出去了老远，听不见布朗神父对他胡说些什么。再一会，他已经在门廊里和哈泽先生进行着深入的交谈。开始他们边谈边踱，后来就消失在了房子的深处。十二分钟以后，布朗神父独自出来了。

让大家奇怪的是神父并没有打算再进屋去。当人群开始鱼贯而入之时，布朗神父在绿草茵茵的凉亭上找了一个摇摇晃晃椅子躺下。当大伙都消失在门廊里之后，神父点燃了他的烟斗，开始没有目的地细看脑袋周围参差不齐的树上的长叶，同时聆听着小鸟的叫声。此时世界上再没有谁有他这种好兴致来忙中偷闲了。

当前门“哐”的一声被推开，两三个人慌里慌张地跑到他面前时，布朗神父显然正躺在烟雾当中，心不在焉地做着他的梦。跑在前面的有荷里恩小姐和她的追求者鲁克上尉。他们的脸都因吃惊而发光，而体态臃肿的彭斯警探落在了后面，像只大象似的震动了整个花园。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愤怒的表情。

“这能是什么意思呢？”奥丽芙气喘吁吁地停下来，然后问神父说道，“他跑了。”

“溜了，”上尉的声音更具有爆炸性，“哈泽刚好装好一只箱子，溜了！从后门溜的，爬出了花园后墙，鬼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布朗神父，你到底对他单独讲了些什么？”

“别那么无理！”奥丽芙在一旁对鲁克喝道，脸上满是焦急的表情，“当然您告诉他您发现了他的罪行。可是他现在竟然跑了。我真不敢相信他竟是如此的卑鄙。”

警探喘着粗气，终于撵了上来：“你看你干了些什么？你怎么能让我这么失望？”

“好了，”布朗神父开口道，“你看我干了些什么？”

“你放走了杀人狂魔，”警探大声而公开的指责震撼了寂静的花园，“你帮助他跑了。我可真傻，怎么让你先去警告他，现在他已经溜得无影无踪了。”

“我这一生确实帮助过一些杀人犯，”神父回答说，接着他又清晰然而一字一顿地补充道，“但决不是帮助他们去搞谋杀。”

“但是从一开始您就清楚，”奥丽芙仍然坚持她的看法，“从一开始您就猜出他是谋杀犯。那就是为什么您说找到遗体时您感到惊愕，也是为什么史崔克医生说有一个下属可能不喜欢我父亲。”

“那正是我的抱怨之处，”警探仍然怒气难平，“从那时你就清楚——”

“您当时心里就知道杀人犯是——”奥丽芙还是同一个说法。

布朗神父神色沉凝地点点头：“是的，甚至从在律师事务所那时起我就知道嫌疑犯是老泰克。”

“是谁？”警探问道，之后周围是一片死寂，偶尔只听见一两声鸟鸣。同时奥丽芙和鲁克也都瞪大了眼睛，呆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是说律师泰克先生，”布朗神父开始解释道，像给一群小学生做解释，“就是那位鬓发花白的老先生，那位应该给我们宣读遗嘱的绅士。他才是谋害将军的真正凶手。”

神父小心奕奕地装满烟斗，然后点燃了火柴，周围的人都呆若木鸡，只顾望着他。最后还是警探彭斯拼命地振作起来，开口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寂静。

“但……但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是以上帝的名义他才下的手？”

“哦，为什么？”神父若有所思地站起身，吸着他的烟斗。“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好了，我想现在是告诉你们，或者说告诉你们中间不知情者的时候了。案情的关键在律师事务所的账目上，那是一个大灾难，一个大阴谋，而不是在荷里恩上将的谋杀案上。”

神父端详了一会儿奥丽芙的脸，然后十分严肃地讲道：

“我将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这个坏消息，因为我相信你现在有足够的勇气，或许有足够的喜悦来承受它。我想你有机会，有力量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夫人。但目前，你并没有多少财产可以继承。实际上你父亲已经无财产可言。”

一阵沉寂之后，神父接着讲了下去。

“我很难过地说，你父亲的大部分财产已经被窃取走了。它损失在精明的泰克律师的手里，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是一个骗子。荷里恩上将被杀是因为泰克先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是怎么蒙骗将军的。你父亲的破产和你失去继承权是惟一简单的线索，它不仅仅针对这场谋杀，而且解释了涉及这场谋杀的其他秘

密。”神父慢悠悠地抽了一两口烟 ,继续说下去了。

“我去告诉鲁克上尉 ,说你没有了继承权 ,而他马上就回到你身边帮助你。鲁克先生是位了不起的绅士。”

“哦 ,你讲这个干吗 ? 这与案件没多大关系 ”鲁克在一旁面带嗔色。

“鲁克先生又是一个怪人 ,”布朗神父以科学的冷静继续剖析案情 ;“他与我们的世界格格不入 ,是一个具有返祖现象的人 ,如果我们这些寄生虫今天仍然迷信一代又一代人曾谆谆告诫过我们的那种野蛮的信条——自尊和独立 ,那我们早就饿死绝种了。幸好我们的脑袋早就被过多的古训给搞昏了。而鲁克先生属于绝种了的动物 ,是一条蜥龙。他不愿意依靠妻子过活 ,不愿意被人戳着脊梁骨 ,把他当成一个为贪财而娶妻的这样一个小人。这就是他长期以来沉闷的原因。但是 ,当我给他带去好消息 ,说你破产了 ,他顿时就恢复了活力。他愿意为了他的妻子而工作 ,而不愿意依附妻子。太邪门了 ,是不是 ? 现在 ,让我们再来看看哈泽先生的光辉故事。

“当我告诉哈泽先生你失去了继承权 ,他几乎手足无措 ,显得十分失望 ,当即卷起被卷就走了。请不要过分地指责他 ,哈泽先生的热情有它是与非的两面 ,只是他把它们全都混为一谈。有野心 ,有抱负 ,这本身并不可厚非 ,但是他把野心当成了理想。传统的自尊感教会我们要能怀疑自己的成功。比方说 ,受到一点好处的时候 ,总要想一想这是不是贿赂。而那应当受到诅咒的此代人生准则是教人以能赚到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这就是哈泽的症结所在 ,否则从其他任何方面来讲他还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像哈泽这样的人还很多 ,成千上万。仰望天上的星星 ,一心就想钻营 ,就想往上爬。攀一门好亲 ,娶一个富太太也是人生的成功之一。然而 ,哈泽先生毕竟不是那种愤世嫉俗的流氓 ,否则他只会赖着不走 ,又拒绝娶你为妻 ,甚至伤害你等等。他溜走是因为

他不敢当场面对你，他理想的一半已经流产了。

“我并没有给荷里恩上将通过风，报过信，但有人在他上次举行阅兵式的时候这么做了，说他的朋友兼家庭律师泰克背叛了他。将军勃然大怒，做出了在正常情况下他决不会做的事情：他连礼服礼帽都没脱，就直接登岸去找罪犯。之前他给警察所打了一个电话，这就解释了警探为什么会在绿人村附近出现。鲁克上尉跟着他上了岸，因为他已经猜到将军家里是不是出了事，或许他可以帮得上忙，让将军清醒过来。这就解释了他的行为为什么老是畏首畏脚、犹豫不决。至于有人认为鲁克在以为没有旁人看见的情况下抽出了佩剑，我想这仅仅是想象而已。他是一个有浪漫色彩的青年，做梦都想到剑，都想到奔向大海；当他发现他现在服役的职位上，漫长的三年时间只有一次挂上佩剑的机会，他心里多么的失望。他想他回到了沙滩上，又成了一个戏玩的孩子。如果你还理解不了当时他干了些什么，我只好借用大作家史蒂文森的一句名言：‘你永远成不了一个海盗，你也永远成不了一个诗人，你从来都不是一个男孩。’”

“是的，我不是一个男孩，”奥丽芙说道，“但我想我能够理解。”

“几乎所有的男人，”布朗神父打趣道，“都会不自觉地去玩弄剑和匕首形状的东西，即使是一把裁纸刀也亦如此。那天，当律师先生没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的奇怪。”

“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做什么？”警探彭斯问道。

“怎么？你没注意到？”神父回答说，“在律师事务所里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泰克先生手里当时玩的是一枝钢笔，虽然他有一把漂亮的钢质裁纸刀，形状像把匕首。那枝笔套上满是灰垢和墨水，然而刀却是刚刚擦过的，发出耀眼的亮光，他却放在一边没玩。看来，搞谋杀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可是你瞧，”在一阵不语之后警探问道，“我现在不知道我是

站在我的腿上，还是站在我的脑袋上。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快要讲完了，我反正还没有理出头绪。你在什么地方搞到有关律师先生的材料？你为什么从那里开始突破呢？”

布朗神父微微一笑，并没有洋洋得意的味道。

“罪犯一开始就露了马脚，”他解释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注意到。在你把死讯带到律师事务所之前，除了知道将军就要回家之外，那里的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实际发生的事情。当一听说将军被淹死了，我问的是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而泰克先生问的是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

布朗神父停顿了一下，抖了抖烟斗里的烟灰，又继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当有人从海上归来，告诉你某水手被淹死了，你自然会觉得他是死在海上的，至少，淹死在海上这种说法是很正常，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他可能被海浪打下了船，他可能葬身鱼腹，也可能沉于海底深渊，谁也不会奢望他的遗体还可能被发现。在有人问起尸体是在哪里发现的那一瞬间，我已经断定他一定是知情人了。除了凶手，没有人有必要、有可能去想到将军会死在离大海几百码的死水塘里。这也是我当时脸色变青发绿，心里直想发吐的原因。我敢说当时的脸色跟绿人村一样的绿。当突然发现自己坐在杀人犯的身旁，我觉得浑身的不舒服，难受死了，所以当时我不得不讲一些别的把话题引开。我当时说尸体被绿色的浮垢网住，本可能被海草所网住的。其实我已经在暗示将军死的地点很让人怀疑。”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悲剧永远不能压倒喜剧，故事中的那一对又开始手拉手，肩并肩。当警探彭斯敲开威利、哈德曼和泰克律师事务所的大门时，里面惟一行使职权的律师用手枪崩掉了自己的生命。在暮色中的沙滩上，奥丽芙和鲁克相互亲昵地呼唤着，像回到了他们快乐的童年时光。